

APR 1 1943

197

內務部登記第八十二號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贈呈

留日同學會季刊

朱淡

朱淡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錢稻孫先生新譯

櫻花國歌話

中國留日同學會叢書之一
四六版定價二元三角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錢稻孫先生幼時負笈日本，壯年遊學羅馬。東西學術，薈萃一身；道德文章，舉世欽仰。事變前歷任國立北京大學講師及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及歷史系合聘教授，兼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事變後與故湯爾和及周作人兩先生恢復北京大學，擴大組織，博育人才，對於新文化之復興及東亞文化之昂揚，貢獻殊偉；此彰彰在人耳目，無庸介紹者也。

先生近於公餘之暇，着手逐譯日本新選「愛國白人一首」，不二月而竣事，易名為「櫻花國歌話」定為，「中國留日同學會叢書」之一出版，前有文壇耆宿知堂先生序曰：

「關於日本詩歌之鑒賞、解說、翻譯、為事擇入，無過錢先生者，鄙人於此何能贊一辭！……日本有其特殊之處不可與他民族等論者，愛國詩其一也。日本之國體特殊，因地理歷史種種關係，人民特具尊王愛國之熱誠，其發現於文學正是當然吾輩外國人不可不知者也。錢先生此譯，根據彼邦學者公選定本，古用古語，今從今體，達旨造詞，備極美善。以此一卷包舉日本愛國精神，紹介於中國，誠為有益之事。」

吾人由此可知此書之價值為如何矣。譯文漢和對譯，前有引言，後有跋語，並附作者小傳，本事攷據，及歌詞解釋讀者於此，不但可作文學之欣賞，抑且可為譯事之良模。當代讀書人於錢先生此譯，豈可不人手一編乎？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第三號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第三號 目錄

殷桐聲先生誄詞

朱深 (一)

中國之參戰及其後

華 (二)

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補正

梁盛志 (五)

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跋

趙蔭棠 (三)

天春園方志目叙

謝剛主 (八)

江有誥老子韻讀商榷

許世瑛 (二)

跋軟塵私議并論雅片戰時朝中之政策

陳嗣初 (三)

九歌湘神考——漢水二女傳說的演變

孫作雲 (四)

大倉聽松招集東京紅葉樓會者國分青崖木下周南
仁賀保香城土屋竹雨諸詩人次竹雨韻柬同座諸君

王揖唐 (九)

伊勢神宮觀察祭舞

王揖唐 (九)

安貴王子歌一首并序

錢稻孫 (六)

喻樾室話詩

黃越川 (七)

山椒大夫 森鷗外撰

魏敷訓譯 (六)

文苑英華

白屋老人



偶憶昔年東瀛游學有感……………吳贊周……………(三)

留學的回憶……………知堂……………(三三)

日本留學追憶錄……………李鳳年 侯毓汶 朱頤年 白崇岱……………(三六)

日本詩歌的起源 兒山信一撰……………王錫祿譯……………(四)

語言學綱要續完 服部四郎講述……………錢端義……………(六)

介 北原白秋的片鱗……………張我軍……………(九)

狩野先生の「漸近の哲學」……………國府種武……………(七)

紹 日本警察之史的階段……………葉德浩……………(八)

談翻譯……………洪芸蘇……………(一五)

與謝蕪村春之俳句選釋……………楊燕懷……………(一〇)

「東京城」書評……………姚 鑒……………(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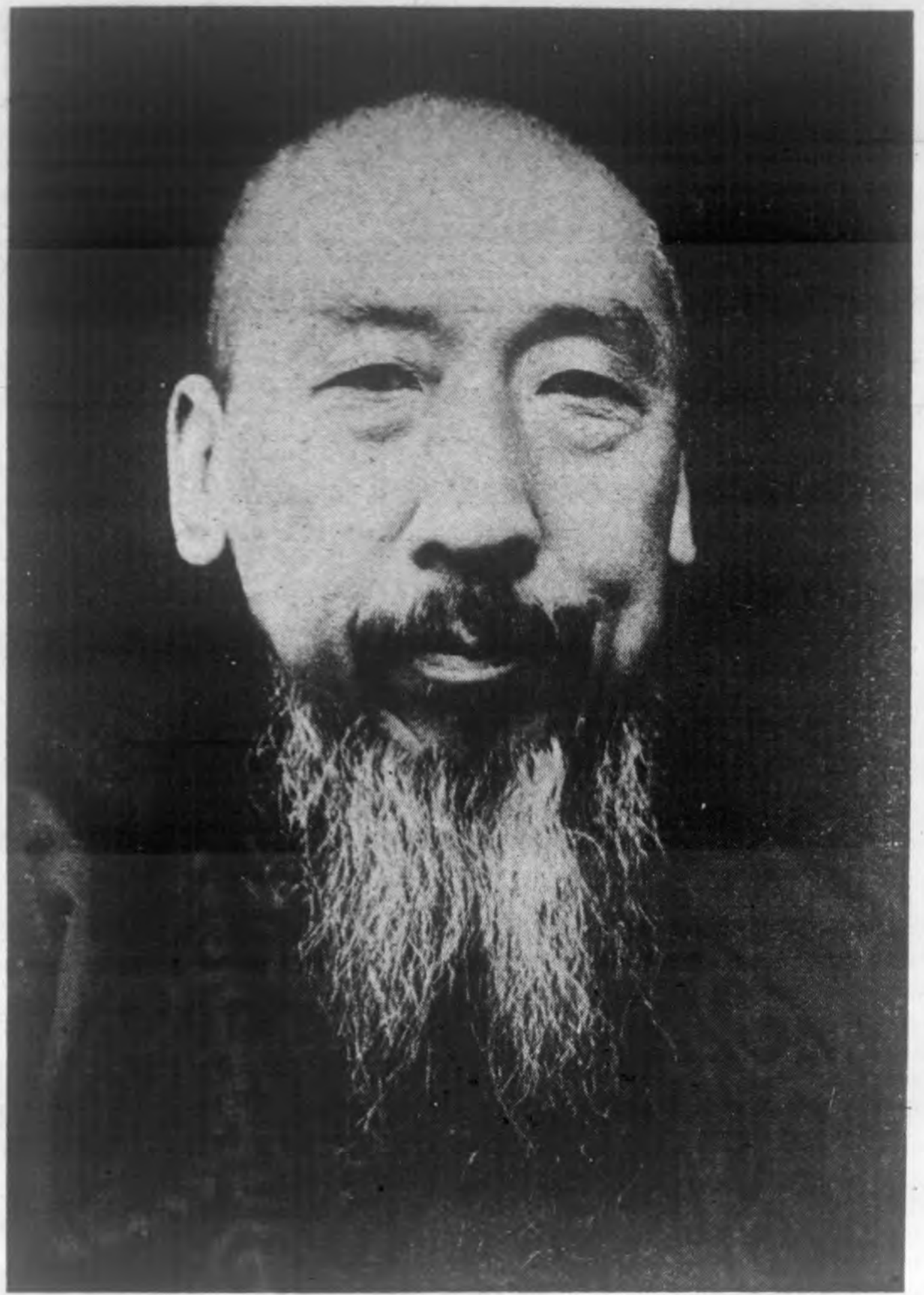
本會會務事業進行概況……………國府種武……………(一四)

本會圖書室新著圖書一覽……………(一五)

編後記……………雲……………

補白 則

題字 本會朱理事長 插圖白石老人末田利一教授 扉繪蔣兆和教授



朋

詞題 共 及 影近長會王會本

友

講

習

王

揖唐

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總錄
卷之五 雙字 十二字
 影入 雙字 十二字
 曉入 雙字 十二字
 喻入 雙字 十二字
 來入 雙字 十二字
 康熙肆拾壹年二月
 吉且錄

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迦攝章第
清天中竺沙門阿摩利師
 迦攝章開口正韻
 見手迦 三字
 入蛤 高八切 十二萬十七
 添平法 集衆切 三字
 入虞 刺拉切 渣四十一 湯二十
 疑入 牙 併合 俱二十 薛二十
 論上 廿一 馬切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大藏字母九音等韻」鈔本書影參看本期趙蔭堂先生論文

殷桐聲先生誄詞

中國留日同學會
理事 朱長

朱

深

民國三十一年、歲在壬午、十二月三十日、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建設總署督辦殷君卒、嗚呼寰區雲
擾、遽喪明良、路人雨泣、同列心傷、天胡不仁、殲我楨幹、爲國惜才、曷任永歎、遂作誄曰、君之先
德、揚烈江東、分條散葉、
歧嶷、握珠懷玉、蘊異呈奇、
舊學、并蓄兼收、資綜文武、
恒流、運值陽九、國家多事、
艱鉅、經緯萬端、人爲其易、
自業、體大思精、夙夜匪懈、
起行、昭示來許、發抒宏論、
傾心、暑雨祁寒、不休不息、
之氣、勞悴之身、動心忍性、二豎遽侵、扶病馳驅、嚴風刺骨、邁往無前、厥疾益篤、困頓猶厲、綿悒
始休、百病叢集、遂以彌留、嗚呼哀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援以贈君、庶無愧矣、予忝交親、同舟
共濟、哀哉素心、詎乃先逝、嗟乎幽宮永閤、浩氣長留、生榮死哀、箕尾神游、嗚呼哀哉。



奕世名崇、君也挺生、幼而
問業既畢、負笈瀛洲、新知
幃幄運籌、邊防奏績、度越
攬轡縱橫、澄清有志、出膺
我爲其難、親治簿書、流根
千里長征、不違安處、坐言
曉口瘖音、提撕警覺、萬衆
飛語危言、不臆不逆、剛毅



中國之參戰及其後

華

一、中國何以必參戰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之一年又一月，即今歲一月九日，我國國民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一掃英美之殘暴，以謀中國之復興，東亞之解放。」然則中國何以必參戰乎？何以不于前歲，繼日本之後，向英美宣戰，而必待至今日而後始參戰乎？吾人讀國府之宣戰布告有云：「前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動之始，國民政府根據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之精神，聲明決與友邦日本同甘共苦。自是以來，着手新國民運動，從事保障治安，改善民生，期於增進國力，協助大東亞戰爭之完遂。乃英美等國仍沿用其百年以來分裂東亞之政策，且變本加厲，竟勾引淪方分子，參加所謂英美戰綫，出兵緬印，以東亞人殘殺東亞人；最近因其暴力，已次第為友邦日本陸海空軍所擊破，侵略東亞之根據地亦已喪失，乃益逞狡謀，且嫉視國民政府統治區域之和平發展，致使淪方分子不斷侵擾，以阻撓各種建設之進

二

行，並選以自國飛機，藉淪方為根據，向我武漢廣州等處屢施轟炸，殘害平民。在淪方分子，甘受英美驅使，躬為東亞叛逆，固屬可耻；而英美對於東亞處心積慮，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以圖遂其最後併吞之欲，尤為東亞民族所當同仇敵愾。」我國國民政府所以向英美宣戰者在此。國府汪主席復於國民精神總動員首都民衆大會席上致詞云：「國民政府今日已宣布參加大東亞戰爭，與友邦日本協力，打倒共同的敵人英美侵略主義者。百年以來，中國經過許多次戰爭，內戰的不幸，自不必說，即外戰亦大抵無甚意義。只有這一次的戰爭，才真是為獨立自主而戰爭的戰爭。就中國來說，百年以來，受英美的包圍侵略，直陷於次殖民地地位，只有這一次的戰爭，才能把中國復興起來。就東亞來說，百年以來，東亞民族因英美處心積慮，要使之為非澳及西亞之續；除了包圍侵略之外，挑撥離間，麻醉引誘，種種手段，層出不窮，若非友邦日本獨力支持，東亞早已非復東亞人之東亞，只有這一次與友邦日本協力的戰爭，才能將東亞保衛得住。中國的自動參戰，自從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即已認定，這是中國為東亞一部分的應有之義務與權利。到了今日，事實證明，中國的參戰，純然是自動的，為申明東亞同志的立場，下此決心，參加保衛東亞的戰綫；同時友邦日本的心事，也十分明顯。友邦日本從大東亞戰爭開始之際，以其獨立在最前線摧鋒陷陣，對於中國除了盼望明瞭大東亞戰爭的意義，以同心同德而致共存共榮之外，沒有一點盼望中國參戰的表示，及其知道中國同仇敵愾的決心之後，絕沒有一點猶豫，慨然與中國携手，並立於一條保衛東亞的戰綫，並且完成中國多年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志願，使中國的同胞知道與復中華保衛東亞，實在是一件事。」誠以中國今日，與日本共其安危禍福，東亞已結成一體。英美為日本之敵，東亞之敵，亦即是中國之敵。日本之勝利，

即是東亞之勝利，亦即是中國之勝利。前者，中國與日本同甘共苦，日本之每戰必勝，每攻必克，中國亦與有榮焉。今而後，中國與日本，由同甘共苦進而至於同生共死，彼此以共同的利益，為共同的行動，由於共同的奮鬥，以冀獲得共同的勝利。其終極的意義，在使東亞者仍為東亞人之東亞，其欲得東亞或中國而甘心者，如英美之侵略主義，必驅逐出中國乃至東亞而後已。

二、中國對英美之舊恨

英國挾其堅甲利兵，為海盜之行徑，而入寇我中華。百年前之鴉片戰爭，使中國創巨痛深，從此一蹶不振，變淪為次殖民地，罪魁禍首，英實尸之。中國之受侵略，推本究原，以英之侵略主義啓其端。百年前之傷痕，至今未復。百年後之今日，始得揚眉吐氣，奮發有為，將與友邦日本並肩作戰。此實中國由次殖民地一躍而為獨立國家之一大轉機。

至言及美國，中國首先以排斥美國貨為對美國侵略主義之一種消極的抗議。中國之排貨運動，實以對美國貨為嚆矢。先是，光緒末年，美國實行「華工禁約」，規定種種苛例，限制中國人入境，並絕對禁止華工登陸。於是中國人不得已以排斥美國貨為報復。上海首倡之，沿江沿海各大埠響應之，繼而蔓延及于南洋之華僑間，蓬蓬勃勃，一時稱盛。中國國民對於英美侵略主義之深惡痛絕，于此可見。

三、中國與日本之協力

中國國民政府對英美宣戰之日，中日兩國特發表共同宣言，聲明相互協力以完成大東亞戰爭。文云：「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大日本帝國政府兩國緊密協力，以謀完遂對英美兩國之共同戰爭，而於大東亞建設

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並期進而貢獻於實現世界全體公正之新秩序。為此宣言如左：大中華民國及大日本帝國，為完遂對美國及英國之共同戰爭，茲以不動之決意與信念，在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作完全之協力。『同日日本又與中國簽訂『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等之協定』，以中日共同宣言之主旨為依據。日本此種深厚之友誼，正可與英美之侵略主義作一相反的對照。孰為友？孰為敵？事實昭著，不容巧辯。故當簽字之時，我國行政院汪院長致答詞云：『友邦日本，自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國力之發揚，為大東亞增益無限之光榮，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本於睦鄰友好之主旨，盡力援助，今更以強化中華民國政府之意味，根據中日基本關係條約，提前實行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俾中華民國之主權臻於完整。此種深厚之友誼，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所當永久不忘。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惟有益自策勵，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之精神，與友邦日本協力以斷大東亞戰爭之完遂。』又云：『當大東亞戰爭開始之際，中華民國政府，即發表聲明，決與友邦日本同甘共苦。一年有餘以來，本此宗旨，努力不渝。今日能更進一步，參加大東亞戰爭，與友邦日本協力，打倒共同之敵人英美侵略主義。此在中華民國政府，得盡其為東亞一分子之責任，固歡欣鼓舞，而對於日本帝國之樂與提携，俾我國父大亞洲主義之理想臻於實現，實不勝其中心感謝之忱。』

四、由和平轉入戰爭之路

前者，我國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標榜和平，反共，建國之國策，以冀渝方之反省。孰意其執迷而不知悟，于大東亞戰爭發動之後，益變本加厲，公然投入英美陣營，不惜為英美侵略主義之鷹犬，以自絕於國

人，自絕於東亞。今于國府宣布參戰之後，渝方已成東亞之叛逆，和平之望已不可能，惟有捨棄和平而轉入戰爭之路，舉全力擊滅英美。亦惟有擊滅英美，方可以保衛東亞，即所以興復中華。

中國之國際地位，由于參戰益顯揚其獨立自主的性格，其於國內，還都後之國民政府乃中國惟一之政府。渝方不惟早已降為一地方的政權近復甘為英美之附庸，實吾東亞之叛逆，行見其多行不義必自斃！

五、人力物力之動員

我國宣布參戰以後，已在南京成立最高國防會議。中國廣土衆民，有無限之人力物力，自可實行動員，與友邦日本同心戮力，完成大東亞戰爭。凡屬國人，皆當抱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之精神，集中全國之人力物力，與英美作殊死戰。中國既已參戰，既已變和平之國策為參戰之國策，今後自當惟勝利之是求，惟與日本協力是賴。蓋今年為大東亞戰爭之決勝年，亦即是日本對英美戰爭之決勝年，中國應時驟起與日本協力，使東亞者為東亞人之東亞；此不惟為中國之義務，抑且是中國之權利也。

六、參戰後之華北

國府已宣布參戰矣，華北將如之何？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委員長一月十二日對新聞記者發表之談話云：「大東亞戰爭勃發後，華北方面，早已具有參戰準備，早已與參戰無異。猶憶前歲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勃發，友邦日本毅然願起擔負第一線任務，予英美迎頭痛擊，國府汪主席亦屢次表示與友邦同甘共苦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本委員長當時即以華北處于中日滿核心地域，且為東亞新秩序之發源地，當即發表聲明，不

論中國是否參加戰爭，我華北應負起實質上參戰之責任，對友邦予以最大之協力。現在中國對於擊滅英美之局其責任益趨重大，與友邦同生共死向擊滅英美之途邁進。本委員長現在鄭重聲明者：一，華北方面應在此時期，力謀治安之確立，而謀軍事資源之確保與增產；二，英美之撤廢治外法權僅係口惠而無實效，友邦之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係友邦對我真誠親善之表現，凡我國民，均應加強信心，向戰爭勝利之途邁進。一竊以為參戰後之華北，其任務可得而言者有四：

一曰剿滅共匪以自衛；

二曰肅正思想以自新；

三曰增加生產以自給；

四曰革新生活以自立。

誠以英美固為中日之敵，東亞之敵，而共產黨者，更為人類之敵，文明之敵，世界之敵，不僅為中日與東亞之敵而已也。矧華北有共產黨軍之存在，威脅與擾亂華北之治安，共匪不去，國難未已。華北當前之敵人一言以蔽之曰，共匪是已。故剿滅共匪即所以確立治安，為華北強化治安之必要條件，亦即是華北參戰之最重要的工作。吾人于此時此地，不可不以剿滅共匪為當務之急，任何一中國人均應披髮纓冠而起，尤應與友邦日本之志士共同協力以圖之。(完)



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補正

梁 盛 志

「朱舜水先生年譜」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九十七。（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版）舜水以一介諸生，丁明清鼎革之交，崎嶇嶺海，志在光復。及事不可為，乃避地海外，受日本水戶藩之尊禮，倡導實學，裁成多士，影響聲施，數百年不衰。任公先生早歲僑寓東瀛，習聞其事。其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等篇，以與亭林梨洲並稱。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亦以舜水集與王良李陸之書共舉。且謂舜水為日本文化之開闢人，唯一之國學輸出者，讀之可見其人格。所以闡揚推許者甚至。又於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項有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着他活動的情形。雖然

這些人史料很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細愈好。

又云：

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尙在日本。假使我們要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滿清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舉此篇以爲著述年譜之示範。其重其人慎其事如此，且定稿於晚年，則殆非不經意之作矣。然其中實有疏失，不能踐其所言者，或注以待考，而檢之東籍，不難知其原委者。蓋先生之學，造端博大，早歲政談分其畧，事功奪其業。晚欲從容著述，而復迫於年事，遺書中或綱舉目張，而未及殺青，或斐然成篇，而有待矜練。先生有趙翼錢大昕之精勤，而無其環境與壽考，乃一己之不幸，亦中國史學界之不幸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序云「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願讀者鑒茲微尚，補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節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誨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蛻變以成定本，則片言之賜，皆吾師也。」其虛懷若谷也如此，則補正本篇之缺失，或亦雅量高志如先生者之所許歟。

二

原譜詳於紀行，而略於記學，殆以舜水倡導身教，排斥講學之故。然舜水生丁叔季，瞻顧却慮，屢徵不起。光復之事功，既無足言。離棄鄉國，爲賓師於異域，其可以自見者，獨其言論文章而已。苟略其學說思想，非惟無由表現其全面目，並其影響於

異國者，亦復迷離抹糊，不易說明。尊王賤霸，重禮尙實，爲舜水施教之要義。前者演爲彰考館大日本史之義法，成爲水戶學之主要思想，影響於尊王倒幕，明治維新之局，後藤新平之朱舜水全集序言之甚詳。年譜引舜水著述頗多，然寬文十年（康熙九年）之補公父子訣別圖讀，卽後刊爲湊川碑陰者，爲日本教忠之主要資料，迄今學校教科書仍引用之，幾於家弦戶誦，而譜中未及殊不可解。重禮尙實之教，蒸爲日本國民風尙，現於明治後之教育勅語，矯朱陸之空虛，闡禮樂之本意，與北方顏李之說極爲相近，乃舜水思想之精華，而譜中亦未能特爲揭出，使讀者不能無探闕失珠之感焉。

譜中記與舜水關係人物事實，多詳失宜。源光國尊禮舜水之瑣事儀文，委細記之，而光國秉政之主要措施，源於舜水建議或暗示者，則多脫落。水戶學派在日本學術史上政治上之特色。地位。影響，均付闕如，則亦無由窺舜水貢獻之大，而譜後記舜水卒後一百八十五年德川慶喜奉還大政，王政復古，讀者亦難知其與舜水有何關係。舜水之學，水戶藩外影響最鉅者爲加賀藩，自前田松雲侯以及老臣奧村庸禮，皆北面稱弟子。藩儒木下貞幹爲一代大儒，與舜水魚雁往返，多所商榷，譜中亦未能闡明其事。門弟子中安積覺爲舜水第一高足。自十餘齡相從於江戶，親授句讀，督勵異於他兒。其後仕水戶藩，爲彰考館修史總裁。東土史部唯一傑作大日本史之發凡起例，多出其手。其人博識能文章，交遊遍國中，且老壽多所著述。地位。影響學植，親安東守約均爲過之。譜中獨詳安東之事，於安積則僅以引所撰行實及其姓字。其餘弟子如栗山潛鋒，如酒泉竹軒，如佐佐十竹，如人見懋齋等，或以著述名，或以授徒顯，譜中均不能舉其生平，或且未及其姓字。記安東守約之事詳矣，然於其學業之成就，及仕績著述子嗣傳人，亦付闕略。而乃欲考與舜水道術歧途，晚節相忘之長崎完翁（二十三頁），詳記避難偶遇之皓臺寺僧月舟（三十八頁），皆不免輕重倒置。

譜中記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之生年，此其人皆生前死後，與舜水毫無關係。其惟一關係爲時代相近，均爲有明遺老，（顏元且非遺老）而學術上各有貢獻耳。然類此者何止數人，且錄之何所取義？反之隱元木菴心越等名僧，與舜水渡日相爲後先，開宗黃蘗，隆興禪學，陳元覽與舜水同年至日，以公安派詩文振導一方，乃至藤原惺窩林道春聲與朱子學，爲德川時代文教先河，其與

舜水之學說言論，直接間接不能全無影響，而譜中則一未涉及，亦一疏也。

八

譜後原擬記入太平天國之起滅，但定本無之。殆亦以其反清排滿，與舜水無關耳。楊九述略等文，於晚清留東人士之言革命者自有相當影響。李炳麟且曾舉以證滿清之罪惡，然譜中未考其流傳，而惟記舜水卒後二百二十九年清室遜位，則亦不免於突兀。有清亡後，其遺族東行拜墓。浙人湯壽潛等於杭州立舜水學社，請於議會爲建專祠，不可，乃與路董會諸君自爲祠於清泰門側。欲爲歸骨不成，而使馬浮重訂其遺著爲二十五卷，刊於中土。又日本於明治四十五年（民元）爲開三百五十年紀念會，刊行紀念刊，立紀念碑於東京本鄉區故宅，此皆譜後所應記者，而亦略之何耶？

譜中引用原集，不記版本。就頁數核之，所據皆爲陽壽潛刊馬浮編之鉛印舜水遺書本。（民國二年八月刊十二冊）案馬浮本體例形式雖較整潔，而所據則不出稻葉岩吉之朱舜水全集（明治四十五年刊），且有所省略。其所謂正其謬舛，使就紀理者，乃以意爲之，非有他本可據也。稻葉本舛誤固多，而以史料之價值言之，視馬浮本爲勝，不知何以捨彼取此。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安積覺手校正德（一七一五康熙五十四年）刊舜水集，而加賀侯藏源剛伯編朱徵君集亦在人間。其他墨蹟鈔本，日本往往有之。作者於其著述之流傳，未事考索，僅據最晚出之中國刊本，則亦未審也。

史家紀年，所以揭示正確時間觀念而便稽核。譜中記明清帝王年號，而不注公曆或民國紀元，已感不便檢查。明桂王於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十二月爲緬甸人所執，獻于清，次年四月遇害；而譜中以永曆記至三十八年（一六八四），注謂明末帝雖遇弒，然臺灣鄭氏仍守永曆正朔，至舜水卒後之二年乃亡，故本年以後仍紀永曆，從先生志也。此等處乃以書法而改事實，雖承春秋通鑑綱目之流風，而非現代史法所取。舜水此後之生涯爲在日本之授徒講學，與台灣鄭氏之活動，並無關係，則自應逐年記入日本紀年，以便就照，何必注意一荒島上之虛君正朔。若果以從舜水志爲重，則順治康熙之對照紀年，均應刊落矣。

以上所舉似爲大端之失，至小節之疏，略述一二如下：

年譜二十三頁云：

戊戌（水曆十二年）十月，日本人安東守約介完翁以書來問學。……十月十九日，從長崎附舟歸廈門，以後事託日人完翁。自註云，完翁姓名待考。書中稱貴國，知其必爲日本人。其人殆先生在日本最初之友，極敬愛先生，故書中皆心腹語。

案此完翁爲華人陳明德。安東守約省庵遺集中有其碑銘云「翁姓陳，諱明德，字完我，明杭州人也。昔在明，再試不第。退而歎曰，士君子不得爲宰相，願爲良醫。雖顯晦不同，而其濟人一也。卒改業爲醫。尤精於小兒科。慶安中（水曆一至五年）航海來長崎。每投藥餌，起死回生，崎人留而不歸。……強胡猾夏，翁絕念於鄉國，遂改姓名，號顯川入德。……承應三年（水曆八年），余自京遊崎，始獲識荆，恨相見晚。」又述其爲人云，「唯從天性，外如坦率，內無邪隱。見人之窮，懷金救之。家人止之，怒曰，汝何知。故終之日，家無餘財。其志常不忘本，翹首西顧，未嘗不致恢復之念也。」完翁與舜水同鄉而同志，故舜水於水曆七月七日至日本時，即會主其家。獨立跋安南供役紀事謂「歲癸巳秋，與先生天涯把臂，共寄足於顯川居士之門」是也。舜水答完翁書謂「尊嫂又能曲體至情」，可證其決非外國人。答釋澄一書謂「近有二三事，附入德翁書中。和尙倘有意於此，暇時索取看之。」可見其關係。致陳書中偶稱貴國，或爲傳寫之誤，或以其久已歸化日本耳。

年譜頁二十三又云：

釋澄一亦中國遺民遁跡空門者，先生七十歲時尙有書與之，姓名待考。

案澄一杭州人，於承應二年（一六五三）渡日，元祿四年（一六九一）寂。留日三十八載，住長崎興福寺。延寶五年（一六七七）曾歸國邀名僧心越與傳東渡。以醫名，號慈濟軒，著慈濟軒方書六卷。其人與舜水同鄉，似自少爲僧者。事見續日本高僧傳卷一及皇國名醫傳。

年譜三十七頁云：

啓超又案，前書中有姦人變賊，種種煩言等語，蓋當時一事實。與安東守約書（卷九頁七）云，丈夫但不媿於天地，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穎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撻拾莫須有之疑，遂爲妻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污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污。……所謂與穎川齟齬者，其人或是陳元贊。集中有答陳一雜帖（卷十二葉八），其辭不惡而嚴。元贊不知何許人，惟見日人近著之世界史年表，大書明人陳元贊歸化一條。想是當時一小小要人，殆其人與先生臭味不合，而比之者相與詭譎也。

案穎川居士似仍即前述之陳明德。朱陳之交，始密終疏。完翁卒於延寶二年（一六七四）六月，舜水年七十五，客江戶，無弔問之文，或亦齟齬之故歟。完翁志操畢見于安東守約所爲碑銘中。舜水性格，過於方正。於先哲則譏議文信國，於時賢則鄙夷鄭延平實難張倉水，與之不調者，非必爲小人。惟華人流寓長崎，以穎川稱者，尙有紹興人陳九官之後爲穎川官兵衛，陳冲一之後，爲穎川藤右衛門，陳一官之後爲穎川八郎，然似皆與舜水無甚關係。要之與相齟齬之穎川，決非陳元贊。元贊字義都，號既白山人（一五八六一一六七二）明虎林人。應仕不第，萬治二年（一六五九）因使事至日本，歸化不歸。仕尾張侯，以袁中郎詩授僧元政，鼓吹性靈，有元元唱和集。善製陶，「元贊燒」爲名古屋特產。以武術授福野七郎左衛門等，貢獻于日本柔道改進，著有老子通考、長門國誌升庵詩話等。其事見先哲叢談名人忌辰錄等，而名古屋市史中考之尤詳。舜水與元贊言詩之主張雖不合，而似無齟齬。其答陳元贊書（文集卷十）亦情理兼盡，非其辭不惡而嚴也。文集卷十二答野節書亦有「明日走候陳元贊做鄉親」之語，可見其有相當往來，舜水未甚薄其人。（余別有陳元贊事輯一文，刊中和月刊二卷十一期。）年譜頁三十二云：

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尙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案獨立杭州人，姓戴名笠字曼公。（一五九六一一六七二）能詩，工篆隸，精校黃。永曆七年（承應二年）渡日，後從隱元禪師削髮爲僧。曾爲舜水療疾。其醫術書法見重於日人。以痘科傳池田崑山以書法傳北島雪山及高玄岱。有天外老人集等著。（事詳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中。惟牽附著永陵傳信錄之吳江戴笠爲謬。余有明季兩戴笠事蹟考一文，詳辨其事，見師大學術叢刊一卷一期。）

年譜三十六頁云：

壬寅（水曆十六年）安東守約欲介伊藤誠修來見，先生數書止之。啓超案伊藤誠修爲人，本末末詳。先生於當時日本士大夫皆取來者不拒態度，獨於此人絕之如此其亟，殆必有故。

案舜水於誠修並未始終絕之。文集馬本卷十二答安東守約書云，「伊藤誠修兄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遂若天淵。儻由此而進之，竟成名筆，豈邇中國人才也。敬服敬服。」二兄作本不應批閱改竄，因賢契之言，遂不顧僭越耳。至若門人之稱，恐非所宜。好爲人師，古今通病。且恐世人未必復有安東省庵也。」則誠修爲人，約略可見。舜水態度，仍是來者不拒矣。

年譜五十頁云：

先生卒後之三年乙丑（清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孫毓仁重來日本，拜墓而返。

案史館舊記云，「貞享二年毓仁復來長崎，先生已沒，爲文致祭而歸。」西州投化記云，「毓仁字天生，貞享二年再來，舜水已歿。欲拜其墓，國禁不許之。義公遣佐佐宗淳以舜水所自書其祖先紙牌履歷及白金賜之。」是毓仁之來，僅至長崎，未能拜茨城縣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之舜水墓。（清史稿遺逸傳謂舜水墓在長崎者，誤。）

舜水與王陽明同里，然姪相紹，鳴雞相聞。其於陽明之學說爲人，作何觀感？黃梨洲後舜水十年而生於餘姚，且均志在恢復。譜中謂同在舟山軍中，而始終不相聞問，似亦有不願輕與作緣之意。此其真相如何？兩人學說性行之比較如何？章實齋謂「浙東之學，自三袁之流，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又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此與舜水之學風，有無淵源關係。舜水數至長崎，飄泊暹羅安南，其時中國東南沿海貿易交通之狀況如何。其初泄江戶，東武之學風人才如何，其所以補漏救弊者何在，譜中記其鄙夷鄭延平（成功）自爲事實；惟此與魯王唐王兩派之爭，有無關係。舜水觀察是否正確。集中於張蒼水（煌言）不無微詞，譜中刊落其文，不知爲爲賢者諱歟，抑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近於書生之迂論歟。凡此者皆注意舜水事實者所欲知之問題也。然譜中或語焉不詳，或略未涉及，而全文已洋洋四五萬言。能無擇焉不

精之藏歟。核其引據，自馬編舜水遺書及其附錄外，漢籍不過數種。日人撰者，即朱舜水紀念會所輯之紀念冊，（明治四十五年六月東京刊，收遺像及德川賴倫侯稻葉君山等論文）彰考館所纂之朱舜水記事纂錄（大正三年六月吉川宏文館刊）亦未見及，更無論于舜水友生之關係撰著。以著者之博雅，並久寓東土，而本篇之憑藉乃如是貧乏，亦可異也。

朱舜水詩 漫興

遠逐徐生跡，移舟住別峰。

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

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

鄉音經歲遠，難很轉重重。

見舜水遺書文集卷一

先生不作詩，嘗曰：今詩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于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其論李杜曰：究竟李不如杜，杜秀而老，李奇險而杜平淡，然不奇奧之極，造不得平淡。

見遺書文集附錄，日本安積覺撰舜水先生遺事

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跋

趙 蔭 棠

民國二十年七月，我作過一篇文章，名曰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份。二十年十二月，又作一篇文章，名曰諧聲韻學跋，發表於中法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到民國三十年在文學院印等韻源流時，將這兩篇文章收集在第三編附錄內。在第一篇文章後邊附誌云：

是篇曾發表於集刊第三本第一份。篇中所有「校對時增入」之語，係當時所加。現已歷十年之久，意見並未變更，惟新讀友人所購之等韻精義一書中有云：「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後一「唱」字，久不解其所謂，一日見釋家大藏切韻要法，乃知字典之法，即大藏之法，當時刪其餘文，偶遺此字耳。因念缺文衍字，何書蔑有？讀書者，何可不高着眼孔！」是書作於乾隆四十年，作者爲河東賈存仁。可見在勞乃宣之前，早有道及之者。

但賈氏所見者，仍然不是原來面目。欲知原來面目，當於現在我所新見之大藏字母九音等韻中求之。是書爲舊抄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裝璜一新，或係研究所國學門購入時所爲。第一頁題曰：清天中竺沙門阿摩利諦譯。「天中」當係中天之誤。末頁題曰：康熙肆拾壹年二月吉旦錄；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總錄；滄江愚叟沐手誠書于良邑西南十三里如意處。

全書要目爲：

迦攝章開口正韻	迦攝章開口副韻	結攝章開口副韻	結攝章合口副韻	岡攝章開口正韻	岡攝章開口副韻
岡攝章開口副韻	岡攝章合口正韻	岡攝章合口副韻	庚攝章開口正韻	庚攝章開口副韻	械攝章開口正韻
械攝章合口正韻	械攝章合口副韻	械攝章開口正韻	械攝章開口副韻	械攝章合口正韻	

械攝章合口副韻	高攝章開口正韻	高攝章開口副韻	該攝章開口正韻	該攝章開口副韻
該攝章合口正韻	傀攝章合口正韻	傀攝章合口副韻	根攝章開口正韻	根攝章開口副韻
根攝章合口正韻	根攝章合口副韻	干攝章開口正韻	干攝章開口副韻	干攝章合口正韻
干攝章開口正韻	鉤攝章開口正韻	鉤攝章開口副韻	歌攝章開口正韻	歌攝章開口副韻
歌攝章合口正韻	歌攝章合口副韻			

每攝最上橫排三十六字母，每母下橫排平上去入四聲，每聲調之下豎排若干同音之字。第一字註明反切；第二字又註明字數若干，却不全數列出。此其內容之大要也。

現在我應該申明的有數事：

第一，這本書起初是與梵文對照的韻書。大概是以梵文爲本，譯爲漢字，與其音相同者，類聚於下。原爲讀佛經而設，故有大藏字母九音等韻之名。初見大藏字母陀羅尼經題爲阿摩利諦譯時，頗爲惑疑；因爲依中國韻書之成例，只能題曰日輯，萬萬不能題爲「譯」的。今觀此本，則前疑頓消。

第二，這本書可以說是韻書，與韓道昭之五音集韻意味相同；進而排成圖表，如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劉鑑之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意味相似。惟前者出自兩人之手，後者俱由阿摩利諦一人而成耳。大概在此書作成之後的不久，阿摩利諦即着手作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後者分爲兩部份：一曰內含四聲音韻圖，二曰明顯四聲音韻圖。明顯圖係由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而產生；至內含圖乃明顯圖之簡化者也。作者於兩種圖表之前，又冠以經文，名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這篇經文名之曰經可，名之曰序亦可。至於歌訣，是解釋圖表的；除可以作爲解釋圖表者之外，還有些在我們視爲不關重要之歌訣，乃是作者的粉飾；他這粉飾的原意，無非是要把這書尊嚴化，或曰佛經化。在修字典時，削去這些繁文縟節，令人莫識其本來面目；惟留一「唱」字，尙可作蛛絲馬跡，此亦極有趣味之事也。

第三，我在前兩篇文章上頗有以三教經書文字根本在前，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在後的話，我會說：

從其（指文字根本）規模看起來，都帶着章創的形態，是沒有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嚴整的。從此一點看來，又像產生在前。作者起初刪母倒是對的，切韻要法守三十六母之舊，乃是不對的。我會記得錢玄同先生說過：「三十六字母要算天之驕子了，以這樣裝載現代話的字母切韻要法，竟然對於牠們毫不敢改併。」到現在我們才知道作者也會作過革新的事——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

又說：

這個音韻家（指江水）可上一回大當！我現在要把這種秘密揭穿了，他所謂可怪者自然就不覺得奇怪了。羣之易爲郡，牀之易爲狀，在作者也受了莫大的煩難。在三教經書文字根本或諧聲韻學上以羣代溪，刪穿留床，正因在北方讀羣與溪無別，讀穿與床無別，切韻要法恢復三十六母之舊，故另添郡與狀以別之；然因原來羣在溪位，床在穿位，一旦恢復舊觀，母變而所屬之字不變，所以成填羣於溪母下，填牀於穿母下之現象。其他誤作溪母，誤作透母，誤作徹母，誤作滂母，誤作清母，誤作穿母的道理，無非如此。然則康阮輕空之填溪下，台推吞天之填透下何以不誤？這理由更簡單，他的不誤與他的誤原是一個原因。最濁位混入次清位是常見的，次清位決不能混入最濁。且康阮輕空本在諧聲韻學的次清位，台推吞天亦然；所以在最濁位上而以圈空之。至於影曉喻匣的次序倒置，這與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排列亦有關係。在本書的大藏字母九音等韻圖（按此與切韻要法明顯圖相當）上，字母只有二十一位，在開合正副韻（按此與內含圖相當）上，却保存三十六位；不過逢最濁位即以最清之母代之而圍以圈。影曉喻匣則作是形：影曉（影）（曉）。到切韻要法上將（影）（曉）改爲喻匣，故成影曉喻匣——諧聲韻學跋。

現在我的意見有點變更，就是：最早的形式是這個大藏九音等韻。在阿摩利諦初作是書的時候，他仍是保存三十六母之舊。牠由這初形，變而爲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一直到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沒有經過任何刪併形式。至於江永所批評切韻要法之種

種，亦係其本來面目，並不是由三教經書文字恢復舊觀。

第四，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上，我把字典切韻要法所載的借入聲法第一句「迦結被歌四聲全」，解釋爲迦結被歌四攝是有入聲的；第二句「該干迦下借短言」，解釋爲該干兩攝是沒有入聲的，牠們的入聲要去迦下借來而短呼之；第三句「庚於被求傀如是」解釋爲庚攝的入聲要去被攝內求之，傀攝的入聲內，也是這樣；第四句岡高根鈎歌內參，解釋爲岡高根鈎也是沒有入聲，却都要去歌內參求。當時有一個妄人寫信來反對這個意見。現在從這本大藏九音等韻觀之，有入聲者惟迦結被歌四攝，其餘之該干庚傀岡高根鈎八攝，均無入聲。讀者若是有趣味的話，可取字典本閱之，就可以看見前四韻之入聲是不帶圈的；後八韻之入聲，均於字外加圈；加圈的意思，就是表明從別韻借來的意思。

第五，在我第一篇文章的結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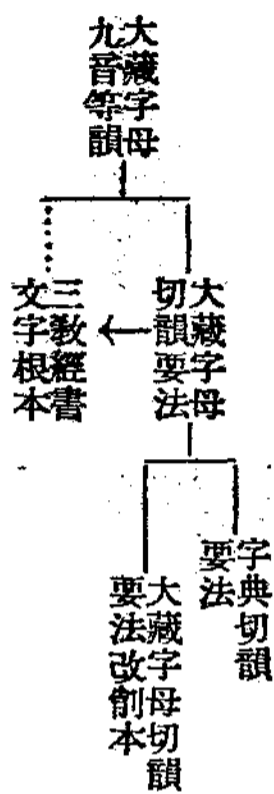
阿摩利諦等三教經書文字根本 康熙三十八年與四十一年之間

阿摩利諦大藏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三十八年與四十一年之間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五年

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改削本 雍正五年

今大藏字母九音等韻，恰好是康熙四十一年滄江愚叟的手抄，可見我所考證的刻板的年代是沒有錯誤的。現在要修正的是：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與字典切韻要法沒有直接關係，圖表如左：



我真高興！冠於有清御製字典之首的韻書，我竟能連續的得了這許多材料；由這許多材料，揭出牠的秘密，道出牠的來歷。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勞乃宣氏之所認為遺憾者，現在算彌補了；賈東仁氏之所謂高着眼孔者，現在算是比他更進一步了。先師錢玄同先生的四週年忌日到了，我現在藉着這篇文章來紀念他的教澤罷！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元月十七日作於韻略堂。

「日本玉篇」

李慈銘於光緒癸未越縵堂日記中，兩次書及日本，皆以閱「日本玉篇」一書而發揮心得，兼及黎蕪齋（庶昌）刻書事，閱時六十年，茲亦中日文化交流一掌故也。玉篇一書，爲梁時顧野王撰，共三十卷，是書之作，與說文同爲文字訓詁專書；說文討篆籀之源，玉篇疏隸變之流，兩者殆所係甚重。惟歷朝增改，已非舊觀。顧氏原書亦散佚不存。清同治季，我國第一任駐日公使貴州黎庶昌，在彼邦得唐寫玉篇零本四卷，刻入古逸叢書。古逸叢書爲黎氏在任之際，搜集中國遺籍之在日本者，彙輯刊刻，仿原本精雕共廿六種，稱爲近世叢書之冠。李慈銘光緒癸未十一月十一日記云：「閱日本原本玉篇零卷，黎氏所刻古逸叢書之第十一種也。……本藏其國之高山寺，東大寺，崇蘭館及佐佐木宗四郎家」。又云：「相傳爲唐宋間寫本，楊星吾潛於探古，以西洋影相法寫之。」未云：「得此數種異書，亦差強人意矣。」其於黎氏審校之精，蓋甚愜意。然古逸叢書所收玉篇，終不過顧氏原本十之一二耳。

李氏所記之楊星吾，卽隣蘇老人楊惺吾（守敬），湖北宜都人，清季在日本，訪求遺書，厥功甚偉。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惺吾自任搜訪，並爲之校勘纂述，惟黎氏文學獨優，不諳板本，與惺吾意見多相齟齬。刻書時，惺吾於每部代黎作跋，不自署名，黎後不願其再爲跋，亦不自作跋矣。清季國內學者多於日本訪求遺書，實楊黎兩人啓其端，李越縵癸未記是書，至今又逢癸未，亦兩國文化淵源之可述者。

（郭昌）〔轉載實報暢觀版〕

天春園方志目叙

謝 剛 主

昔魯國陳留，有先賢耆舊之傳；典午渡江，存州郡水地之作。殿閣叢林，殊風異俗，莫不有記；或藻繪山川，或記述人物，事非一時，傳非一體；至夏輯羣倫，取備諸體，條其山川，記其人物，析其疆界，辨其貢賦物產諸事，總匯百川，蔚爲一集，周官所載，其事幽渺；溯乎上代，莫可得詳。若晉世摯虞之畿輔經，隋大業中所纂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等書，雖書已久佚，然審其纂輯之旨，其方志之權輿乎。自唐李吉甫纂元和郡縣志，宋樂史之太平寰宇記，王存之元豐九域志，採摭衆長，志體略備。於是鄉邦碩彥，聞風景從，臨安四明，爲文物篤盛之邦，宋元以來，咸著志乘，古籍流傳，尙有蹟可尋。迄於元明，志事益盛。至乎有清，而郡邑志乘，燦然大備；大而全國，次而行省府縣，小而一鄉一邑，以及山川風土，均有志乘載籍，凡欲考風俗人物，郡邑掌故者，咸可取材於茲，無事旁求矣。昔宋蜀人劉光祖撰趙忠定汝愚墓志，原本久佚，今見道光間修餘干縣志，悉載其文；南潯莊氏史獄，其事若晦若顯，汪曰楨南潯鎮志記之尤詳。於是往日藏家目錄，若朱氏之萬卷堂，黃氏之千頃堂，范氏天一閣，徐氏培林堂，間記元明志乘，昔人所不經意者，今則視若奇珍，手披目驗，偶得一書，與各目所載，行款略同，則狂喜曰：此天一閣之故物也。是則郡邑志乘，非獨藝林之秘藏，而實有裨益於雅故，非其例歟。

試嘗以爲宋元舊志，如茅萊初闢，豐草長林，寶貨蘊藏，樸茂精純，猶爲近古。明代志乘，喜仿上代，駁雜不純，每失繁蕪，於是康海韓邦靖之朝邑武功志，矯之以簡淨；然史貴翔實，如斬畫枝葉，則蓓蕾安附，此明代饜述之通病

也。自清謝啓昆纂廣西通志，詳論義例，爲世所稱。章學誠氏遷於史乘之學，創爲三書之法，勤爲部居，體象巍然，條理密察，於是方志之業，遂成專門之學，厥功甚偉。然章氏詳隣古今，泛論略例，記之於武清縣志者，何不可移諸其他諸志，創論甚新，而撰集未純。乾嘉以還，若浙中徐時棟，陳僅，汪曰楨之流，所纂郵縣志，南潯鎮志，海昌備志諸書，紹其鄉先生南雷謝山之說，察今徵古，勤於搜採，而斷制益嚴。讀其書者能識其事物之原委，而不囿於見聞，使人有導遊之盛，而不感其苦。此郡邑志乘，採輯資料，以舊刊爲長；而志事體裁，則至輒近，而臻極盛，此其大較也。

天春園主人，研潛乙部，精於校讎，當其壯年卽嗜事丹鉛，馳騁文史，四部之錄，無不登諸籤閣，麗以縹緗；後乃約之以史部，而專意於志乘。三十年來，就翫不輟，舟車所至，通都名衢，荒江冷肆，探奇攬勝，志意搜尋，宋元佳槧，固所必收；而零圭斷羽，亦所不棄。綜其所獲，凡二千五百餘種，分列部居，藏諸甲室。以爲方志之書，容括至廣，摛集叢殘，綜核百務，實衆類之所歸，學術之淵藪，雖編製容失不純，而取予未可衡量。當天春收書之時，搜集方志之風，尙未大盛，及斯風大昌，公私藏書之家，競相訪求，若北平圖書館，上海涵芬樓，以及吳興劉氏，泉唐王氏，皮藏志乘，號稱雄富。然與天春所藏相較，尙較後之。搜集志乘之風殆由天春而啓，而天春則黯然自得，不與世風相競，退處於一室之中，雪鈔露纂，手不停披。所得志乘必考其源流，記其始末，何者一志而數修；何者孤本之僅存；條其異同，審其得失。凡有人詢以志乘掌故者，無不吐其緒餘，如數家珍，不惜出其精刊秘本，公諸同好。翟君宣顯纂方志考稿，卽借諸天春所藏，成書三冊，天春之書，居其大半。四方驛書之使，不絕於途，郵致傳鈔資人探討，而慷慨於懷，不以自足。嘗曰：補遺罅漏，彰皇幽渺，雖有其志而苦未逮；若掇集叢殘，識其旨趣，優遊田園，怡然終老，吾志在斯已。嘗得原抄本大清一統志，殿本方輿路程考略，皇輿全覽三書殘本，因題其書堂曰「三殘書屋」，其器宇之超逸，志節之恬退，又何其偉歟。

余夙嗜志乘，與天春有同好之雅，比旅居遼東，旋來舊京，閉戶卻掃，罕與人事。董理舊業，欲纂成中國方志考一書。矮屋三楹，園畦盈畝，日與二三子，商討其間。時則高槐蔭屋，殘月當窗，每至午夜不輟。主人知余好書，郵書相假，凡數百種；若明嘉靖南畿志，隆慶雲南通志，萬曆鎮江府志，徐州志，皆海內孤本，罕見秘籍。卽如吾鄂康熙武昌府志，景陵縣志，乾隆漢陽府志，道光天門縣志等書。在余多年求之而不可得者，今皆得寓目，誦習於几案之間，撮其自適，輒慰於懷，以爲平生之樂，未嘗有也。戊寅以還，舉室移津，卜居毗隣，與天春時相過從，一紙相借，燈窗展讀，益增逸趣。因勸天春藏書之廣，點勘之精，本其向往之心，何不編印志目，以問於世，天春默而未答。一夕薄暮，天春挾冊相尋，則以所編志目至矣。余受而讀之，見其部居之慎密，體例之詳允，多有世間未見之書。余亦默而識之，他日拄杖叩門，馳車相過，如入五都之市，屢取而不窮者，非余也耶，因樂而爲之叙。

x

x

x

x

x

x

江有誥老子韻讀商榷

許世瑛

江晉三先生對於古音頗多發明，尤以彼毫無師承，獨自閉戶窮研，而對古韻分部見解竟高出顧江段三家之上，無怪以段氏之宏博尚不能不從其說，而改正已十七部第四部無入之誤¹，由此亦足見江氏爲學之勤與識見之卓越矣。瑛喜讀音韻之書，對於江氏所著音學十書會潛心細讀，發覺其老子韻讀²似尙多遺漏，蓋其認無韻諸章，若據其通韻合韻借韻之規則³，尙可標注若干有韻部分，豈江氏千慮一失乎。今欲聊供一得之愚而爲之補焉，又其有韻各章或有與鄙見相異者亦附論及之，以求教於博雅君子。

體道第一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真耕通韻，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文選通韻

世瑛謹案江氏以第一玄字與門字押韻，云文真通韻，竊以爲此四句可分兩組，「名玄」乃真耕通韻，真耕相通之例詩經中甚多，如節南山六章「天定生寧，醒成政姓」，又七章「領騁」，小宛四章「今鳴征生」，何人斯三章「人陳聲身人天」，桑扈二章「領屏」，蕩七章「人刑聽側」，雲漢一章「天人臻牲聽」，瞻仰一章「天寧定」，又老子益謙「盈新」，聖德「名臣資均名」亦係真耕通韻，江氏亦承認之⁵，則此處何以獨不能認爲通韻耶。

注1 參看經韻樓集卷六段玉裁答江晉三論韻書

注2 見江氏音學十書先秦韻讀

注3 江氏曾有通韻譜，合韻譜，借韻譜之作，惜未刊刻，余曾就其刊行詩經羣經先秦楚辭諸韻讀中爲之輯出，載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

七期

注4 本文所據老子係四部叢刊景印羅氏鐵琴銅劍樓藏宋本

注5 參看拙輯江氏通韻譜

輯光第七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新部，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文部，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

其私兼顧舊韻

世瑛謹案江氏此數句以為無韻，竊以為有韻，「先存」江氏均歸文部6，而魚脂借韻之例雖不見於詩經，然韓非子揚權篇

「疏閭虛闔」江氏即認為係魚脂借韻也7。

能為第十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部

世瑛謹案江氏祇認「有恃宰」三字為韻，然之字德字江氏俱歸之部8，則亦以為韻於義為長。

檢欲第十二

故去彼取此歌支通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俱以為有韻，且「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一句，江氏即以腹目為韻，曰幽部，則「彼此」又何嘗不可認為通韻哉。歌支通韻之例詩經中有君子偕老二章「狄鬢掃皙帝」，又楚辭九章「地槽瓦儀議權」，而老子中亦有，如能為離兒疵為疵知，反朴「離谿谿離兒」9俱足為證。

厭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真耕通韻，何謂寵辱，辱為下。

注68 參看江氏音學十書韻表

注79 參看拙輯江氏通韻譜，合韻譜，借韻譜，以後韻文中所引通韻合韻借韻之例證，皆採自是譜。

失其韻，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詳部10，何謂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元真合韻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東部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為無韻，竊以為有韻，真耕通韻之例已見體道第一，侯魚通之韻例詩經中有鶴鳴二章「穀石玉」，浦田四章「稼庚」，大田一章「數碩若」，皇炎八章「附馮悔」，載安一章「主旅」，而老子中亦有，如淳風「譽悔」，重德「主下」，任成「居主」是也。文元真合韻之例詩經中有生民一章「民蠟」，及老子儉武「遠焉年」俱足為證。

歸根第十六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陽部，不知常，妄作凶。陽東通韻，知常容，容乃公。東部，公乃王，王乃天。東陽合韻

世瑛謹案江氏以「常明常凶容公王」為韻，曰陽東通韻，而「王乃天」二句獨不入韻，竊以為非是，蓋其上皆兩兩為韻11，何以此七句獨不然，若依拙說，連「王乃天」二句正八句，而各兩兩為韻也。真陽合韻之例詩經中有車鄰四章「岡薪」可以為證。

淳風第十七

信不足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元合韻

世瑛謹案江氏以「焉言然」為韻，曰元部，竊以為遂字應

注10 謹案老子中常有以同一字為數句之末字，若驚字為三句末字，其為韻自不待言，若此數例甚多，不贅述

注11 江氏老子音讀以「篤復」(幽部)，「歸根」(文部)，「靜命」(耕部)為韻，皆兩句自成一組。

入韻，而脂元合韻之例詩經中有東山一二三四章「山歸，山，歸，山，歸，山，歸」，谷風三章「鬼姜怨」，又老子仁德「味見既」亦足為證。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歌部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四句係隔句爲韻。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真耕建韻，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之部，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之部

世瑛謹案江氏移「窪則盈，弊則新」二句於「曲則全，枉則直」二句之上，而以「直」與「得」「惑」「式」押韻，竊以爲可以不必，蓋依江氏以「盈新」押韻，則「全直」亦應爲韻，方爲合理，以其句法正相同也。又「哉之」江氏不以爲韻，竊以爲亦韻。

象玄第二十五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元真合韻

世瑛謹案江氏此四句以爲無韻，竊以爲乃元真合韻，觀詩經有「生民」一章「民源」，老子儉武「還焉年」，可以爲證。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支部，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支脂通韻

世瑛謹案江氏以「迹譴策解」爲韻，竊以爲應首三句獨自爲韻，後二句句法相同，亦獨自爲韻，且支脂通韻詩經中有「殷其雷」二三章「雷斯斯」，車攻五章「伏柴」，漸漸之石三章「隔畢」，召旻五章「稗替」等例，皆可爲證。

無爲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之部，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脂祭通韻

世瑛謹案江氏此五句以爲無韻，竊以爲亦有韻，且脂祭通韻詩經中有旄丘一章「葛藟日」，侯人四章「蒼蔚」，出車二章「旆旌」，正月八章「結厲滅威」，十月之交八章「徹逸」，雨無正二章「滅戾勸」，小宛四章「邁寐」，小弁四章「憚憚屈寐」，賓之初筵一章「駸逸」，采芣二章「漉漉驅屈」，皇矣二章「翳樹」，生民四章「旆旌」，桑柔五章「慙慙熱」，瞻印一章「惠厲瘵」，而老仔亦有洪德「屈曲訥熱」一例。又「敗失」二字雖不在句末，然江氏於老子淳風「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云侯魚通韻，亦不在句末也。

儉武第三十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之虞道廣

世瑛謹案江氏此三句以爲無韻，竊以爲乃之幽通韻，之幽相通之例詩經中有有杕之杜一章「好食」，七月七章「稊麥」巷伯七章「道子子」，楚茨五章「備戒告」，思齊五章「造士」，生民一章「夙育稷」，抑二章「告則」，瞻印二章「有收」，召旻四章「茂止」，閔予小子一章「造疾考孝」，訪落一章「止老」，絲衣一章「蘇休牛餼柔休」，而老子中亦有，如運夷「已保守咎道」，歸根「道久殆」，象玄「改殆母道」，辯德「久壽」，歸法「事救」，元符「老道已」，守道「母久道」，皆足爲證。

仁德第三十五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脂元文合韻

世瑛謹案江氏以「味見既」爲韻，曰脂元合韻，竊以爲聞字應入韻，以其句法相同也。且脂元文合韻難不見於詩經。然易象上傳蒙「順實巽順」，楚辭招魂「先還先兜」亦足爲證。

爲政第三十七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侯魚通韻

世瑛謹案江氏「作」字不入韻，竊以爲入韻於義爲長。且侯魚通韻之例已見厭恥第十三，則江氏以「朴朴欲」爲韻，曰侯

部，反不如四句俱爲韵令人心服也。

論德第三十八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之與通韵，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無部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韵，竊以爲此數句當有韵，且之幽通韵之例甚多，已列舉於儉武第三十。

法本第三十九

故貴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之與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除此三句外皆認爲有韵，竊以爲仍以有韵爲是。且之侯借韵詩經鴟鳴一章「取子」可以爲證。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適之用。東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與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韵，竊以爲此四句有韵，且之魚借韵詩經中有蟋蟀二章「雨母」，小旻五章「鷹謀」，卷伯六章

「者謀虎」可以爲證。

備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12 元真合韻，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

之。之與合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韵，竊以爲此八句應有韵，元真合韵之例已見象玄第二十五，而之宵合韵之例，老子養身「事

教辭有特」即可爲證。

洪德第四十五

躁勝寒，靜勝熱。蔡元通韻

世瑛謹案江氏「寒」字不入韻，而以其上「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三句與「靜勝熱」之「熱」押韻，云脂祭通韻，竊以爲上三句句法相同，應自爲韻，俱屬祭部，而此二句句法相同，亦應自爲韻，且祭元通韻之例見詩經甫田二章「桀亾」，匪風一章「發偁亾」，縣八章「拔兌駉隊」，訪落一章「艾渙難」，又老子守微「散亂末」亦足爲證。

儉欲第四十六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之侯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四句應有韻。

注12 謹案此係從續古逸叢書本老子，四部叢刊本作無有入無間之侯借韻之例見已法本第三十九。

忘知第四十八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之魚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三句應有韻，之魚借韻之例已見去用第四十。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侯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除此二句外，江氏皆認爲有韻，竊以爲此二句不應例外，之侯借韻之例已見法本第三十九。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元真合韻，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七句應有韻，元真合韻之例已見厭恥第十三，又真陽合韻之例亦見歸根第十六。

謙德第六十一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之魚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為無韻，竊以為末二句有韻，疾魚通韻之例已見厭恥第十三。為道第六十二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魚借韻，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魚歌通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祇認首三句為韻，即「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以為屬幽部，竊以為此四句亦應有韻，幽魚借韻之例雖不見於詩經，然楚辭九章思美人「莽草」亦可為證。而魚歌通韻之例，雖亦不能舉詩經為證，然易象上傳「觀下化」，及楚辭九辯八「瑕加」，即其例也。

恩始第六十三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之宵合韻，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支部，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祭部，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元真合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無韻，竊以為此數句應有韻，之宵合韻之例已見徧用第四十三，而元真合韻之例則已見厭恥第十三。守微第六十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之部，其脆易判13，其微易散。元部，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祭元通韻，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魚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元執故無失。祭祭通韻，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之部

世瑛謹案江氏以「持謀」為韻，日之部，「散亂末」為韻，日祭元通韻，「土下」為韻，日魚部，竊以為不當如是，首二句江氏以其句法相同，而認為押韻，何以三四兩句法亦同，又不認為押韻耶。又「為者敗之」以下七句亦有韻，江氏

注13 謹案此係從讀古逸叢書本老子改，四部叢刊本判作破，則與散為歌元借韻，詩經東門之枌二章「差原麻麥」可以為證。

則不認為有韻，然其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又以為有

韻矣，似有未安。至脂祭通韻之例已見無爲第二十九。

後已第六十六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侯魚通韻，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陽東通韻，處前，而民不害。祭元通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八句應有韻，侯魚通韻之例見厭恥第十三，陽東通韻之例見歸根第十六，而祭元

通韻之例則見守微第六十。

愛已第七十二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脂元合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二句應有韻，脂元合韻之例已見淳風第十七。

戒強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陽東通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無韻，竊以爲此四句應有韻，陽東通韻之例已見歸根第十六。

天道第七十七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侯部，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侯魚通韻，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侯部，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之魚借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無韻，竊以爲此數句應有韻，侯魚通韻之例已見厭恥第十三，而之魚借韻之例亦見去用第四十。

獨立第八十

甘其食，美其服，之部，安其居，樂其俗。侯魚通韻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四句應有韻，侯魚通韻之例已見厭恥第十三。

類質第八十一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元都，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魚支合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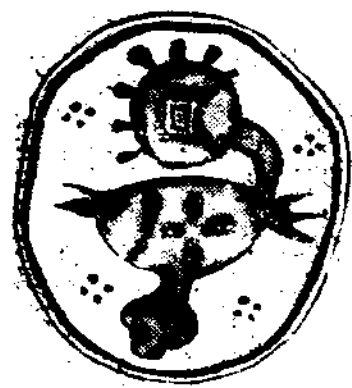
世瑛謹案此章江氏以爲無韻，竊以爲此四句應有韻，魚支合韻之例雖不見於詩經，然楚辭九章悲回風「積擊策迹適愁適迹益釋」，九辯九「知譽」亦足爲證。

說蓬萊

世人每稱日本曰「蓬萊」，或曰「蓬萊三島」，一稱「蓬瀛」，文人尤喜用之，故世俗不察，沿用弗革；其實此名稱頗有張冠李戴之嫌。考蓬萊一詞見於史記封禪書，方士神仙家比爲仙人不死之地。秦皇漢武以好大喜功之帝王，鄙儒生議封禪不能勝說多乖異，乃起用方士；方士則侈談神仙，靈藥，長生久視，言海中有蓬萊仙者；上乃發船使人求之，終無有驗。是蓬萊一詞，乃泛指海上之仙山，非指日本而言也。

今世吳大帥之故鄉爲山東蓬萊，地屬齊，而方士多齊產。海上仙山曰蓬萊，陸地亦有蓬萊，則蓬萊乃「公名」，非「私名」。以愚考之，蓬萊者乃我國保存複輔音之古語，用以形容山丘之名詞也。其音傾爲PL，故一作「部婁」，「培婁」，「附婁」。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部婁無松柏」，杜征南注：「部婁，小阜。」墨子佚文：「培婁之側，則生松柏。」風俗通山澤篇言「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阜，名之爲部矣。」字一作「皓婁」，見淮南原道訓高注，一作「杯樓」見史記滑稽傳淳于棼傳；一作「附婁」，見說文阜部。是培婁爲小丘之意，又爲齊人之言，與齊方士稱海中仙山曰「蓬萊」者，蓋同一語源。又考禮記禮器篇：「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鄭氏注，配林，林名。愚意配林爲培婁若蓬萊之音轉，此數句比類取義，故曰齊人祭太山必先祭小丘也。

蓬萊爲小丘之別名，則凡水中島嶼露出之高地，類得曰蓬萊。渤海黃海中小島甚多，如廣島列島，長山列島，星羅棋布皆得曰蓬萊。日本雖亦爲島，然其島大矣，且古時交通，或未必及此；故稱日本曰蓬萊者，乃字義之引申與語彙之轉用，非其朔義也。



跋軟塵私議並論雅片戰時朝中之政策

陳嗣初

軟塵私議鈔本一卷十九則，爲林姻丈清齋（源靖）舊藏，文爲侯官林文忠公（則徐）長曾孫，此冊云自故紙堆中檢得者，卷面署軟塵私議四字，下注子方，芋邨，藹山，仙圃述。軟塵之意，蓋取於「十丈軟紅塵」，以指京華，而私議焉者，則特紀所見聞，以別於邸報官書。所謂子方等數人，其姓名，爵履，行誼，斯無可考度皆文忠摯友，而當時居官京師，接習貴要，致書於文忠所云或出之口談，而筆錄成冊者。其中所述，雖爲零篇瑣語，要多鴉片戰中之珍貴史料，而關於朝中意向之隱秘，尤爲世人所未及知者。按其年事，則爲白門訂約前後，時道光二十二年（西曆一八四二），距今適爲百年紀念也。歲甲戌，文携此卷來於先生處所，嗣初愛而錄之，越二載，文捐館舍，家所藏書，旋遭回祿，悉歸於燼，中多文忠公所手加丹黃之善本，及爾日朋交往復之函札，斯冊與焉，惜已！今幸藏此鈔副及余所知，同鄉中郭文嘯麓（則澐），方丈策六，（兆鼈）林丈宰平（志鈞）均有錄本，郭丈且曾徵引之於所刊十朝詩乘，而外間知之者，則極寥寥。鴉片戰爭之關係於百年來史局，夫固盡人而皆知，信史之完成，有待於文忠之周備。不佞年來，涉獵中國近代史籍，於斯役前後因果，尤感興趣，爰錄是冊所記，畧加考跋，附論當時和戰兩派勢力之消長，以求正於博雅君子之究心百年來運會之消長者，聊效蕪蕪，敢聆一得？

軟塵私議

(一)

和議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

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

(二)

怡奏陝夷索還台灣已殺之俘，上曰：「這個東西不過又要我找些銀子罷了。」蓋以其未有大志，惟在圖利而已。

(三)

夏秋江南告警，天津戒嚴，都中大老，競赴平谷縣置屋，從其妻孥，以其地距京都百五十里，四圍皆山隘，足以避兵也。彭春農謂人曰：「他日九門戒嚴，則吾必在平谷矣。」人人如此居心，而使夷艘至天津，則北京必不可問矣。

(四)

杰夫到處寓書，謂石甫欺夷船僅此一隻，貪殺冒功，他日台灣恐送于石甫之手，寓書如此，則封事可知，其在都逢人說項者又可知矣。故其參奏盧托，非爲公也，乃與石甫爲難也。

(五)

中拿問前，發出硃諭原有靖逆在內，又行圈去，隔了許多日，始將三師交部治罪，然未嘗有革職字樣，小軍機以問潘，潘曰：「既是治罪，自然應革職了。」又以問穆，穆曰：「主上未云革職，叫我革他們職，我則不敢。」是以旨內竟無革職之語，迨刑部議上，始行遠問兩將軍一參贊之罪。旨內原有等差，刑部司員，頗難位置。大司寇云：「不管他好歹，總是斬監候」。衆頗服錫氏之風力，然衛翁亦與有力焉。

(六)

吳人刊芝相行樂圖，售於市中。繪一大鎖鎖其口，又繪數鐵釘釘其手足，蓋譏其伴食默默也。功甫懷此紙入都，呈於乃翁，乃翁之引退，芝翁不能從。星齊兄弟又從而尼之。功甫命題「管子得君如彼其專也」三句，課其子姪，快快而歸。閱官抄，知芝相亦曾請假兩次，仍復補假。殆有欲罷不能之勢歟？

(七)

卓相近來光景大差，以兼尹勸捐，親登富戶之門而央懇焉，致被擲出。物議沸騰，有蜚語責其收取，門生從中染指，竟兩月未召對，嗣因捐輸絕響，始復召對，諭令妥辦，於是又續勸五萬金，又搜括殆盡矣。

(八)

文正仍寓郡中，見客則扶杖尙儂，頗有尉遲詐風之意。

(九)

竹軒光景不穩，白簡亦多，大抵有辛氏代之，兼圻中將無其人矣。玉坡聲名洋溢，請假時比戶延僧諷經填塞閭巷，減壽以代中丞請禱，此事已達宸聽矣。杭人有對云「海未定，波未寧，一中丞憂民憂國，威不揚，逆不靖，兩將軍難弟難兄」，又有一續戲目云，「王中堂捐軀報國，皇太后勗主用賢」，上句人所共知，下句則不知是何造信也。

(十)

文恪之死，即縊於軍機處之別院，昨齋庭也。先一日召對力保數人，懈翁在內，上顧而言他，復謂曰「爾病未愈，可再調養數日，何必如此著急？」文恪猶刺之不休，上怒，拂衣而起，文恪執裾大言曰「皇上不殺琦善，無以對天下，老臣知而不言，無以對先皇帝」。大千批鱗之怒。次日，復赴直廬，欲俟樞臣退直而說。懷中取一紅封套，置案上。子鶴諸人咸見之。適是日事多，退直甚晚，小軍機迎謂云，「中堂相候已久」穆潘詢之，則已不知所往，覓之乃於茶房別院縊焉。紅封套猶在懷中，亟令與夫昇歸救治不效。苦心孤詣，如此文字，不謂小厓受人危言恐嚇，乃付之一炬也。文恪七日回煞之夕，靈幾前磁器祭物，拋擲塵粉，無一完者。棺前所布灰砂，盡一人字甚大，又于前後左右盡無數人字，又極小，沒有寓意。或云，文恪陰靈時於海澱往來，短後行裝，日晨輒見。

(十一)

江浙每一敗仗警報，樞相輒相顧曰，「如何？」蓋謂不出所料也。此次練立人召對兩面，頭一次詢，「汝在嘉定，距吳淞若千里？」府「四十餘里。」問「吳淞打仗情形，汝知之否？」對「砲聲相聞，故知之。」問「牛奏陳化成打壞夷船數隻，自是撒謊，我們之砲安能打壞夷船？」對「斷不敢欺皇上，實在陳化成起先打的是勝仗。」上問「何以見得？」對「是日開仗，臣聽得我軍開了七十餘砲。」上問「難道英吉利不放砲嗎？何以辨得是我軍之砲？」對「我軍砲出，其聲絀然而止，夷之砲，則尾聲甚長，如鞭炮畢剝之聲不絕，以此不同。」上問「陳化成到底如何死的？」對「確是炮打的，陳化成屍身經臣裝殮，胸前一傷，脇一傷，小腹一傷，腸胃俱出，腹中尙有小砲數十未能取出。盛暑之時，屍由葦中負出。已十三天，面如生，目不瞑，是臣親見的。」上爲之憮然大慟，謂今日起數多，明日可再選牌，次日入府，問，「汝既云陳化成先打勝仗，何以又至失守？」對「係由於七氣終餒，鼓不起來。」問「何以鼓不起來？」練無以對，上又問。練情急乃叩頭曰「臣不敢欺皇上，」佛時若有一股精兵，前往協濟，則事成矣。」上頷之，立人退而縷述於人焉。

(十二)

增果否赴粵未有明文，有旨令其自行斟酌，如須前往，卽一面起身，一面奏聞。

(十三)

近以四庫支絀，由內府開官錢局，當，各五座。爲天乾，天元，天亨，天利，天貞五字號。每號帑本五萬兩。聞共實收二萬兩，花銷已去其大半。權夥皆內府人，貂裘彩纓，飲食揮霍，人不敢與其交易，此五店所出錢票，亦無敢用之者。

(十四)

此次大捐印結，已奏明提歸充公。京官無聊，遂議令外省捐輸議叙，若無同鄉官印結不准開選分發，聞亦允行矣。

(十五)

現在部選人員供廉一節，概不准行，京倉不敷支放，議令京官六品以上職分較大，減俸米一成，是以部曹有六品大員之嘲，

與台諫疏逐小臣，恰作一對。又聞京官雙俸，此後亦將恩俸減汰，只給正俸矣。

(十二)

五公主釐降備辦匾資及一切舉動，僅限定銀兩二千兩。不敷之數，胥由內務府大臣賠墊。「何彼穠矣」曾不逮「鴛鴦社」之可觀，亦何樂乎帝王家也。且此次未經另賞府第，只給與琦侯入官之屋，零星破碎，管理婚事者代爲修葺，復賠去數百金矣。

(十七)

御膳房進膳事，近來每日只點四簋，向例以二簋賞軍機，其餘賞與內廷主位。今照舊賞軍機二味，內廷則不給，此二簋即留爲晚膳之用，不復另進矣。十月，皇后聖壽節，面諭內府大臣云「近來內廷久未賞賜食物，未免乾枯，屆期可多備麵，厚加油，俾伊等一飽。」大臣奏云「既蒙加恩，應于向例外，多用豬數口。」上云「共用豬四口，諒亦足矣。」大臣奏云「向例乃是卜口豬。」上云「此時豈是開花銷之時，猶欲報銷十口豬耶？」

(十八)

近堂爲子方舉主。子方往謁時，欲援其語氣，先由對面問起，詢以琦侯可有轉機否？「近日可笑！亦須口外辦事一轉，仍可節鉞，昨日入對時爲之說項，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師一人力保，毋乃力單。」訥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鶴翁告我以意，故敢啓齒。現在鶴雖引嫌不言，而東王，載王俱已爲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響斯應，而忠邸則惟載王之言是聽，故轉機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則林則徐一時難以邀恩矣。」訥曰「此則難耳，然總須琦先翻身，林始有望，此時衆方援琦，勢不能不抑此以伸彼也。」子方曰「近翁此言乃內造第一真切之信也。」

(十九)

春浦爲物望所歸，時思援手，無由啓齒。蓋班列第四，不能建言也。晤子方詢陝甘人才及邊疆情勢甚悉，不愧大臣風度，寒鶴訂知時事多艱，徒喚奈何，而才不逮潘穆，惟詢門生故吏，語不及公，蓋與潘，何皆別具肺肝者也。

嗣初按第一則所記和議之後，兩過忘雷情事，極見國人事過苟安之心理。據鈔本移情集卷二徐繼畲（羸環志畧之作者）致林樹梅書（見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大公報年史地周刊引），有云「自時事中變，識時務者不復言兵」。所言爲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之事，林文忠護罪之時。英人 J. F. Davis 於所著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書中亦記中國當時言官主戰聲調甚高，以爲英人不足平，及戰敗之後，乃頓如鴉雀之無聲，參之此記，可見言路主戰之紛紛之多爲一時之衝動，及覘在上之意旨。觀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及當時各家文集奏議所載，戰中主剿夷者之多，宜若對於江寧條約之利權損失，必有繼續之爭論，而由諸書所見，則當時主戰者蓋已「轉喉辭諱，絕口不提」如是則所云。以余所知言官中尙有兵科給事中董宗遠諫止和議一疏，留中不發，今存於南匯劉長華所輯鴉片戰爭史料鈔本（北平圖書館藏）及梁廷枏夷氛記聞（商務刊本）書中，蓋爲鳳毛麟角之僅見，此外則夏燮中西記事所記，邵窩藻曾持正力爭，而浙撫劉韻珂會致於議和之伊里布者英，牟鑑進十不可之說，蓋宣宗之意，初固主戰，而見（一）英人船堅砲利，非力所能敵。（二）前此料其船不能入長江者，今乃知其能。（三）長江既據，則鹽漕無出，南北斷絕。（四）英人將北上天棗，危及京畿。（五）前此料其只能水戰，今乃知亦能陸戰。（六）滿蒙將領，更無可用之人。（七）國內情形不安，不了此局，內亂將起。（八）英人並無土地野心，所求不過通商。（九）防費浩鉅，不如以此款撫之。（以上各點，散見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參看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二期，陳鏊，黃恩彤與鴉片戰後外交）故卒徇伊之請，宣示和議，上意既定，進言者遂不以主戰爲詞矣。

按第二則怡者閩浙總督怡良也。所謂台灣已殺之俘者，蓋當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年二月有英船二艘（*Nerudda*, 及 *Ann*）遇風觸礁於雞籠，原非尋常而來，兵備道姚瑩及總兵達洪阿奏謂「計誘洋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及白門議款，英人執此爲難，欲以鎖道抵罪，上諭怡良渡台查辦，逮問姚達，中西紀事所記「台灣之獄外則耆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伎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當時實鎮道於劾典，輒以恐誤撫局一語，奉爲金針。」爲宣宗僅示薄譴完案。觀此則所記，可見宣宗當時對英人之見解，認爲其無土地野心，認爲於此舉不至堅執，頗有成竹在胸也。

按第三則彭春爲待講學士彭邦時之字，所記可見當時都中達官之張與畏怯，其中尙有不少素日高唱勦夷者也。平谷屬

順天府轄，爲京中視爲避難之樂土，番禺葉遐庵（恭綽）所印曾剛甫（習經）盤庵詩存中多有平谷唱和諸詩蓋庚子拳亂之時京官亦多避往平谷也。

按第四則所記之杰夫爲榜眼何冠英字，乃不滿於姚石甫者，石甫當時，甚爲清議所贊許，所著東溟文集中自辯其獲罪之冤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中記石甫蓋與林文忠極相得，而逮訊之時，台諫交章論救，山陽魯通甫（一同）特作功罪狀化鳴不平，甘泉汪孟慈（嘉孫）。痛哭幾失明，既抵都，一時名公卿爭枉車騎出迎，凡至長辛店者三十餘人，曾文正公其一也。建甯張享甫（際亮）自閩僧之入都，同入刑部獄，怡良渡台逮鎮道，其兄少司寇斌良貽以書曰，事關千秋公論，苟兄斟酌，何以入先塋，合之斯則，可見當時之士論，然當英船之至台灣實非尋常，石甫所爲亦略有冒昧之處，惟有交戰之時，固未能遽察也。射鷹樓詩話又記，石甫赴復後分發陝西，琦善爲總督，姚見之，樹其大指曰，三哥屈居在此，然名滿天下，如琦善者，固洋務鼻子已白矣，鼻子白者，劇中丑角之扮像，語殊有趣，并錄於此。托盧二人未詳。（或爲嘉慶二十五年九月軍機大臣托律，盧蔭溥以撰遺詔錯誤，免直之事，與何有關。）

按第五則牛者兩江總督牛鑑，靖逆者靖逆將軍奕經，三帥即奕山，奕經，文蔚，潘者大學士潘世恩，穆彭阿，錫民爲刑部尙書李振祐之字錫民，蘅翁學爲禮部尙書祝慶蕃之字蘅畦，此記可見。穆相之祖護罪將而巧爲設詞，而朝中滿漢分野政策之不同。新世說所記「奕經駐節蘇州，往來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饈，窮極理異，其幕客鄂某，復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天寒風雪，廉幕壁衣之屬，皆以紹狐灰鼠爲之，圍爐飲酒，侑以管弦。如此行軍，豈能不敗？奕經，文蔚獲罪後與琦善旋奉起用之詔，以御史陳慶鏞力爭刑賞失措而止，（見籌辦夷務始末及陳箬籬經堂集，稿即張亨甫所撰，見謝章叙，賭棋山莊全集）事爲人所共知，而此時李祝二人毅然定罪之風力，則未有言之者。祝於戰時固主勦夷甚力者，於所著祝大宗伯疏稿（北平圖書館藏有刊本）可以見之。由林文忠雲左山房詩文集（國學扶輪社石印本，不多見）所載龍樹院雅集姓名祝氏與黃樹齋（爵滋）等均在其內，可知與文忠相交游。當時滿人多主和以穆彭阿爲領袖，漢人多主戰，以林文忠爲中心，儼爲兩集團也。

按第六則所記芝相爲潘世恩之字芝軒，功甫爲其長子曾沂，星齋其次子曾瑩也。世恩爲當時漢大學士首席，一般主戰之漢人，多望其能竭力主戰，援引林文忠，而實際上漢大學士之勢力，遠不逮滿洲首揆，未能多所進言，劉長華所輯鴉片戰爭史料，及淮安宋笑虹所藏鴉片戰爭新史料中載有吳門秀七魯蘭仙上潘芝相書，於潘氏深致不滿，是則所記，益見其梓里之輿論。據歐陽吳見聞瑣錄所記，初林文忠爲蘇幕時，潘方丁憂在里，值歲饑勸賑，潘氏爲巨富，而捐輸獨少，林施權術強其輸粟，由是潘深怨之，故傾軋不遺餘力，其事殊同佐證，按之此則所云，潘之二次請假又銷假，及功甫之諷示情事，可見其有實不得已之苦衷，所謂「外歡請議，內疚神明」者也。及文宗卽位，潘與杜受田，曹履泰等卽力薦林文忠，大有籍贖前愆之意，益知此時實爲權勢不敵穆彰阿而噤口，嫌怨之說，固未可據也。

按第七則卓相爲卓秉恬，所記可見當時，財田之困乏，以相位之尊致爲富戶所揮斥，第八則文正者未知何人，玩其詞意，乃生存之人，當時前後諡文正者爲曹振鏞及杜受田二人。曹於道光十五年已前卒，杜則此時未甚顯貴，度皆非是，所謂文正者或爲瘦詞隱語也。

按第九則所記竹軒者乃浙江巡撫卞雲之字，有莘氏指伊里布，玉坡爲浙江巡撫劉韻珂之字。據夏燮中西紀事謂劉韻珂以軍事委之裕謙突山，已則專固浙防，浙人德之，觀此節所記，可見浙人感戴之深矣。所謂憂國憂民者，特使浙省免於兵禍，以隣省爲憂，並非以其能捍守疆圉也。清史稿劉韻珂傳，謂其性機急及事急，再創調停之說，而又慮和議成於浙省爲天下詬，乃移禍於江蘇，及撫議成，則又致書於伊里布，書英論和約有弊之處，此明己之與撫局，無與實則戰事之延及於江蘇，實非劉氏之力所能左右，英國檔案中，Lord Eden bowring to Queen Victoria之函件說明，是乃英國之預定計劃，欲以封鎖運河，以迫中國之屈服，而浙人則以劉爲能弭禍患於無形也，籌辦夷務始末中宣宗硃批劉之奏摺有朕不如爾，動輒邀譽於人之語，正與此則所記「上達宸聽」一語相映成趣，英人Davi同書亦記，劉之機巧，能置身於糾紛之外，諉責他人，於外人亦不持正面衝突，善用種種陰謀，始末中所載劉前後諸奏，初則反對伊里布之懦弱持和議，及戰事既起，英人勢盛，「兵丁心膽俱寒」劉又亟薦伊里布爲「通省

人民之所愛戴，逆夷之所信服」請速派其來浙議和，可見其善變。王嘉植左野通言云粵逆倡亂，林文忠奉命勦辦，舟次青州境，有老者登舟請見，氈帽布衣鬚髮如銀，密談五晝夜而去，識之者曰，此前督閩浙劉玉坡公約珂也，林文忠奉命討髮逆，係自福州起程卒於潮州客次，無達青州理，亦未到廣西太平之青州，此記或未可信，第可見林劉之間，或有密切關切，劉之體陳定海通商之弊，當時因譽爲持論甚正者（見中西記事）本爲主戰一派也。是則所記「皇太后勛主用賢」不知是何造信，宣宗生母爲仁宗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已前崩於嘉慶二年，孝和睿皇后鈕祜祿氏繼位，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史稿記通光二十九年太后崩，宣宗居喪哀毀明年崩駕，倘有勛主求賢之事，想爲史臣所樂道，以京中在官者無所聞，而浙省市民反有傳說，當係無根之談也。

按第十則，文恪爲大學士王鼎，懈翁爲鄧廷楨，小匡爲王鼎名沆，薛福成庸齋筆記所謂編修某者也，文恪屬諫之舉，庸齋筆記及陳庸祺郎潛紀聞，清紀尚書蒲城王文恪遺事，曾寅光逸事識事等均記之，諸字所載情事相同，而記其歿之處，則稍殊，此節言之經歷，嬰較所信。近人魏應麒作林文忠年譜據東華錄，及清史本傳謂文恪歿前數日，均在假中，因謂其事爲子虛者，殊有過信官書之弊，蓋清制大臣請假期中並非不能上摺，觀翁文恭日記，庚申九月大學士翁心存上摺挽留軍駕，其時已以失察革職留任，辛酉十二月，二十日，上摺言南中事，其時正在假中，此記文恪扶病入軍機候見樞堂，正因欲明上摺之故。林文忠輓詩有「祝宗新死」之語，亦可爲證，此舉後人或笑爲迂腐，而實代表中國文化之精神，以身殉道者也。

按第十一則練立人爲嘉定知縣練廷璜，此則所記樞相相顧之言，表現主和派之見解，中國兵力實不足以敵，非言和不可，其對於形勢之識，亦不得謂不較清切，宣宗詢問之言具見其非庸主，所謂「我們之砲安能打壞夷船」之言，亦表示其戰敗後對於雙方武力之估計，有所改變，故政策乃一變而主撫。惜於創痛鉅深之後，未嘗有發憤圖強之舉，未及數年，仍恃徐廣縉葉名琛以民抗夷之政策，卒至戰禍再起，又無術挽回也，記陳化成之忠勇，亦足以補史傳所未及。

按第十二則所記者嘗英也。夷務始末卷六十七載江寧議和後，以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粵議通商細則，英人以議和之時，本有嘗英在內，今獨伊里布一人赴粵，疑有變故故請浙撫劉韻珂代奏，上諭以問嘗英，嘗覆奏謂英人不知嘗在兩江任上亦係辦理

通商事宜實與赴粵無異，且已告英人前在南京幫辦和議之侍衛咸齡，布政使黃恩彤均已赴粵，無殊嘗之親往，此則所記當爲此時相近，朝中不知究竟，故令其自行斟酌也。

按第十三則至第十七則所記，可見戰時財用之匱乏，及宣宗極力撙節之情形，然如第十三則所記，四庫雖支然而所開錢局，皆內府人，「貂裘彩纓，飲食揮霍」蓋仍視此爲「當差事」非「做買賣」，在此情形之下，自無人敢與之做交易，則徒費官帑，不惟無補於絀矣。中國舊時國字謀開源之結果多類此。第十四則所記可見官吏失一生財之道，必另闢一途徑之伎倆，宣宗之節儉，史所習稱，而其儉不中禮之處，尤爲諸家筆記所樂，而無如此第十七則記壽辰瀆麵之盡致以天字聖壽，僅以瀆麵爲賞賜，而獨斤斤於數豬之數，亦難乎其爲玉食萬方矣。然此點亦殊見宣宗之精明，以國字多難，非開花銷之時，有異於平日，可以報銷十口之豬，具見其憂心國事，又非後來之割地喪師，獨復鋪張萬壽者所可同日而語矣。

按第十八則近堂者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鶴翁者穆彰阿之字鶴軒，忠邸卽恭親王也。此則所記尤可見當時政局之內容。世人多以爲穆彰阿一手包辦和局，而傾陷林文忠不遺餘力，如有不共戴天之仇者。觀此可以尋味，穆雖與琦善嘗英伊里布一派滿人。同爲主和，爲之庇援，而政策之決定，仍操於宣宗一人之獨斷，穆且不敢暢所欲言。他人自不能言之必聽。穆欲援救琦善。不能不自避嫌，而託之於訥爾經額，訥亦本不敢言，以穆授意互相爲用者，而其力得力尤在恭親王之言爲宣宗所聽，其用心良苦，而其成功亦非易易也。王闡運祺祥故事記宣宗寵愛恭王，有傳位之意，於此徵之，良非無據。此時穆等爲援救琦善之故，乃不得不抑林則徐，必俟琦翻身後，林始有望，此種解釋，實甚近情，穆果真欲傾軋主戰者，則林鄧之遺戍，恐無賜環之望，鴉片戰爭之政策可分爲數時期，初爲黃爵滋首議煙禁從，林文忠獨排衆論，力贊其成，宣宗既痛煙毒之普遍（據英人所記有其長子實由吸煙而死，其論無徵，而當時煙禍遍及全國，宗室親貴公然吸食，太監私行販賣者，（見實錄）兵丁吸食而不能作戰者（見故宮博物院檔案）實使其觸目驚心」而尤怨懼白銀之漏卮，乃特派林文忠赴粵查辦，文忠既抱「煙一日不絕，一日不離粵」之決心，而宣宗又連諭以朕不懼汝孟派，但恐汝畏慮，是爲第一期之激烈政策。世人多以文忠極力主戰。而戰則必勝，其實文忠之目的，在於拒毒，固

不好戰，亦知武力之不足恃，其後曾允英人轉圖機會，而宗態度則日趨堅決（見夷務始末）及英船北上，乃遷怒於文忠辦理之不善，而使琦善主撫，琦善初未必媚外，但誤解英人來意，乃爲怨訴林則徐，及至粵交涉，始知事之棘手，迫而議和，割地賠款。又爲宣宗所不滿，而仍主戰，此時言官歸咎琦善，藐視英人，主戰極烈，如清史稿所載金應麟。陳慶鏞，蘇廷魁，朱琦等右「三直」「四虎」之稱，及屢戰屢敗，伊里布、耆英等復請言和，宣宗亦知戰之不可恃，卒允和議。蓋專制政體，君主意見之轉變無常，政策亦飄搖莫定，文忠因獲罪，琦善亦遭重譴，穆彰阿因爲宣宗所寵任，非能左右一切者也。吾人研究當時政策，實應首先注意於宣宗之態度，夷務始末中諸疏之硃批雖措語無多，最可玩味，參之此則，尤易了然。又陳夔龍、夢蕉、亭什記言軍機處最爲重要，自雍正歷五世咸豐，爾時天子當陽，乾綱獨斷，任是差者不過秉承意旨，撰拖詔諭，靖共夙夜，卽爲盡職，當時聖躬憂勞，如是厥後，兩宮垂簾。親賢夾輔。一國三公事權不無聲援。黨禍道因之而起。所論甚確。道咸時候之天子。實爲日理萬幾。宰輔大臣之權不重，而言路之建言，亦非由門戶之見，亦應注意者也。

按第十九則春浦爲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祁寯藻字，何者軍機大臣宗人府府丞何汝霖也。此則所記那時思援手，指授林文忠而言班在第四者，道光二十二年軍機班次爲穆（彰阿）潘（世恩）王（鼎）賽（尙阿）何（汝霖）（見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鶴汀爲賽尙阿字，中西紀事，白門和議，祁獨持正力爭，李孟符（岳瑞）春冰室野乘記穆彰阿事有言「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約，穆一人實專主人，王文恪既薨，祁文端尙力爭，然文端在軍機爲後進，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愈得志，然王祁兩公之忠，宣廟未嘗不知之，傳聞和局既定，上退朝後，負手行便殿階上，一日夜未嘗暫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歎，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啓，令內侍持往樞廷，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卽以授之，並囑其母爲初寯藻所知，蓋卽論議和諸臣畫押訂約之廷寄也。」可與此則相參證，宣宗之議和，實公於不得已，故於初有所忌憚，羅惇融、拳變餘聞記拳壇所祀之神，最奇者爲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一期，醒君義和拳與祁文端引春冰室野乘謂祁既於片戰爭以反對和議之忠臣著聞宜揭舉「扶清滅洋」之義和拳所供神中有之也。說頗不通。文端主戰議史傳略而未詳，由此則與李氏所記，足以見其所志矣。

九歌湘神考

第四章 漢水二女傳說的演變

孫作雲

一 漢水二女與周昭王

傳說的演變是有黏着性的，往往遇着和它有關的人物便附麗在那個人的身上，不管那個人的性質合不合，也不管年代對不對。湘水二女和漢水二女的傳說皆是如此。前者已見上，今單言漢女。

楚爲東方民族，殷亡國以後，楚與東方諸族共同反周。故周初成王周公不時興師伐熊盈徐奄等族，古籍及周初銅器銘文多載其事。周昭王卽位後，仍繼續此種征討伐，向長江流域發展。但他的征伐是失敗的，他自己還被楚人溺於漢水。這是一件劃時期的大事，從此以後，周的武力向未達到長江流域。銅器中有鞅毀，銘曰：

「鞅（御）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寶鬲彝。」

又過伯毀銘曰：

「過白從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寶鬲彝。」

又有鞅毀銘曰：

「鞅從王伐荆（荆），孚（俘）用作（作）鬲毀。」

唐蘭先生謂此三器皆昭王南征時器，其說郵編。按其事又是於左傳僖公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賁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見於古木竹書記事：

「十九年天大噎，雉免皆震，喪六師于漢。」

楚辭天問亦問及此事：

「昭王成巡，南土爰底？厥利維何，而逢彼白雉？」

可見此事流傳如何之廣。因為周昭王溺于漢水，鄭交甫所見的漢水二女便又和昭王發生着關係。題王嘉拾遺記卷二曰：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媿。使二人更搖此扇，待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輿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

昭王之二女名延娟延媿，與娥皇女英，宵明燭光同為對偶之名，乃後人隨意命名，此與湘水二女傳說相同之點一。周昭王的二女祭祀在三月上巳之辰，與湘中怨辭所載：「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的記載全同，可見湘神漢神的祭日全同，吾人由此一方面能推知湘神漢神之為一神，他方面更可以知道兩種傳說皆源於同一的禮俗。此其二。昭王南征而不復，溺于漢水，二女亦沉水中為水神；舜與南征不返，道死蒼梧，二妃追之不及，因溺湘水為湘神，故事的結構又完全如出一轍！此其三。最後周昭王的二女辯口麗詞，與鄭交甫過漢皋臺下所見的辯女，皆習於辭，此點亦完全相似，此其四。只於周昭王的二女亦為二女，更是不用說的了。由此可知周昭王的二女亦為二女傳說所演化，此故事為二女故事中之另一小枝。

二 漢水二女與孔子

在春秋末年孔子周遊列國，他的足跡也到了楚國的漢水流域。因為孔子到過漢水流域，所以漢水二女的故事又黏着于孔子身上；雖然在性格上二者是決不相容的。節錄本韓詩外傳卷一曰：

「孔子南遊適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璣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按此文顯有刪節，大概後儒以為孔子是聖人不應當這樣和女人胡調，有失聖人的尊嚴，所以把中間的一段浪漫故事刪去，只留首尾數句，但元刊本韓詩外傳則曰：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璣而浣者。孔子曰：『彼夫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列女傳作伏。』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聞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粲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粲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群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乘人分其貨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之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凡用

民國初年江都秦更年翻刻韓詩外傳及清乾隆間錢唐倪氏翻刻明海虞本外傳」

此文又見孔叢子及劉向列女傳（卷六辯通傳），文字大體相同。這段故事與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的故事全完相同，所不同者只是把鄭交甫換成了孔子，把僕人換成了子貢。鄭交甫親通款曲，孔子却隱在背後，叫子貢達辭。子貢的三次調笑戲謔，和鄭交甫的橋袖請佩的話也沒有兩樣；並且二者都是有韻之文，類似對唱之體，作風也全然一致，可見兩個傳說之出於一元。

三 漢水二女與羸子

徐幹：喜夢賦序：

「昔羸子與其友遊於漢水之上，其夜夢見神女。毛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喜夢賦今佚，莫知其究竟，不然一定能給我們關於二女的更有趣味的故事。此序見初學記卷七地部下引，別不他見。我想二女之與羸子，也像二女之與周昭王孔夫子一樣，因為他到過漢濱，所以二女又蠱惑他。只是羸子夜夢神女，較其他二女傳說，微有不同而已。

四 漢水二女與王懿

題隱夫玉簡疑仙傳：

吹笙女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悵而嘆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觀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

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之田，會焉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王懿所見的吹笙女爲神女，此與二女傳說相合之點一。吹笙女的好遊，常游漢水邊，與漢廣的神女好游同，此其二。吹笙女所吹之笙，卽簫，亦卽湘君「吹參差兮誰思」之參差，說詳下文，此其三。吹笙女與王懿爲男女戀愛故事，與二女傳說相同，此其四。懿與吹笙女乘舟戲於水濱，人多見之，與周昭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人多見之，故事之結構亦相同。所以，我以爲疑仙傳的吹笙女，亦爲漢水二女傳說中之一支。這些傳奇雖是文人遊戲之作，但一定是根據俗說而成的。我們在這裏不把它當成小說看待，而把它當成民俗學上的記載看待，拿它和詩經漢廣，韓詩外傳拾遺記互相連絡，以見一個神話的演變，是非常有趣的。湘水女神和漢水女神都有自己的子孫雲仍，二者不但本源爲一，其演變亦循着同一的路徑，保持同一的性質，更可知兩個傳說之出於一本了。

第五章 漢女湘女傳說的流風餘韻

一 襄陽樂大堤曲

我從九歌的湘君湘夫人追溯到詩經周南的漢廣。我說九歌中遺佩遺襟的湘水二女就是解佩與交甫的漢水二女。我更敘述湘水二女與漢水二女在後代傳說的演變。然則在周南九歌以後的文學中，在地望上，在神話傳說上，在文學傳統上，有繼續此種系統的

作品嗎？我說有的，那就是六朝樂府中的襄陽樂，和大堤曲。

一個傳說的流傳多廣及於一個大的區域而不限於某一特定地點。如鄭交甫見二女的傳說蔓延現在的湖北全省，襄陽志有解佩渚，安陸志有漢皋亭，而一縣之中又有數處，可見傳說是不固定的。但漢皋二女的神話大多數皆云在襄陽。後漢書卷三二郡國志：

「南郡……襄陽有阿頭山。」注引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縣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北山下，曲隈是也。」

水經卷二八沔水中：

「沔水又東過襄陽縣。」注曰：「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郡國志襄陽之阿頭山，當即萬山又名漢皋山。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二：「萬山一名漢皋山，在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云：「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

「襄州……萬山在縣西八里，一名漢皋山。習鑿齒襄陽記云：山北隔沔水，父老相傳即交甫見遊女弄珠之處。」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十二

「解佩渚在襄陽縣西十里，皇朝郡縣志云：「即交甫見二女之所。」弄珠灘在城北泮。」

襄陽有漢皋二女的風流故事，在詩經的時代爲漢廣之詩，在戰國末年爲九歌，在六朝時代便爲襄陽樂。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八引古今縣錄曰：

「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

又見舊唐書音樂志。宋書卷一九縣志又曰：

「隨王曰在襄陽造襄陽樂……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隨王旦所作的襄陽樂既然「詞多淫哇，不典正」，那嗎，他所依據的襄陽女兒在夜間所唱的歌詞，當也淫哇，不典正。我以為這些風流的襄陽女兒當是受了漢皋神女傳說的薰染。所以才有這些淫哇之詞；她們所歌的當不外如漢廣，湘君湘夫人所歌的遺佩遺襟等一類風流故事。

襄陽城又稱大堤城。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曰：

「襄陽城有古堤，皆後漢胡烈所築。嘗爲襄陽太守，惠化及人，塞補決堤。民因歌曰：「警春之陽，如冬之日。耕者讓畔，百姓豐登。惟我胡父，思惠難忘。」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二曰：「大堤城，寰宇記襄陽大堤城，今縣城也。荊公賦遊峴臺詩：城似大堤來宛宛，溪如青漢落潺湲。」

襄陽城爲大堤城，故襄陽樂中又有大堤曲；換言之，襄陽樂與大堤曲爲一事非二事也。樂府詩集卷四八引古今樂錄曰：

「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又有大堤曲亦出於此。簡文帝雍州十曲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

今錄襄陽樂北渚數曲，以與漢廣，湘君湘夫人相較。襄陽樂：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上水郎櫓篙，下水搖雙櫓。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

「江陵三千三，西塞陷中央。但聞相隨否，何計道里長。」

「黃鵠參天飛，中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歡今定憐誰。」

「女蘿自微薄，寄託長松表。何惜負霜死，貴得相纏繞。」

簡文帝雍州曲北渚曰：

「岸陰垂柳葉，平江含粉蝶。好值城傍人，多逢蕩舟妾。綠水濺長袖，浮苔染輕襪。」

孟浩然大堤行：

「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々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珠彈，遊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爲誰發。」

張漸襄陽行：

「襄陽傳近大堤北，君到襄陽莫迴感。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

劉禹錫贈歌詞：

「春江月出大堤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罷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以上所引諸詩皆爲情詩，此與漢廣九歌相同之點一。梁簡文帝北渚曲之北渚卽九歌之北渚，此其二。諸詩所詠皆爲春季，孟浩然「踏青二三月」，我以爲諸女狎遊之日，亦卽上巳之辰，與湘神祭祀，（沈亞之湘中怨辭）漢女祭祀（拾遺記卷二）之日同，此其三。襄陽之女夜遊，孟浩然大堤行曰：「遊女矜羅襪」，劉禹錫贈歌詞曰：「隄上女兒連袂行」，與漢廣的遊女，其女好遊同，此其四。所以無論從地望上，文學上，傳說上看，襄陽樂大堤曲與周南漢廣、九歌湘君湘夫人是同一系統的。前者可以說是後者的廢續。

甚實指明襄陽樂大堤曲與詩漢廣所言爲一事者，宋人早已先我而發。第一個就是北宋王質，詩總聞卷一曰：

「此詩（漢廣）當在夏口附近，今傳莫愁曲在石城，今鄂州也；襄陽縣在樊城，今鄂州也。襄陽縣襄陽曲，雍州曲，襄陽銅蹄皆曰「大堤」，「北渚」。大堤在襄陽之西，北渚在襄陽之北，三洲曲，采桑度皆江漢之間游女事也；當是相傳江漢故事，以爲美談。」

王質把今見樂府詩集卷四十八西曲歌中幾乎大半的詩，皆解爲與漢廣有關，實在是驚人的卓見，使我們不能不佩服他。他除了我所舉的襄陽樂，雍州曲，大堤曲又舉出莫愁曲，襄陽銅蹄，三洲曲，采桑曲，幾乎把湖北的全部歌謠，全都包括在內，比我的見解更爲大膽，更爲深入，可以補苴我的不足處。王質的這種看法是對的，我將在後章裏與以說明。可惜王質的詩總聞在後代並不被人稱述，這是很不幸的。在王質之後就是朱熹，詩集傳卷一曰：

「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又引劉氏曰：「大堤，漢水之堤，宋隋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有大堤曲，古詞云云。」朱子之書見重於後世，此說亦最爲道學派的註家所不滿；然而比起王質來，他的意見已經溫和得多了。

清尹繼美：詩管見卷二曰：

「詩不曰江有游女，而曰漢有游女者，近漢之女好游，其土風固然也。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李注引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酈氏水經注云：「方山下水曲之隈，漢女昔游處。」（後漢書注引襄陽記說同。）方山一作萬山，（孟浩然萬山潭詩：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在今襄陽。劉宋隋王誕襄陽樂云……梁簡文雍州曲（通典云：雍州襄陽也。宋文帝割荊州，置雍州，號南雍。）唐人襄陽曲辭，皆相類。今襄之樊城，遊女猶盛。」

朱子王質尹繼美既然皆有此意見，足徵我所說襄陽樂大堤曲是漢廣九歌的賡續，是信而有徵的。並且據尹繼美說：「今襄之樊城，遊女猶盛」，可見此風至今而未替。我們在這裏正應該用現存的古風來和上古的風俗，互相印證比較，以推求其本源流變。我在此要附帶聲明一句的就是我有此意見時，尙未讀王質尹繼美之書，朱子所云，早已忘了。

二 竹 枝 歌

九歌湘君曰：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卽箏。王逸注曰：「參差，洞簫也。」文選卷一七王褒洞簫賦：「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說文竹部曰：「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應劭風俗通卷六音聲篇曰：「尙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

一尺。」然則九歌吹參差者即吹簫也。

簫爲舜所制作。尙書車陶謨曰：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案今本在益稷篇）

鄭康成曰：「簫韶，舜所制樂。」簫一作箛，說文竹部曰：「箛，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箛韶。」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三八引世本曰：「簫，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考又曰：「韶簫，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十二之數，聲之所由生也。」漢書禮樂志：「簫勺羣慝」，注引晉灼曰：「簫，舜樂也。」御覽八十一引樂動聲儀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北堂書鈔一〇五引樂緯叶圖徵：「舜樂曰簫韶。」隋書音樂志：「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諸說皆出于同源，不更引列。

湘水二女爲舜妃，舜既爲簫的發明者，則湘君有參差之文，二女傳說又有湘妃竹的故事，正不是怪。我以爲湘妃竹故事，或即出於舜作簫的傳說。晉張華博物志卷八：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斑斑然。」此外在詩文中說到湘妃竹的故事真是舉不勝舉。這傳說也不是偶然的，它也有它的前身的。

從舜作簫，二女泣竹的故事，更孳生出竹枝歌。第一首竹枝歌就是講舜與二女的故事，唐顧況竹枝詞曰：

「帝子蒼梧不復歸，洞庭葉下荆雲飛。巴人夜唱竹枝後，腸斷曉猿聲漸稀。」

在傳說上竹枝詞所歌詠的故事與湘君湘夫人所言者顯然爲一事。祇於二者皆爲情歌，其他望皆指荆楚，更無須乎說明的了。所以它和襄陽樂大堤曲之與詩經漢廣的關係一樣，乃是直接承襲楚辭湘君湘夫人而來的。

竹枝歌是民間的謠曲，因為它生長於民間，所以還能保存許多原始的傳說。殆至這種民歌爲文人學士所模倣以後，因為他們脫離了民間的生活，當然也不明白民間的古老的傳說，所以他們所作的竹枝歌祇是自己抒寫情思之作，而與竹枝歌的本源，全不相涉了。最有名的劉禹錫的竹枝詞，白居易，李涉，孫光憲的竹枝歌皆不及舜與二女之事。而李涉之竹枝歌四首轉及巫山神女之事，這是因爲竹枝歌是楚蜀一帶的民歌，巫山神女爲楚地盛傳的故事，所以詩人也把它攝製入詩了。

唐宋及以後民間所唱竹枝歌的情形，我們由於劉禹錫的竹詞歌序可知：

「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訃如吳聲。雖儉俸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

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七開州：

「巴之風俗，皆重田神。春則刻木處祈，冬卽用牲解賽。邦巫擊鼓，以爲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

又卷一百四九萬州：

「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娥眉嶺作雞子卜，擊小鼓唱竹枝歌。」

清崔邑俊夔州府志卷一六引舊志曰：

「竹枝歌，唐劉禹錫白居易皆嘗賦之，淒婉悲怨，蘇長公謂有楚人哀屈弔賈之遺聲焉。鶴林玉露載宋時三峽長年猶能之，今亡矣！」

由以上三則知竹枝歌在宋時猶盛行於民間。宋時民間所唱的竹枝歌，卽唐時劉禹錫在建平所聽的「里中聯歌竹枝」，亦卽唐代諸文士所模倣的竹枝歌也。蘇長公謂有楚人之遺聲，知竹枝歌，確爲楚歌，與九歌在文學上屬於一個系統。

志書中又多言巫山女子善吹簫，能唱竹枝歌，簫亦竹枝也。明何宇度益部談資下：

「巫山女子皆善吹簫，嫁時衆女子治具送之，吹簫數日爲樂。」

「神女廟西有琵琶峽，相傳其鄉婦女多善吹笛，嫁時諸女子相與吹笛，唱竹枝送之。」

笛與簫同，皆爲竹枝也。巫山女子能吹簫又能唱竹枝，可見簫與竹枝歌本爲一事；巫山女子在嫁時唱竹枝歌，更可以顯示竹枝歌的情詩的性質，與九歌相同，真所謂百變而不離其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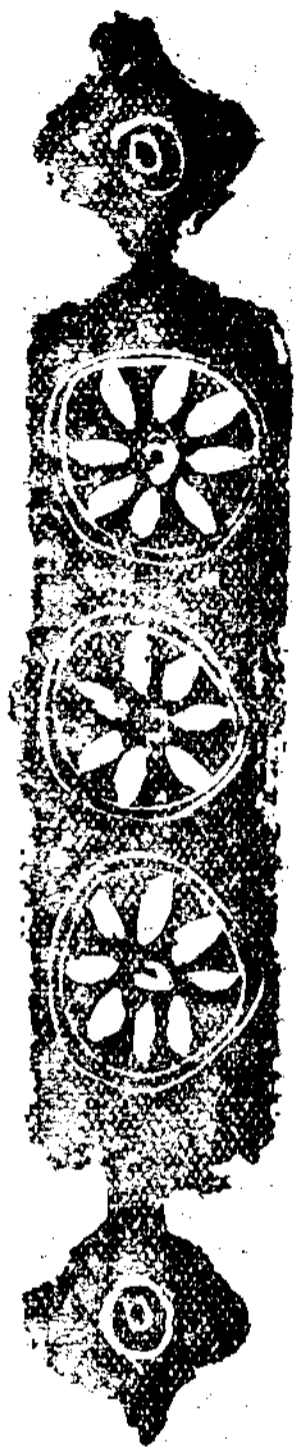
舜作簫的傳說，九歌吹參差之文，在晉南北朝時有湘妃竹的傳說，在唐宋有竹枝歌，其地望、傳說文學是一脈相承的。樂府及後代的竹枝歌可以說是湘水二女傳說的流風餘韻。（未完）

說蓬萊 二

「蓬萊」既爲海上之小山，但何以方士稱其地爲仙人所居？此點頗堪注意，亦正應思索者。古代神話傳說多有事實爲之素地，其中不可解不合理處，或由於事實之譌傳，或由於今古事異，不可概以子虛烏有目之，而豈作反面文章也！公事呈文上有一套語曰：「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亦可曰：「雖查無實據，然事出有因」。治古史者應取後一語。

然則蓬萊仙人之神話，其「因」爲如何乎？愚以爲此由紀我國先民有一部分民族自海上移居而來之事實。從地理上言之，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古或爲相連之大陸；由考古學上言之，凡巨石紀念物，凡貝塚，兩地皆有之；更以民族誕生神話上言之，孟真先生謂殷民族文鳥生子傳說與滿鮮民族朱鵲貽果傳說相同，證明殷民族或出於遼東。是則在文化上，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實屬於同一文化圈。又意仙論出自神論，神肇自祖；由祖宗神變爲天神，由天神變爲仙人，正是一脈相承，有條不紊；則方士言海上有蓬萊仙人，即等於言其先祖渡海而來，換言之，我先民一部分或出於海東，此蓬萊仙山之說之所本也。此種神話上之溯源工作，其有裨於古史研究者正復不少；因蓬萊一詞而牽及古史上之繁雜問題，正足發人深省者也。

祇於方士爲何許人，方士與儒生之關係如何？其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又如何？愚有別文論之，非此所能詳。（雲）



日本詩歌的起源

兒山信一著
王錫祿譯

詩歌的發生 日本詩歌的源泉，是以素盞命傳的「八雲」歌爲始那是用不着說的。它的源流發源於和歌，和歌最初的音數沒有一定的規則，但不久各自分立，成爲片歌，旋頭歌，短歌，長歌四種。現在把它們的源流，各加以說明。原始的民謠，爲一切詩歌的源泉，所謂 Ballad dance 爲原始的音樂，詩歌，舞蹈的結合。詩歌的源泉就在於此。在民族心理學，如 Darwin 和 Spencer 的抒情詩，都是最初的音樂藝術，以 Herder 式的舞蹈爲起始等說，都是不對的。原始的民謠爲音樂，詩歌舞蹈三者結合而成的一種綜合藝術，即 Ballad dance 爲最原始的歌謠。後世民間所行的盆蹈之類，可作爲說明這種情形的材料。這種綜合的藝術隨着文化的發展，各自分化，因之音樂，

詩歌，舞蹈三者各自獨立，可是各自分化獨立之後，三者有密切的關係那是用不着說的。我們第一不能不認爲原始時代的音樂，詩歌，舞蹈是三位一體的。其次應該說明的是詩歌怎樣從三位一體裡邊分化獨立及原始詩歌的性質了。

說到詩歌的發生，它是從民族的生產，向個人的生產演進的。原始人的詩歌是民族心理的表現，也就是原始的民謠。這里就民謠母胎的民族心理加以說明吧，第一要注意的是民族與國民是不同的。所謂國民雖是國家一要素的人民，但是民族未必與國家有關係。按常識來說，民族是和族先相同的，爲風俗，習慣言語，宗教等相同的住民的團體集合。所有的民族，都有它共通的一般民族性，各各民族都有它固有的特殊民族性，一般民

族性和特殊民族性的結合，名之謂民族精神，民謠即民族精神的表現。原始民族，如一個人歌唱，其他九十九人也都和着齊唱，成爲合唱。固然所有的民謠，都有它最初的作者，可是一首民謠總有第二第三的作者存在，也可說作者並不是重要問題，爲多數人的共通作品。所以從一首歌謠，看不出個人的心情來，只可看出民族精神的表現。而且歌唱的人，不僅和他同時的人一塊歌唱，同時還傳給下一代的青年們。這樣口頭相傳承之間，歌謠裡邊，自然就裝進去多數人的情意，因之文學的詞章及音樂的曲調上，自然也就加以改訂。但那不是有意識的改訂，是無意識的變移。這樣看來，民謠是以民族性爲背景，多數個人心理綜合表現。然而到文字發達以後，可以代表多數的偉大有力的個人性出現將以前流動的傳承下來的東西統一起來，用文字記錄出來。這時候個人的創作就出現了，詩歌從民族的變成個人的了。

抒情詩和敘事詩是那一項早出現呢？據 Jacobowsky 的進化詩學，嬰兒最初的啼叫是抒情詩，因還未豫想到公衆。敘述男子戀愛的是敘事詩，因女子對於這個是公衆的。及女子回答時，戲曲就生出來了。這個說法若據 Alfred Dove 的批評，小兒的呼叫是以自己爲第三人稱。使別人知道他的心情，是敘事的，不是抒情的。所以最初的詩歌是敘事的，不是抒情的。抒情詩和敘事詩發生的先後，和音樂裡的聲樂和器樂相似，有先天民族性的基因。日本和印度及希臘比起來，日本的詩歌，是敘事詩發達較後，有敘事詩傾向的詩是到後世才見到的。日本詩歌中最初所表現的純粹詩歌，是以戀愛爲中心所歌咏的諸種人

間愛情。後世日本詩歌中頗現優勢的自然愛好歌，從它的發生原因，可以看出人間愛的成長及消失。歌詠人間愛的詩，是以主觀情意爲基因的，所以是抒情詩，歌咏自然愛的詩，是從物象的客觀凝視，經過所謂描寫的歷程，所以是敘事詩的。這樣考察起來。我想日本的詩歌，是抒情詩發生的羣前，敘事詩發生的羣後。

其次是關於詩歌發生的功利理由和審美理由的問題了。最原始的即興歌 (Augenblicklied)，雖很容易看成是因實際的功利動機而發生的，但我認爲是因了審美的動機。稍爲進步，到崇拜歌 (Kultlied) 勞動歌 (Arbeitslied) 就可以看到功利的動機，同時審美的動機，也漸漸明顯了。這些歌配合舞蹈，祭祀祈禱，勞動等的時候，歌的內容和行動是沒關係的。譬如後世的船歌，爲原始時代執棹，操船的作業歌，它的內容和作業就沒有一點連絡。減輕作業疲勞，增進工作效率，因功利的理由產生的歌，爲了韻律的幽美，歌唱和作業沒關係的歌辭，當爲作業時的享受，在歌唱時候愉悅的心情自然就發生出來，歌的審美的起原同時也出現了。隨着狩獵產生的歌，戰爭時鼓勵同黨勇氣所唱的歌，誘惑女性到外邊去的男性所吟的歌，悲傷死者所咏嘆的哀聲，這些所謂狩獵，戰爭，性愛，哀悼等若沒有實際的動機自然是產生不出來的，但這種情形依散文的體裁也可以表達實際的目的，不過用詩歌的體裁表現，是人的本性就喜歡韻律美，詩歌發生的根本原因我想這也是其一。所以我認爲詩歌發生的原因，同時有功利的審美的兩方面。二者決不矛盾。時代靠

後，功利的理由漸次潛伏，僅剩下審美的理由獨立存在，這時純粹的詩歌就發生了。

其次是詩歌和散文的關係。詩歌先產生，接着散文出現，許多的人都是這樣說。從文學史上看來，散文的出現很明白是屬於後代的。然而一切可以認為是文學起原的原始民族的 Natural 或 Nonsense Verse，它的自身豈不是含有詩歌的要素和散文的要素嗎？至少可以看成散文的萌芽和詩歌的發生是相並的，我就相信兩者的起原是同時的。原始的文學具有兩種要素，詩歌自身獨立的時候，同時也就是散文自身獨立的時候。原始時代的民謠是原始散文的小文，即原始的 *Marchen* 或 *Volkszahlung*。日本的祝詞和壽詞類的東西，可說具有詩歌散文兩種要素。然而文學史上說散文學出現在詩歌之後，也有充分的理由。一切原始文學的流布及傳承都是依口頭傳誦的，但社會漸漸進步，文化日日高上，跟着文字也發達了。以前口頭流傳的東西，文學式的固定了它們。但從口頭流動的姿態走向文字固定的過程中，散文比起詩歌來，記錄的困難是比較着多的。即詩歌是韻律的，形態比較短小；小說傳說之類，是散文的，比較的長大，所以記錄成文字的時候，按記憶及表現兩方面來說，困難是比較多的，又需要較多的勞力和技巧。說話傳說之類，往往取長篇敘事詩的形式，也是這個理由。因了這樣情形，詩歌記錄成固定的文字較前，散文記錄成固定的文字稍移，但在記錄以前，詩歌散文，都是口頭傳承的，二者的源流，可以說同時出發。

日本詩歌從發生的見地來說，以上諸項是應留意的。以下再考察一下日本詩歌的源流。

無定形詩。這里所說的無定形詩，是短歌，旋頭歌，長歌三種定形詩還未成立以前的古代詩歌。一首的句數，一句的音數不規則的雜然陳列，全體沒有一定的形式。按時代來說，大概在飛鳥藤原朝以前。即古事記書紀所載歌的一大部分及萬葉集中的一小部分。從形式來看是一種混沌的狀態，其中一些歌被自然所淘汰，到奈良朝初期，前邊所提出的三種歌體成爲定形的歌體。

這兒所應注意的，是文獻上所留給我們的最原始的作品幾乎沒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豫想的文化社會發達狀態的產品。一般原始民族的詩歌，觀察它所歌咏的題材，顯明的是富於肉感性的。精神美或自然美的抒寫很少，主要的是食慾和性慾；及後漸漸進步，多離開肉體的慾望，歌咏精神美了。這時候歌咏戀愛的抒情詩出現，更進一步，歌咏對於自然風光的感情。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古代詩歌，好多是帶肉感性的，然而仍以歌咏純粹戀愛的歌爲多，此外有戰爭，諷刺，勞動，哀怨等歌，純粹賞識自然美的詩歌非常的少。自然美的歌咏，到萬葉集的奈良朝，短歌和他的歌中才時時看到。現在如假定歌咏肉體慾望的時代爲詩歌發展的第一期，以戀愛爲中心，歌咏諸種精神美的時代爲第二期，歌咏自然美的時代爲第三期，那我們所知道的最初的日本詩歌即我所稱的無定形詩，相當上述的第二期，因那期保有第一期的餘波和第三期的萌芽。

由混沌的情勢，走向形式整齊的方面，詩歌漸次增進它的性質，也向着詩歌獨立的地位前進。在形式整齊的路程上，先從音數律去考察吧。

美哉男子（阿那邇夜志愛袁登古袁。古事記原文）

美哉女子（阿那邇夜志愛袁登賣袁。神代記）

這是男女兩神的唱和。

痛快呀！遇着了漂亮的男子。

痛快呀！遇着了漂亮的女子。（神代記）

這首比前邊的詩歌要素雖然多了，但嚴密的說來，還不能說是詩歌。

你喜歡在山打獸，吾喜歡在水釣魚，各有各的長處，以前所互換的獵具，還是互換過來吧。（神代記。原文見植村安本一八四頁）

這是大照命告訴火遠命的話，雖多散文要素，然而也含有幾分詩歌的本質。這些例已經和上述的 Natural Cy 或 Nonsense Verse 相近，它們雖尚不能認爲是詩歌，但一句的音數，已經看出是五音及七音了。且音數比較短小的句子在前邊，音數比較長的句子接續在後邊的傾向也現出來了。這兩點是考察無定形詩變爲定形詩的重要地方。

大和之原，七女艷艷，君喜爲誰，一同共眠。（神武記）

（夜麻登能、多加佐士怒袁、那那由久、袁登賣孖母、多禮袁志摩加牟。古事記原文）

這首詩的音數律是四六四五七，比較長的句子放在最後，這一

點和前述的兩點，即（一）一句的音數五音和七音最多，（二）比較短小的句子在前，長的句子在後，（三）最後以長的句子結尾，這三點爲定形的短歌，旋頭歌，長歌三者蘊釀成功的基礎，今將它們成定形詩的經過，分述如下：

無定形詩發源於原始的民謠，即民族詩音樂詩。然而如上所述，詩歌是從民族的走向個人的，從音樂的走向文字的。它的推移當然是循序漸進，不是突如其來，所以時代越古，越可以看到純粹民族的和音樂的作品，時代越後，個人的文字性質也越顯著。民族詩和個人詩的分立比起音樂詩和文字詩來出現的還早。無定形詩時代的末期，已經有純粹的個人詩出現，可是文字詩到定形詩時代，從萬葉集末期到古今集時代，才看到完全獨立。

（記紀等書裡邊的詩歌，雖可認爲是詩歌作品，但照所載的記事，好多是靠不住的。書中說是某某的歌，但未必是某某的創作，不是個人詩，是民謠或至少含有民謠性質的東西，又某歌是某某所歌咏的，但仔細考察的時候，有時是和某，全然沒有關係的民謠。而且未必是某人時代所產，雖爲當時一般人所歌咏，但它究竟出現在什麼時候呢？有時很難說定。其中有時雖與某人無關，但某人的時代有這樣的歌，於是把他以前的東西和以後的東西都拉過來，記紀的編纂者把它們和某人的事結合到一塊，構成一種傳說。又有時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歌，硬和某人的事情結合到一塊構成傳說而傳下來的也有。所以研究無定形詩的時代很困難的，但既認爲有整理的可能，今逐步考

察如下。

民族詩音樂詩若爲民謠，那麼無定形詩裡就含有民謠一般性的流動性及不整齊性。即音樂的曲調及文學的詞章上可以看到流動的情勢。又它的內容和形式可以看到不整齊，不統一，矛盾，衝突，崩壞，分裂等現象。其根本的原因，就因爲不是一個人作成，作者的格不統一，在口頭傳誦，咏歌之間，無意識中，從這個串到那個，從那個更串到其他一個，推移演變，因之一首歌缺少統一性。今舉例如下：

生命得全，早回鄉原，平群山秀，檀葉密繁。採以插頭，以樂以遊（景行記）

（伊能知能、麻多那牟比登波、多多美許母、弊具理能夜麻能、久麻加志賀波袁、宇受爾佐勢會能古。原文）

這是古事記中倭建命駕臨他界時的歌，和書紀的詞句就有些不同，雖說是景行天皇的歌，但實際這首歌和倭建命，景行天皇都沒關係的民謠。記紀兩書也不知那方正確，表示着兩個流動的形式。記裡的「麻多那牟比登波」，紀裡則爲「麻會那務比苦破」記裡的「久麻加志賀波」，紀裡則爲「志邏伽之餓延」，表現着流動的形態。考察這種流動的情由，如假定記中所傳的姿態爲A，紀中所傳的情態爲B，那麼是A爲原形，變移到B呢，還是與此相反的呢？又或X爲原形，派生出A和B呢？今列一圖式如左：

(一) A ↓ B (二) B ↓ A (三) X ∧ B

如以此三者爲主。考察起來的時候，則有其他的：

(四) X ↓ A ↓ B (五) X ↓ B ↓ A (六) X ↓ V ↓ A ↓ B
(七) X ↓ V ↓ B ↓ A (八) X ↓ V ∧ B (九) X ∧ Z ↓ B
(十) X ∧ B ↓ A

有這樣種種的情形。若取其中最簡單的方式，是最初的三者。但歸根到底說來是A B爲原形呢？還是A B以外的X爲原形呢？這個問題，着實解決，雖屬不易，但彼此文詞不同的情形，大概就是上邊的推究吧。因之，其間所包含的多數人情就可懂了。這樣的就謂之民族詩。其次上舉歌中的記爲「會能古」，紀爲「許能固」，兩者都是加在最後的，詩中沒有這句話，對於一首的意思，也沒什麼影響。即這句話是附添的語句，幾乎沒意義。可是帶有濃厚的從內容語句進於形式語句的傾向，所謂近於戲樂詞句。按以上的情形，已可說是音樂詩了，即從一首全體的調律看，也看不出可以妨碍音樂詩的理由。「此歌者思國歌也」(記)、「是謂思邦歌也」(紀)，這是從歌的內容說的，這樣的話恐怕是在詩歌發生以後，後人註上的詞句，所以也無足重輕。

無定形詩一句最多的音數，爲五音及七音，一首的句數是五句。所以短歌的形式，多與此相近。那些詩中，特別比較時代靠後的東西，很難說它是民族詩，可以說是個人詩了。

淺茅原谷，走來置目，鈴聲丁丁，其乃伊呼。(顯宗記)

(阿佐遲波良、袁陀爾袁須疑豆，毛毛豆多布、奴豆由良久

母淤岐米久良斯母。古事記原文。阿佐賦籬囉、鳴贈禰鳴須擬、謨謀逗柁甫、奴底喻羅俱慕與、於岐每俱羅之慕。

書紀原文

親愛置目姬，近江置目姬，明日遠山隔，音容難見矣。

（意岐米母夜、阿布美能淤岐米、阿須用理波、美夜麻賀久理且、美延受加母阿良牟。古事記原文。於岐每慕與、阿甫彌能於岐每、阿須用利籬、彌野麼我俱利底、彌曳孺舒謨阿羅牟。書紀原文）

這是關於顯宗天皇和置目傳說的歌，傳說的根柢豫想有歷史事實的存在，遂與天皇的御作連到一塊了。即它的發生是個人的。然而這首歌和傳說一同傳承之間，爲一般人所歌唱，因而成民族詩了。這詩雖認爲是天皇的御作，但和後世在桌上寫成的文字詩不同，因爲是以即興歌的性質歌唱出來的，所以從最初就是音樂詩，後來雖爲一般人所歌唱，當然也不變它音樂詩的性質。既爲一般人所歌唱，那麼詞章中見到轉移的情形那是當然的，那麼認爲是天皇的御作，即個人詩，自然不會被重視。流動性是民族詩的特質，個人詩是不應該有的。總之，像上邊的二例，當初是個人詩，後來變成民族詩了。在無定形詩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個人詩的片影，可是純粹的個人詩在無定形詩裡是看不到的，所以無定形詩就全體看來，多少帶有民族詩的性質。

再看萬葉集。如前所述，定形詩的成立，大概在飛鳥藤原朝時代。就中短歌成立最早，旋頭歌次之，長歌成形最遲。長

歌到萬葉集時代，尚有還未成形的作品，這一類的歌是定形詩成立以前的東西，若依我的分類，應屬於無定形詩。例有：

筑摩額田的息長遠智鄉里，那里生着青青的小菅草，還不編筐呢，把它采來了，還不鋪牀呢，把它采來了，放在那兒，令吾心裡想念着，息長遠智鄉，那里的小菅草哪。

（師名立、都久麻左野方、息長之、遠智能小菅、不連爾、伊弉持來、不敷爾、伊弉持來而、置而、吾呼令偲、息長之、遠智能子菅。萬葉原文）

像這個例子，就一句的音數來說，就一句的連續來說，就它沒有反歌一項來說，還不能稱爲完全的長歌。我說這樣情形的作品是無定形詩。

無定形詩爲了形式整齊，向定形詩變移。所以無定形詩衰滅的理由，就是定形詩成立的理由。從形的系統直接演成的定形詩，主要的是短歌，旋頭詩，長歌三種。其他無定形詩的一部分，照無定形的原樣傳到後世，不久演成爲神樂歌、催馬樂、風俗歌等形式。關於這些體裁容後再論。

語言學綱要 (續完)

服部四郎講述

錢端義 譯

四、意義、意義變化

何爲意義這問題就是說何爲意義的本質。關於這問題，語言哲學家們已深有研究。對於意義本質有一個概略的知識，在研究語言史的狹義語言學家是必要的。但是這次我們却連略說都沒有時間了。

前邊講過，文節是有一定意義的。並且拿幾個文節來比較，有時就會看到他有共同的意義。例如將「イヌガ」「イヌワ」「イヌノ」「イヌト」「イヌカラ」「イヌエ」等等文節來比較，我們就可以抽出「イヌ」這一部分來。這是有一定意義的。於是這些文節又可以分成「イヌ・ガ」「イヌ・ワ」「イヌ・ノ」「イヌ・ト」「イヌ・カラ」「イヌ・エ」等兩部分。分出來的各部分，在文典上稱爲「詞」。文節是一個或幾個詞組成的。

在一定時代的一個語言中，詞所有的意義範圍大體上是一定的。例如聽了「イヌ」這聲音，聽話人所喚起的表象，範圍大體是一定的。這聲音可以喚起所謂「犬」這動物的表象，或是與「犬」有關聯的事物表象，普通是不會喚起「牛」「馬」「貓」等表象來的。這權看來，某一語言，一個詞所能喚起的表象範圍大體是一定的，但比較兩個語言，各語言中能喚起同一表象的語彙，其意義範圍差不多是沒有完全一致的，並且語詞所能喚起的意義不僅是表象，普通還隨着有感情價值。感情價值，因語言之不同，可以大不相同的。例如日本語的「サクラ」和英語的「Cherry」，不但所喚起的表象多少有點差別（植物學上講來，種類略有不同），其所隨附的感情價值也不大相同。日本語「アシ」和英語的「foot」，其意義也不能說是同樣（和「ナガイアシ」相當的英語是「long leg」）。日本語的「サム

1 和英語的 cold, 日本語的 cold 和俄國話的 холодный 的意義也不是同樣的。「完全的翻譯」是不可能的。這話的根本理由就在這一點。

語詞所有的意義也是隨時代變的。然而在意義變化的範圍裡，完全找不出像「音韻法則」似的通則。語彙的意義是每一語各別記憶的；所以沒有這種法則，也是當然的。因此某一語發生了意義上的變化，我們也不能以此類推，豫想其他語彙也必然發生某種意義變化，我們必須依據文獻的研究，觀察這語言中各語彙在各時代的意義範圍，追究其變遷的軌跡，這纔能知道這語彙意義的歷史。此外是沒有方法能知道的。但是有時候也能靠方言的比較研究，同系語的比較研究，確知其曾發生過意義變化和其變遷方向。還有語根的研究，複合語的分析也能使我們相當確認其所發生的意義變化。

意義變化有種種不同的情形

意義範圍縮小，稱為特殊化 (Specialization)。

一語彙常用於一定的文脈中，意義也就限定了。農夫在日常談話中，常說「鳥」，其意乃指「家禽」而言。於「鳥」這語彙的意義便限定於「家禽」之義了。這農人用語漸漸為一般社會所採用，就發生意義的特殊化。英語的 fowl 意義是家禽，但古時是指一般的鳥。意義變化就是這樣發生出來的，和 fowl 同語源的德語 Vogel 至今還保存着「鳥」的意義。古代英語的 hund 原意是「犬」。在現代英語中還傳承着 hound 的語形，但意義變成「獵犬」了。和這字同源的德語 Hund 現在還保存着「犬」的意義。英語的 meat 是由「食物」之意變成「肉」的意義。這都是特殊化的例。

反過來，意義範圍的擴大，稱為一般化 (Generalization)。例如中代英語的 dogge 本來是指特殊的一種狗，而現代英語却指一般的狗，語形變成 dog。英語中的 butcher (肉舖) 是由法語 boucher 來的。而法文的 boucher 原是說賣山羊肉的人。英語 word 原是說「拉弓」之意，而今却指一般的「彎曲」。

含有高尚意義的語詞變成卑賤意義，稱為意義的淪落 (deterioration)。一個原因是婉轉說法 (euphemism) (用雅辭的說法)。

要說不愉快，不清潔的事物時，避免用直接意義的語詞，而用間接的語詞，雖有意義的關聯，而是表示上流的事物的語詞。這樣使用下去，不愉快，不上流的事物就變成這語詞的直接意義了。例如日本語のかはや原是「側屋」(或乃「河屋」?)之義，後來變成「便所」本身的直接意義，於是有污穢之感了。「便所」這語詞在初用時所給的印象一定也不及今日這樣壞。現在就有一部分人討厭「便所」這話，而用「御不淨」。英語的便所是 closet，原義是「小室」，lavatory 原是洗濯處。然而事物本身不變，這種改換的說法也不過是一時的。日本語的「女中」原是指在高貴人家作事的婦人，現在却淪落成一般家庭的所謂「下女」(女僕)之義。「貴様」「お前」等也是意義的淪落

俏皮的說法有時也是意義淪落的原因。日本語的「大將」「先生」的本意是指尊敬的人，而說「あの大将まだ來ないぜ」「どうも困つた先生だな」等話，是指所輕視的人物。

反過來，也有意義美化(amelioration)的現象。爲要注意這表現的效果，故意用一個必要以上的惡意字眼。這是意義美化的原因。例如日本語的「生意氣」，元來是說一種惡劣的性質，而「江戸つ子」常說「生意氣いつてやがらあ」用作贊美的意義。「ウソ」原是「謊話」之義，而東京人常作「錯誤」之義用。例如關西人說「違ふ」(不對)的時候，東京人多說「嘘つとー」(謊說)。糖粗(Tarar)語的(Satan)元來是指魔鬼之義，而常用作贊美的話。

意義隨時代漸漸推移。英語的 *so* 原來是「滿足」之意，漸次「鎮靜」▽「寂靜」▽「悲傷」這樣變化下來。和這語同源的德語 *so* 至今還保存着「滿足」之意。日本語の *かなし* 古時也是作 *いとしい* (可愛)之義用的。例如「いとかなしきものにおもほして」(大變いとしくお思ひになつて)(覺得他很可愛)。琉球方言中還有保存這古義的話。英語的 *dear* 也有下面那樣有趣的意義變化。

追趕(家畜)↓御者趕馬↓趕馬車↓開火車↓司機(使裝定的機器運輸)
 ↓搭馬車旅行↓乘汽車旅行

語彙因爲譬喻的用法，具體的意義轉變成抽象的意義。

英語 bitter 「像咬似的」▽「苦味」

英語 understand 「立在附近」▽「立於其間」▽「諒解」

英語 circumstance 「立在左近者」▽「環境」

一語的意義由一件東西轉變成附近的別的東西。例如

古代英語 cēace (顎)▽cheek (頰)

古代法語 joue (頰)▽英語 jaw (顎)

蒙古語的 anisxan 這語彙和 an (閉眼)這動詞比較，就會想到喀爾喀方言的「臉」就是原義。然而甘肅省的蒙郭兒方言有「眉」的意義。

還有因為受了時常同用的語彙之影響，意義上發生變化。例如法語的 rien (▽L. ren) 原意義是「物」，但常與否定詞 ne 同用，於是變成「什麼都不」之義。

Je ne vois rien. 我什麼也不看

Je ne sais rien. 我什麼也不知道

法語的 pas (▽L. passum) 原是「步」之義

Je ne vais pas.

「我一步也不走」▽「我決不走」▽「我不去」。這樣變了，於是也能說 Je ne sais pas (我不知道)了。pas 變成單純的否定助詞。

文法體系變化的結果，常用句中所用的語義，有時也會變化。例如中代英語裡 If you please 原是 if it pleases you 之義。沒有主語之定動詞的用法類萎了，短句中動詞放在目的語後邊的用法也衰落了，接續法(例如 if it please you 中的 please)也

幾乎不用了。

noninative case ye
dative-accusative case you

等格位的區別又消失了，you 也作主格用了。這結果 you please 這連語中的 you 變成主語，please 作爲他的動詞解了。於是 please 這字的原義「使喜歡」之外，又有「喜歡」的意義了。

一般研究意義變化的時候，應當注意常用語句，同時要充分考慮這語彙和意義近似的語彙有怎樣的關係。

五、雜推、通俗語源說、混淆

語彙音韻上的外形因爲和這語彙意義職能的關係，也會有變化的。

例如古代英語中 cu[ka:] (牝中)的複數形是 cy[ky:]。這語的原形若傳承到現代英語，就該是

單數 cow [kau] 複數 [kai]

因爲古代英語[e:]經由了[œ]而變成現代英語的[æ]。例如：

古代英語 現代英語

[hu:] ↘ [hau] how.

[mʊs] ↘ [maʊs] mouse

[ʊt] ↘ [aʊt] out

[ku:] ↘ [kai] cow

同時古代英語 [y:] 的變化是 [y:] > [e:] > [ei] > [ai] 例如

古代英語

現代英語

[hwaɪ]	↘	[(h)waɪ]	why
[maɪs]	↘	[maɪs]	maice
[brɪd]	↘	[brɪd]	bride

然而 *cow* 的複數形，現在是 *cows* 而不是 [kai]。這是因為有很多名詞是加 *s* 而形成複數的。*cows* 就是做効了這方法繼出來的複數形。僅用新的複數形，舊形就不用了。這樣的變化叫類推變化。這變化的過程可以用下列的比例式簡單表示：

cow (牝猪) : *cows* = *cow* : *x*

KECOWS

這當然不是表示說話人的腦裡成立這樣論理的比例式。這比例式不過是表示單純化了的類推過程而已。再詳細說，*cows* 這語形的成立不是茫然類推其他以 *s* 作成的複數形，而也許 *sows*, *brows* 等韻音相似的語彙或 *sows*, *betters*, *ewes* 等意義相似的語彙有特別強力的影響。以類推形成的這種新語形，其雛形大體都是當時常與這語同用的語彙。新語形是某個人或數人開始各自獨立使用，而後別人來模倣，漸漸擴張到這語言集團的全體。但新語形出現，舊形並不立時消失。在這過渡期中，新舊兩形普通是並用的。

因為類推而發生的變化有種種的界域。動詞活用(語尾變化)上的例也不少。例如

キタ(着) : キテ : キマス : キナイ

着た(見) : ミテ : ミマス : ミナイ

目キタ(來) : キテ : キマス : X

X = キナイ。

在東京也有人說 *コナイ* (來ない) 而說 *キナイ* (來ない)，就是這個原因。在這情形下，同音異義的文節 *キナイ* (着ない) 似乎會妨

害キナイ(來ない)這新形的成立，然而着ない是(キナイ)，而來ない是(キナイ)，所以不是完全的同音。

一眼看去，似乎是因爲音韻觀念之推移而發生的音韻變化，而實在是類推的變化，應當注意的。例如英語的動詞中有這樣的變化：

中代英語

現代英語

spake [sɪ: ke] > spoke [spouk]

brake [brɑ: ke] > broke [brouk]

乍看起來，似乎發生了中代英語 [a:] > 現代英語 [ou] 的音韻變化。在韻音法則的概念沒有發達的時候，語言學家們以爲這樣的音韻變化是當然的。因爲眼前就是上邊講過的古代英語 [a:] > 中代英語 [o:] > 現代英語 [ou] 的音韻變化，同時也是前邊講過的，還有

中代英語

現代英語

name [nɑ: me] > [neim]

dame [dɑ: me] > [deim]

中代英語 [a:] > 現代英語 [e:] 的音韻變化。所以理解語言學根本原理的人就會想到中代英語的 [Spa: ke] [bra: ke] 在現代英語中應該是 [Speik] [breik] 了。於是也就明白現代英語的 spoke [spouk], broke [brouk] 乃是由過去分詞 spoken, broken 的母音類推而成的了。

近世日本語中有

ウクル > ウケル (受)

アクル > アケル (開)

ワクル√ツケル(附)

的變化。然而這時代還有很多語彙仍舊保存以前用ウクル。アクル・ツクル・的時代所用的〔ク〕音節的原形；如〔サクラ〕(櫻)〔ハク
ルマ〕(車)〔ツクル〕(作)等。ウケル・アケル等並不是因爲〔ウクル〕〔アクル〕等的〔ク〕發生音韻變化，結果變成〔ケ〕；而是由
其他語詞的活用類推出來的。例如由

ウケナイ(ウケン) アケタ アケマス アケロ(アケヨ)

ツケナイ(ツケン) ツケタ ツケマス ツケロ(ツケヨ)

等形類推，而形成〔ウケル〕〔アケル〕〔ツケル〕等語形。

又有以類推而縮短語形的，例如中代英語的 *redels* (謎)，原是單複數同形的。因爲其他大多數的名詞都在單數形末尾加 *s*，
作複數形；於是 *redels* 的 *s* 也誤認爲複數語尾，而抹去了；成爲今日的 *riddle* 這單數形。

也有因類推而語彙的職能變化的。英語 *like* (像)，古時只能接在名詞代名詞前邊的。例如：

I write like Judith.

然而依

To do better than Judith: to do better than Judith did

|| *to do like Judith: x*

這樣的類推，產生了

to do like Judith did.

的說法；於是 *like* 也可以支配小句 (clause) 了。

人類心理的一般傾向，總是將不常見的語句會附到熟悉的語句來；因此外形也發生變化。這種現象叫做因通俗語源說的變形

例如英語的 *asparagus* 這語彙，無教育的人們常說 *sparrow grass* 等。德語中西菘白菜叫 *Sauer krant*，隣接法國的 *Alerna* 方言訛讀爲 *sarkut*。但是到了法國就變成 *choucrout*。因爲法語的洋白菜就是 *chou*，所以 *sa* 就變成 *chou* 了。

英語的 *parley* 輸入日本就變成 *パセリ*。「パ」聯想到「茶」的「ば」，「セリ」又認爲和「芹」(セリ)是同一語。

意義類似的兩語，其外形混淆，而形成第三語，稱爲混淆。英語的 *diminish*(減低)這動詞是 *diminue*(F. *diminuer*「減少」)和廢語 *minish* 相混淆而成的。有個笑話，說英國的某校長說了 *symblems of liberty*(*symbol* 和 *emblem* 的混淆)，於是好好的是演說也就弄成白話之玷了。日本語的「シユツタツ」就是「シユツバツ」(出發)和「タツ」的混淆。無學的人所說的「ステンシヤバ」(ステエシヨ)和「テエシヤバ」(停車場)的混淆。我會聽到一個中學生說「ボンゼン」。這一定是「ボンセリ」和「ボオゼン」(茫然)的混淆。(完)

上巳與日本雛祭 一

國人讀被每讀拔，如「被除不祥」，曰拔除不祥，淺學者往々笑之，以爲是讀「別」字。其實此種讀法正合古義；被除即拔除，爲的當之解；被字即潔字，亦从潔取義。被禊卽是拔潔，言拔除不祥，以水洗潔也。然此二字何以从示取義？曰猶「媒」之作「禱」，「壇」之作「禮」，「壇」之作「禱」，从示者所以示神事也。

「被禊是三月上巳行事，上巳之詞，已見卜詞，可見其事甚古；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上巳被禊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國之士女，秉蘭執蘭於水濱以拂除邪惡，鄭國之溱洧，鄭衛之淇奧，二南之漢廣，汝墳，皆其俗也。至其所以被且禊者，則詩大雅生民所謂「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曰：「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禱焉。」鄭箋曰：「弗之言被也……被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可見上巳被禊原爲求子之祭，卽生殖的節日也；故漢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公主多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於家，帝被禊灑上而過之，幸衛子夫而生戾太子。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官人(民)並禊於東流水」，又灑水旁有百子池，皆從生子取義也。其後由官民生殖求子之節，降爲文士修禊雅會，羽觴流杯，賦詩言志，皆晚起之義矣。若東哲策對，稱自周公，雖邀恩賞，無當于事實矣。



北原白秋の片鱗

張我軍

小引

去年十一月二日，現代日本詩壇的巨星北原白秋氏與世長辭了。這也不知是哪一世的宿緣，生前和他未獲一面之緣的我，居然爲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恰好旅居東京，得參加於五日舉行的追悼會，瞻仰遺容。這個追悼會的盛況，只看當日爲維持交通的秩序臨時派出四五個交通巡警一事也可想而知了。居住東京的文學家，尤其是詩歌界，幾乎總動員出席拈香，由各地方奔來的弔客也不在少數，不過外國人似乎只有我一個人，僅是這件事，我也覺得非常的榮幸。

白秋這個詩人，還沒有被介紹於我國的文學界，所以當時我很想藉這次的機緣把他介紹一下子，還想選些作品試譯問世，而日本文學界的朋友們也這樣勸我。然而老實地說，我一向對於白秋並未下過研究的工夫，他的作品也讀過不多；以我微乎又微的知識要來介紹這位著作等身的大詩人，何只如俗語所謂的坐井觀天？所以本來打算回國後先下一番功夫研究，等待有把握再說。無奈留日同學會會刊的編者作雲兄，急於要紀念日本這位不世出的詩人，不管我寫得好寫得不好，現在就要叫我擠出來，連日一再來電催迫。今日是舊曆除夕，「年關難過」在往年只是經濟上的債主在那裡攔着，今年卻多出了文字上的債主攔住去路，使我雙料感到年關的難過。

閒話先不說，會刊不日要付印了，編者非迫我立刻擠出一篇文字不可，而且我自己過了舊年又要出外旅行，連手續也辦妥了，於是乎我也只好開足馬力擠，擠！然而我已經說過，我對於白秋沒有專門的研究，而且在匆促之間執筆，所以這篇文章說不上是我的白秋論，也說不上是介紹白秋的全貌的文字，不過是聊作紀念白秋之死的短文而已；倘能傳出白秋的一片鱗於我國的文壇，已屬萬幸了。至於白秋의 正式介紹，還須稍假以時日，先讓我自己再研究研究，這並不是客氣的話。

白秋的一生

白秋姓北原，本名隆吉，白秋是他的號，但是人們大都只知其號不知其名。明治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於福岡縣山門郡沖端村。福岡縣在九州，在日本本土屬於南方；沖端村地近水鄉柳河町；家業釀造；這些鄉土和家業等等，和詩人白秋의 作風與爲人，都不能沒有關係。

明治三十年他十三歲的時候入了中學傳習館，據說由二年級要昇進三年級時，爲了幾何一門不及格而留級了，這竟成了他發奮攻讀文學的機會。這時候日本的文學界正是浪漫主義全盛時代，新體詩已經確立，以島崎藤村爲中心，新詩作家陸續出現；而舊和歌改革的聲浪也日見其大，以與謝野鐵幹爲中心的明星這個雜誌，起而大倡其「新派和歌」了。這種新體詩建設與舊和歌改革的運動，首先便激動了全國文學青年的情緒。白秋也在這個時潮中，在明星和其他新派和歌運動的影響之下，開始作歌了；這是三十三年的事，他纔十六歲。三十五年（十八歲），河井醉茗主編的文庫採錄他所投寄的短歌，明年又採錄了他的長詩。

當時文庫是全國新進詩人的登龍門，又是新詩作家的一大集團，世稱之爲「文庫派」，還是一個中學生的白秋，短歌和新詩都被選錄，當然不得不大感興奮，所以三十六年，不待中學的畢業文憑拿到手，便跑到東京進了早稻田大學英文科豫科。到東京以後的他，先是和文庫派，隨後又和明星派同人作詩友；三十七八年之交發表繪草紙店等長詩於文庫，爲主編者醉茗所賞識，居然成了文庫派新進詩人的健將。從此他便專心作詩，早稻田大學也沒有等到畢業就退出了。

三十九年(二十二歲)白秋不滿意文庫的典型和聲調，終於脫離文庫，加入鐵幹主宰的新詩社，在明星發表了思ひ出(憶)的幾首詩作爲見面禮。從這時候起，他又開始發表了有象徵詩風味的新短歌。但是四十年十一月又退出新詩社，四十一年一月起在新潮和當時的大詩人薄田泣菫，蒲原有明並駕齊驅，發表了新詩。

四十二年一月刊行第一部詩集邪宗門，這位詩人的存在便大爲文學界所承認了。接着，一家的人搬到東京居住。大正二年又移居於相州三浦三崎，第二年他會到小笠原島滯居達半年之久。當他在東京時，曾於明治四十二年十月與木下杢太郎合辦雜誌屋上庭園，但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四十四年五月刊行第二詩集思ひ出，博了整個詩壇的好評，他的詩人的地位完全確立了。這一年的十一月又創刊雜誌朱戀(ザムボア)。大正二年一月刊行第一部歌集桐の花，六月朱戀停刊，移居三崎就是這一年。

由小笠原島回來之後，又在東京創刊雜誌地上巡禮，アルス，但是這些雜誌的生命都很短。大正五年移居東葛飾眞間，創立紫煙草社。六年回東京，七年二月又移居小田原，秋間搬入該地天神山傳賢寺借住，在那裡寫了著名的散文雀の生活，並且替鈴木三重吉所辦的雜誌赤い鳥擔任了童謠的部分。白秋是從這時代起，開始兼作童謠的。他的第一部童謠集蜻蛉の眼玉(蜻蛉的眼珠)便在九年問世了。這其間，他也曾經發表過小說葛飾文章等數篇，然而這方面卻沒有多大的成功。到了這時候，白秋的詩人歌人和童謠作家的地位，算是牢乎不可動的了。不但如此，並且全可以冠上「第一流」的形容詞。

這樣地在文壇佔了牢乎不動的地位之後，於大正十年白秋三十六歲那一年，他纔結婚，由普通的慣例看去，也可以說是晚婚罷。結婚後，他又和同志創刊雜誌詩と音楽，日光，不過這種純文藝的雜誌，照例是活不長的。十四年會與友人遠至樺太北海道旅行。十五年纔離開小田原的家，携同妻子永住於東京。

昭和以後的白秋，比較地沈靜下去了。然而還是不停地在寫他的詩歌和童謠。不但如此，他還努力於各地民謠的整理與寫作，在民謠方面也成了第一流的作家。晚年的白秋，尤其著力於復活古代日本的精神於現代，這自時代的環境和他個人的年紀說，是理所當然的。

白秋 的詩

七二

白秋在詩的方面，歷史沒有和歌方面那麼長。他正式開始作詩，是明治三十七年他二十歲的時候。白秋在他所著明治大正詩史概說有這樣一段話：

白秋於三十七年由短歌的投稿轉向於詩，試作春湯雜詠及其他；於那年四月上京前，投寄長篇林下之雜想，稍獲自信。明年一月至四月，接二連三發表了長篇全都覺醒賦，春海夢路，繪草紙店等。文庫記者加以一種誇大的讚辭，說什麼韻文界的鏡花（按：泉鏡花是當時在小說界最紅的作家）出現了。這樣地他的第一步進發頗為堂皇，但是就詩論詩，則不過是一如旁的評者所說，只是美辭麗句的羅列吧了。他的第一部詩集邪宗門所以一篇也不收這些作品，是因為自己深惡而痛絕之的緣故。

明治三十七年的日本詩壇，是承藤村晚翠時代之後，屬於所謂後期抒情派，而漸漸步入象徵派詩的時代。這時候在詩壇最有勢力的刊物，是辭者主宰的文庫和鐵幹主辦的明星。白秋後來自己雖然不滿意當時自己的作品，但是一經文庫發表那些作品，予以極高的讚辭之後，他的名字便成了青年們注目的中心了。人們都知道文庫末期的新進群中有白秋這個新詩人了。

三十九年白秋由文庫轉入明星，自他個人說，是他的詩境的大轉機，自詩壇的大勢說，是文庫的時代已成過去。四十年十一月和二三同人退出明星之後，他的詩就分別在新思潮和鷗外主辦的スバル發表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這三個年頭，是白秋打造他獨自的作風的時代。四十二年刊行的邪宗門，是這三年之間所作的詩的一本總賬，白秋在詩壇的地位，大有由是而確立之概。這時他纔二十五歲。

明治四十年前後，日本的詩壇正是一個大轉變期。此事可以由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說。內容方面是抒情詩走到末期，象徵詩漸漸成了詩壇的主潮；形式方面是口語自由詩，隨着打倒文語定型詩的提倡而出現。

象徵詩在日本是明治三十八年確實取得了存在權的。西洋象徵詩的介紹，於三十八年由上田敏的海潮音而集其大成；日本第

一部象徵詩集是蒲原有明的春鳥集，也是三十八年刊行的。自是以後，一時日本的新詩人幾乎沒有不帶多少象徵的成分，白秋尤其受了象徵詩的影響。

再說日本的新詩，自從明治十五年新體詩抄發出創始運動的第一聲以後，一直到四十年，所有的新詩都取五七調（五音七音）或七五調以至八六調等等定型的新詩體，而所用也大都是文語。四十年以後纔群起而提倡定型的打破，主張自由不拘音節而用口年寫作的詩。

白秋在這個詩壇動搖之間，本着象徵的詩技，同時又運用獨自的印象的詩技，吟詠新的感覺了。第一部詩集邪宗門，是最濃密地表現了官能的無邊無際的追求，和豐富的官能的交織的。那裡又具有所謂「邪宗門」（指天主教）者所有的南國長崎的一種異國情調，這也是這部詩集的特色之一。集中所收的詩可以分爲兩個種類：一是樸直地表現了來自大自然的官能的交織，一是表現了幻想的心影的。

白秋的第二詩集是思ひ出，四十四年二月出版。這一集雖然出版在邪宗門之後，所收的詩卻有些是在那以前所作的。正如他自己標着「抒情小曲集」，大都是回憶少年時代與家鄉的優美的抒情詩。白秋在詩壇的地位，由於這部詩集纔牢乎不動了。

東京景物詩是白秋的第二部詩集，大正二年出版，最大的特色是在插寫東京。據白秋自己所說：「這是異國情調和江戸情趣的交織時代。這一時期，既與思ひ出的詩風溝通，復開了小調或童謠的機緣。」此集後來補訂改題爲「雪と火花」。

白金の園樂是白秋的第四部詩集，大正三年十二月出版。據白秋自述，全部作品在三天三夜的狂熱中寫成；自作風說是屬於旁流的，然而他自己卻很喜歡這些作品。據日本文壇的朋友告訴我，白秋常常是幾天幾夜不睡覺的寫詩。

以上四集是白秋在詩壇的全盛時代寫作的詩，除東京景物詩以外，大都是定型詩，而且用的是文語。其次，四集中只有邪宗門可以說是象徵詩——在日本是找不出前例的象徵詩。可見白秋在這個動搖期的詩壇，雖然難免於蒙受環境的影響，卻很能夠打出獨自的一條路的了。除此以外，有當時未單獨刊行，直至大正九年刊行白秋詩集時纔作爲第一卷刊行的畑の祭，主要的作品是

大正二年至三年滯居三崎時寫作的。

白秋自大正七年開始寫作童謠，就很少寫作純粹的詩，所以大正三年白金の獨樂出後，很久不出單行的詩集，直至大正十二年六月纔又出了水墨集。據他自述，中絕了許久的詩的創作，是十年十月寫了落葉松等幾首詩之後纔獲得更生的。水墨集的量極大，內容也複雜，除詩以外還有歌曲，民謠，童謠之類，可以代表當時的白秋的創作態度與範圍。白秋的詩至此已入了圓熟之境，他自己也說在這裡確乎建立了終生的作風。初版卷首有他的「詩論」藝術の圓光，於研究白秋的人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

出了水墨集以後的白秋，詩技日見圓熟，詩境日見蒼老，至昭和四年八月又刊行海豹と雲。據白秋自述，他在這裡想要在這個時代從新再現日本古神道的精神；又說，他在本集，以新的花鳥的幽玄和環境的閑寂爲作風之一。日本古神道的精神，換句話說就是日本魂，這是現時日本文學家詩人所努力想表現的。記得白秋在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刊行的白秋詩歌集（八卷）的序說，他比別的詩文人早十年著手於這方面的工作，時至今日，頗覺欣慰。

白秋生前最後出版的單行詩集是「新頌」，昭和十五年爲紀念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而刊行，收集海豹と雲以後的作品，作風也可以認爲海豹と雲的延長。

對於白秋的批評

以上很簡單地介紹了白秋的詩。然而白秋一生的業績並不只是詩，還有和歌，童謠，民謠和散文，所留的業績都不下於詩。這裡我應該向白秋之靈和本刊讀者抱歉，恕我待將來的機會再講，因爲我現在確實沒有完成這種工作的精神和時間。其次，沒有引例的介紹，既感索然無味而且不易達到目的，所以我本打算多引幾首代表作品；然而這次也因爲精神和時間都來不及翻譯，所以這也容我改日另行選譯白秋的作品以補本文的缺陷。現在趕緊說幾句大家對於白秋的批評。

日本的小說家和劇本家，大都不執批評之筆，而小說和劇本，都有專門的批評家或研究家。至於詩，則不易發見專門的批評

家或現代詩人的研究家，所以現代詩的批評和研究，都是詩人的兼業。「同行」雖未必都是「冤家」，但個性比常人特別強烈的詩人，總難免於俗語所說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欲求公允的批評誠非易事——尤其是對於同時代的詩人。

對於白秋的批評也不失此例。白秋這個人自負很高，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大概的詩人對他的批評都多少有故意貶抑的痕跡。至少可以說，人們對白秋的批評，和他自己的批評相差著實太遠。還有一幫白秋的門生們，又是把白秋捧得比天還高，令人看了有點肉麻。我覺得日本文學大辭典中一段對於白秋的批評，比較地可以說是公允，現在引譯出來：

論其精力，論其天資，且明治大正年間殆可以說沒有超出他的詩人。他的業績中影響最大的是童謠的新興。他的童心和藝術結合起來，墾拓了未墾的新園地。他的功勞無疑地應該傳留於後世罷。而且他不只是以一個童謠作家終其生的，他在長詩短詩自不消說，在民謠，短歌，散文等各方面也發揮了優秀的作技。他的民謠，到了大正の後期，和童謠一起廣行於世，到現在可以說是成功的了。他酷愛短歌，也足以令人窺見這位詩人的一面；他的散文也極精巧之至，往往有容易得不到的名品。他著手於詩人所應當做的一切工作而行拓荒了。雖有主張卻不參加黨派，有主義而不趨於理論，只知一意專心於創作。要而言之，可以說像白秋那般能夠十足發揮了自己的天資的藝術家是少有的。（日本文學大辭典卷一第七三四—五頁「北原白秋」條）
執筆者是河井醉茗。醉茗是當年主編文庫的人，是最初賞識白秋的人，當然是詩壇的老前輩。

結 語

白秋是死了。享年五十八，原不算短命，然而據熟悉他的人說，白秋如果會保養的話，還可以多活幾年。

這事和他的家業未必有關係，也未必沒有關係，據說白秋不但好喝酒，酒量並且很大。白秋好喝酒，酒量大，作起詩來，往往幾天幾夜不睡覺，一邊喝酒一邊構想。這事據說很損壞了他的健康，很促短了他的壽命。其然豈其然乎？

然而活了五十八歲，過了四十年的詩人生活，留下了將近百卷的著作，這樣還不夠嗎？四十年的詩人生活，聲望不但不衰下

去，反而一年高似一年，除了白秋還有第二個人嗎？我寫完了這篇文章之後，十分羨慕這位詩人的壽命之長，並且相信他的藝術的生命一定是更長的。

附記：本文自舊曆除夕日寫起，寫到正月初三爲止。這中間會了至少有三十位以上的拜年客，又要陪小孩子們玩一玩，陪親朋喝喝酒，所以總沒有較長的時間執筆。因此思想或者缺乏統一，行文或者難免不一致，實在不應該拿出去發表；然而明後天就要啓程作一個相當長途的旅行，再也沒有時間和心神修改了——只好就這樣送去。（三十二年國曆二月七日）

上巳與日本雛祭 二

日本策三月三日爲「雛之節句」，「桃之節句」，「上巳之節句」，其行事爲搗蓬餅，夜分至海濱採蛤蜊，供「雛」。雛讀Shina，卽人形，俗稱偶人兒。有紙製土製兩種，德川時代政府會投巨資製造。日本紀事卷三，「三月三日雛遊」條曰：

「同日良踐兒女，製紙偶人，是稱雛。玩之者，元贖物之義，乃破具也。或名「母子」，蓋以斯物撫母子身體，於水邊解除之；或飲桃花酒，亦修禊事之微意者守？」

藝苑日涉卷六「民間歲節上」三月三日：

「是日家有女兒，必陳人勝……調之雛會……近世衣之以繡績，飾之以金珠，一對價或至五六十金……」

就前條記載，「以斯物撫母子身體，於水邊解除之」，則上巳用雛，直爲祓禊之一種法術行爲，如國人用替身也。又日本風俗，男女出生之家，親隣於上巳日多以雛相贈，生男者贈男雛，生女者贈女雛，將婚之家，此日稱爲「初節句」，女家贈男家以泥雛，親友亦多以雛餽贈，以爲他日生子之祥，則雛之爲用合於「感應巫術」(Sympathetic Magic)，日本上巳用雛，尤足證上巳節古爲生殖的節日也。

至於此日名「桃節」者，卽由於桃花水，日本有名童話桃太郎故事，及中國諺淫詞「蟠桃宮」，或皆源出於此。

(雲)



狩野先生の「漸近の哲學」

國府種武

狩野亨吉先生

狩野亨吉先生は去年の十二月二十二日、胃潰瘍のため東京市小石川區大塚坂下町五五の自宅で逝去された。享年七十八歳であつた。狩野亨吉先生は元第一高等學校長であり、又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長として、文科大學の創設に當られた方であるが、其後は長く社會の表面に立つて活躍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つたので、其名は著ピユラーであるとはいへない。

私は會つて昭和三年大學を卒業する直前狩野先生にお目にかゝり色々お話を伺つたが、其後昭和十年の三月、更

に二回お宅を訪問して「漸近の哲學」に就いて教を受けた。

狩野先生の計が傳はると共に、必ずや岩波書店發行の「思想」などは追悼の文を載せる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る。そして會つて先生の教を受けた京都帝國大學の田邊元博士や千葉教授の文章が發表される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る。私は狩野先生にお會ひしたのは前後僅かに三回でしかない。併し私の父は第四高等學校に於て、先生の薫陶を受けた者であるから、私の家は父子二代に亘つて先生のお世話になつてゐる譯である。私は必ずしも狩野先生の哲學を語るに十分の資格を持つてゐるとは言へない

が、先生には生前著書は全く無く、唯雑誌に發表された少數の論文がある位のものである。先生の思想を筆記して世に傳へんとする努力は會つて田邊、千葉兩氏に依つて試みられたこともあるが、其の原稿は先生が加筆のためあづかつて居られたので、今までは公刊される運には至らなかつた。

然るに私が昭和十年にお會ひした時は、先生の哲學の輪廓を明かにしようとの考で、色々質問をしたりし、先生も其の思想を要約して私に示された如くである。私は當時の控を元にして、此の明治の産んだ自然科學的哲學者の思想を記して置きたいと思ふ。

狩野先生の書かれた論文は、遠い以前はいさ知らず近頃では昭和三年五月、岩波講座世界思潮第三冊にある、「安藤昌益」、昭和十一年六月の「思想」に載つた「天津教古文書の批判」があるが、いづれも直接先生の思想を知る爲の材料と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むしろ「唯物論研究」創刊號の「狩野博士に訊く」がよい材料であるが、之とても先生にお聞きした所では、桑木博士が出席するといふので、久しく會はなかつたし、出て見た所、先生に物を訊くにあつて八つ題目があつた、其中二つだけに答へて置いたといふことで、其の程度のものである。因に「唯物論研究」創刊號について年月日を明記しないのは、今手許になくて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からである。

以上の様な譯で殆ど先生の思想を明かにするための材料といふものはない。先生の思想を述べたものとしては唯一つ先生十八歳の時書かれた「情象

論」若し英語でいふなら *An Inquiry to the Phenomena from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 ともいふべきものがあるが、之は私がお貸しを願つた所、つまらぬもので見せる様なものではなまいと言はれたので、終に拜見出来なかつた。其の代り先生は其の思想の大體を要約して話されたのであつた。従つて私が先生の思想、「漸近の哲學」を書くのは全く前後三回に亘つてお聞きした話を本にする他途が無いのである。併しそのため或は私の書く文が、其の出来不出来は別として、先生の思想を傳へる稀な文獻の一つとなるかも知れないことは確かである。

「漸近の哲學」

前置は此の位にして先生の哲學を語るらうと思ふが、先生の哲學を體系的に又は残りなく書き表はすといふ譯には行かぬ。出来るだけ體系的にと思ふが、材料が僅か三回の會見記しかないので

あるから、或部分は詳しく、或部分はざつと書くといふ様なことになるのを免れない。

會つて桑木博士にお會ひした時、之は多分私の未だ學生の頃のことと思ふ、狩野博士の思想は物活論 *Hyojyōis* 日であると言はれた。併し狩野博士の思想は簡単に物活論を以て片づけることが出来ようか。無論自然科學的世界觀に發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が、私には辯證法に近いものであるを思ふ。

昭和十年に訪問した第三回目の時、先生は自己の思想を要約して次の如く言はれた。「自分の思想は強ひて言へば漸近の哲學 *Philosophy of Approximation* とでも言はうか。其の要素としては科學的方法、群の原則、自由意志の排除があげられる」。以下其の要素の順に従つて狩野哲學の素描を試みよう。

科學的方法

狩野先生に従へば眞理は進化するといふのである。先生は十四五歳の時漢文の文章を書かれたが、之は唯一の著書と稱すべきもので、前には十八歳と書いたが、蓋し同じものであつて、十四五歳といひ、十八歳といふのは先生の記憶では色々動いてゐるのであらう。之を見て儒者であつた先生の父君は、之は佛教思想だと評されたさうである。先生の後の思想の萌芽は此の小文に含まれてゐるといつていゝので、之は前に書いた「情象論」であり、特に其の第五章「情象顯物」が根本の考へ方であるらしい。後に大學でモールスル進化論の講義を聞き大いに感心したが更に物理學を學ぶに至り、之こそ眞の學問と思はれたさうである。先生が「科學的方法」と呼んでゐるのは、物理學で一つの原理でいけない時、自分の側に省みて、自分の方を訂正して行

く、其のやり方である。普通には自分の考を固執して對象を歪曲して行くものであるが、科學的方法は、自分の方を改めて行くのである。例へばニュートンの考から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が出た様なものである。之を無眞理の論とも言つてゐるが、更に言へば眞理は進化すると言つてもいゝ、先へくと新しい考へ方に訂正されて進むからである。

先生は此の物理學の見方を最も模範的と考へられたので、「唯物論研究」の中でも

「例へば佛教が先づどうも過ぎた事を言つてゐる。哲學もさういふ場合に過ぎたことを言つてゐる。まあ一番適切なのは物理學の見方と考へます」。

と言つて居られる。

私が先生の「科學的方法」は辯證法に近いものでないかとお聞きしたのに對しては、成程近いとは言へるかも知れ

ない。併し科學的方法は辯證法より廣いもので、辯證法を一部分として中に含むものであると言つて居られる。

群の原則

群の原則といふのは、物を單獨にひき離して見ないで、群の中に置いて見るといふのである。否物は一つ一つが皆群なのである。我々の知り得る限りでは、凡ての物はエレクトロンの群である。人間もエレクトロンの群の一つであり、人間の思想の如きもエレクトロンの運動に依つて説明することが出来る。勿論エレクトロンの群の他にも色々な群が宇宙にはある。思想の誤謬といふのは、他の群のものが侵入して来る時生ずるのである。先生は意志の自由も一エレクトロンの集散で説明出来ると言つて居られる。

自由意志の排除

先生は京都帝大で他にやる者がない

ので、二年程倫理學の講義をされたが、それは「自由意志無き倫理學」であつた。先生に依れば自由意志といふのは非常に都合のいゝものであるが、あれは要するにキリスト教の發明でないかと思はれる。キリスト教のボロを隠す爲に非常にい所に氣がついたのである。一體キリスト教の傳説にある様な神は有難くも何ともない。そこでそれを何とかしてまづい所を蔽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と言ふので、贖罪とか色々な考を持つて來た。その末之はいゝ、之さへあれば鬼に金棒といふのが意志の自由で、自由意志といふとどこ迄も逃げる事が出来るのである。

先生は自由意志は不必要であるといつて、良心さへあれば人間は道德的生活が出来る。何も自由意志は立てなくてもいゝ。良心の起源については、先生は群の原則を持出す。物理的群からやる。本來是も非もない。善も惡もない。眞理も何もない。(之は先生の無

價值論又は超價值論といふべき説である)唯自然があるだけである。其の自然には價值も何もない。それではどうして價值が出て來るかといふと、自然を群と見るといふことに依つてゝある。

群の存在に必要な條件がある。例へば酸素と水素とくつついた時、何等かの條件に従つて、オキシフルや水になる。その條件といふものは群にとつて貴いものである。

酸素と水素が手を握ると一つの水といふものになる。其の水になるといふ條件が群にとつては大切なものである。價值はその群にある。その群を大きくする毎に條件が殖えて行く。其の群を拘束する原則になる。其の群にとつて大切な原則といふやうなものが出来る。良心もかゝるものである。併し條件として據けられたものは、その群の中では物を言ふが、他の群に行つては通じない。だから社會が段々進んで

來るに従つて、良心といふものも發展して來た。段々強くなつて來たものであるが、本來絶對的の力のあるものでなく、群を離れると他に通じない、無價值なものになる。人間の良心も、事無い時はそれでいゝが、非常の事にぶつかると良心が引込んでしまふ。良心を失ふのである。食物の問題、戀愛の問題にぶつかると、良心は麻痺してしまふ。

其他

以上は簡単に先生の三要素と言つて居るものを説いてみたのであるが、此他先生には相對説、力の説、武士道論があるが、こゝでは力の説だけを掲げて置かう。

思想だの哲學だのと言つても弱いものである。力には負ける。茶碗を卓子の角にぶつけると割れるが、人間がいくら威張つてもピストルで打たれると死んでしまふ。増田晋四郎といふ人が

あつて眞善美の他に力(威)を加へて價値を四つとしてゐるが、力はまことに偉大なもので、種々の界を一貫する力を持つてゐる。併し力は次なる力に負ける。力の世界ではより強いものが常に勝つ。だが力でも何とも出来ぬものが世の中にはある。それは愛である。男女の愛でさへも力では何とも出来ぬのである。

狩野博士と本田利明

先づ本田利明から説明する。本田利明は江戸時代の自然科学者である。建享元年(一七四四)新潟縣に生れた。十八歳の時江戸に出て數學を關孝和の今弟今井兼延に、又天文を千葉織胤に學んだ。二十四歳の時小石川區音羽町に塾を開いて、數學天文地理測量を教授し、世人は稱して音羽先生と言つた。後塾を弟子に依託して、各地を遊歴したが、五十八歳(一八〇一)の時凌風丸の船長として蝦夷地に渡つた。六十六

歳の時(一八〇九)前田侯に仕へ二十人扶持を貰つた。文政四年(一八二二)七十八歳で歿し、その墓は音羽の鷄林寺にある。著書としては經世秘策、經濟放言、西域物語、長器論、何道、渡海日記、船長の教訓、本田氏策論蝦夷拾遺、西薇事情、自然治道之辨、四大急務に關する上書、渡海新法、蝦夷開發に關する上書、蝦夷土地開發愚存の大概、蝦夷道知邊、本田利明手簡がある。大日本思想全集第十卷及び近世社會經濟學說大系本田利明集に主なものは入つてゐる。後者には本庄榮治郎博士の解説がついてゐる。

狩野博士は明治二十一年理科大學の數學科を卒業、更に文科大學哲學科に入り二十四年に卒業されたのであるが、本田利明に私淑され、金澤の第四高等學校の教授となられたのも、本田の事蹟を探るためであつたと言はれてゐる。それは本田の碑であつて、石川縣河北郡傳燈寺村の傳燈寺の近くの丘

の上にあるのであるが、先生の調査では未だ明かにならず、後に遠藤利貞氏が發見したのであつた。狩野先生は後に音羽にばかり住んで居られたが、之も或は本田利明の墓が鷄林寺にあるので、其の近くに住んで居られたといふ説がある位である。不思議なことは先生も本田と同じ七十八歳として世を去られたことである。

本田は其の書いたものの中で色々なことを論じてゐる。經濟、土木、地理さうかと思ふと假名文學論があつたりする。こゝでは植民政策について觸れて置く。本田はアメリカの中部へ移民を送れといつてゐる。其頃移民が行つてゐれば米大陸の半分は日本のものになつてゐたかも知れない。

狩野博士と安藤昌益

安藤昌益について論文がある位であるから、先生は安藤を高く評價して居られたらしい。安藤昌益は確龍堂良中

結語

以上きはめて粗雑であるが私は狩野博士の思想の大體、及び先生と縁の深い本田利明、安藤昌益の二學者に觸れる所があつた。いづれも世人のあまり注意しない學者ではあるが、日本の思想史の上に特異の位地を占むべき人と思ふのである。狩野博士の思想の如きも明治初年に自然科學を學んだ學者の思想として、深遠であるとはいへないにしても、興味深いものがある。我が日本にはかくの如く徹底した思想の人はきはめて稀であるからである。本田や安藤についてはきはめて不十分であつたが、之は又別の機會に書いてみようと思つてゐる。

い、狩野先生は「安藤昌益」の文の劈頭に於て

「今から二百年前、安藤昌益なる人があつて、萬物悉く相對的に成立する事實を根本の理由とし、苟くも絶對性を帯びたる獨傳不易の教法及び政法は皆之を否定し、依て此等の法に由る現在の世の中即ち法世を、自然の道に由る世の中即ち自然世に向はしむるため、其の中間道程として民族的農本組織を建設し、此組織を萬國に普及せしむることに由つて、全人類社會の改運を達成せしめ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

と書いて居られる。

安藤の思想については之以上詳細には述べ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が、大日本思想全集第十一卷に安藤昌益集があり、渡邊大濤著「安藤昌益と自然眞營道」がある。(後者は前に一度古本屋から買上げたのであるが、北京へ来る途中紛失したらしく今は手許にない)

と號し、秋田の人であるといふ他、あまり其の人物については傳はつてゐない。彼の著書として寶曆四年の新增書籍目録卷二と、孔子一世辨記二冊、自然眞營道三冊の名が見える。之が安藤の名の文献に出てゐる唯一のものであるといふ。此の他自然眞營道百卷九十二冊のものがある。又統道眞傳五冊がある。寶曆の目録中の書は孔子一世辨記は未だ世に出てゐないが、自然眞營道の方は世に傳へられてゐる。併し之は首卷本の中からあたらず障らずの部分を印刷に附したもので、安藤の思想を伺ふには足りぬ。百卷本は原稿であるが、之が安藤の本物の思想を盛つてゐる。ところが大正十二年の震災の時百卷本は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で焼けてしまつた。後統道眞傳といふ湖人の守したと思はれるものが出たが、百卷本には及ばないらしい。

安藤は我に師なしといつてゐるので、學統といふやうなものはないらしい。

東亞

日本警察之史的階段

葉 德 浩

警察之名詞，自明治維新以後，始被採用。把這句話的意思加以解釋：警就是對於危害，加以警戒；察就是對於危害，察於未發。以此意味而言，無論何國，無論何代，全可以說都有警察之存在。不過有的未用警察之名稱而已。我國自昔即有司鵠司稽之職。日本也是一樣，本文就是將日本警察之沿革，簡單加以述說。

一、王朝時代之警察

從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之一千二百年間，以武士擔當內外

警衛的任務，以巡察諸方，捕緝罪人等爲副職，這時可以說武士爲警衛兼司法警察職務之官。至聖武天皇之時，起初於諸道置「鎮撫使」，此鎮撫使之職務，在於逮捕兇徒，又行國司郡司之政事考查職務。此外又有按撫使，巡察使之官職，對於國司郡司之善惡，亦負檢舉之責任。

奈良朝時代，綱紀甚爲紊亂，桓武天皇之時，對於放火盜賊等雖嚴重取締，然而總未收得很好之效果，此中惟一之原因，就是制度之不完備，甚至在伊勢大神宮方面，也有被盜賊焚燒情事，因此在民間實行了自衛上的「五保之制度」，努力於民間之自衛。

當時之風俗也頗混亂，男女歌唱，全爲萎靡之調，淫詞到處流行，於是嵯峨天皇於弘仁年中初置「檢非違使」，次第擴張

其權限。宇多天皇，後三條天皇之際，警權日益擴張，檢非違使廣設於諸國，執行巡察管內及追捕盜賊等職，所謂今日警察官之職務者是也。

當時之地方等於無警察之狀態，盜賊猖狂，跋扈特甚，浮浪之農民著偽裝爲惡僧之打扮，於各地極盡兇暴之行爲，民衆於此輩及國司等之暴威下，可謂苦矣。其後檢非違使之職，殆成有名無實，白川，安總時代更形衰退，警察官吏之名稱，幾成爲虛民官吏之代名詞。盜賊之逮捕徒具虛名，地方民衆對於盜賊之恐怖達於極點，至朱雀時代被盜賊之侵害直不啻爲天災。白川天皇之時，於院中設北面武士，以當警衛之任，警察權力至此乃移於武門。

二、鎌倉時代之警察

源賴朝滅亡平家之後，於諸國置追捕使，自爲追捕總使，後又稱追捕使爲「守護」。有干與國政之廣汎權限，此等之追捕使恰如今日之各府縣知事有警察權之情形。

賴朝開設幕府，專尙簡易，置政所，問注所與侍所諸司。此侍所指揮將士專當警衛之任，取締賴朝從屬之家人，且掌柳營守備，市中警衛，追捕，及罪人決判等事。又於戰亂之時，干與軍議，乃成頗重要之職務，而爲有權勢之地位。又自檢非違使時代，而有放免囚之舉，將有罪過者加以赦免，使之當偵探之職。

至於地方，於西海置「鎮西奉行」，「九州探題」。於長門置有「中國探題」，於東北置有「奥州總奉行」及蝦「夷代官」等，於諸國置「守護」於莊園置地頭，守護司追捕盜賊及判決犯罪。如此鎌倉時代之警察，尙未見行政警察之發達。自王朝以來可謂警察置重於司法警察之時代。

三、戰國時代之警察

足利氏一切均做鎌倉幕府之例，唯將「侍所」別稱「所司」。慶仁之亂以後，爲群雄割據時代，此時有「目付」「横目」等警察之職。

織田氏奔走於兵馬倥傯之際，無定職制之暇。豐臣氏時代關於警察之法令略爲可見，卽大者抑制諸大臣之跋扈，小者抑止庶民之僭上，大有矯正風俗之意味。

要之戰國時代，比較前期，稍見警察之發達。當時警察干涉之範圍頗廣，家事上，生活中，均有其侵入之跡。此在何國均經此過程，可謂公法私法者區別之時代，警察權直混入私法之範圍內。

四、德川時代之警察

至於德川時代，以前之名稱殆均一變，制度，文物，稍具規模，如警察之制度，可以見到者亦復不少。

元來德川之政治，以德義爲主，採政教一致之政策，不設

散漫繁雜之法令，因此關於警察之禁令，以上下不陷於淫逸爲主旨，另一方面將日常所用魚菜之數目，容器之品質加以限制者亦復不少；於公衆方面亦有公家法度，於大名有武家諸法，於僧侶有僧侶諸法度，於旗本諸士設條例，對於庶民則立高標揭示等以臨之，其注意之週到，大堪玩味。警察官中亦有最重要之職務，由大目付，爲老中之耳目，監察萬石以上之大名者。設一切規則以管理之，伸訴諸之冤枉，兼老中以下諸使非違之監察。

次於大目付者有「目付」，爲青老年之耳目，匡正萬石以下稱旗本者之非分非禮，兼掌探究秘密之職務。

於町奉行之屬下設「與力」「同心」「町者」「町役人」「番人」「名主」「年寄」「五人組」「書役」「牢屋同心」「牢屋番人」等使用「穢多」「非人」等直接間接司關於警察之事項。

於市中警察設有「廻方」者由「與力」，「同心」中選任之，當巡迴市中追捕盜賊等役。又有「火附」「盜賊改」者同於市中巡廻司捕盜賊及放火之輩，稱之爲大役。

與力與同心以慶長五年十月，於江戶町奉行板倉重之下設與力十人，同心五十人爲起因，主管警察之事務。所謂與力，依原胤昭氏之解釋，爲隨時使用之意，卽無晝夜之別，何時使用何時即可應招而來，門番不寢云。

又町老承町奉行之命關於村政，當上意下達之任，其中名主，名主於一町或數町有一人，聽從町老之指揮，從事町政，

監督公務。

更於各町設「自身番」。由家主監督之，恰如聽差人，處理市中之傷者及棄兒等，又町奉行之巡察追捕盜賊時，乃於此處詢問之。

又於武家邸宅所在地，揮以棍棒，兵刃等之武器，稱爲「辻番屋」，恰相當於今日之巡查派出所云。

尙有地方之職務爲幕府所直轄者，於京都設「所司代」使當禁裏之守護，抑制近畿關西；又於大阪，伏見，駿府，長崎，山田，奈良，日光，佐渡，浦賀，松前，下田等處置奉行，城代，加番等，於其他之公領置代官。

此時代中自高等警察至貧民警察漸次整備其陣容。尤其刑事警察至爲峻烈，如關東八州，稱「八州取締」以巡迴於八州，常將博徒中之有勢力者着手懲治，雖有如何奸曲亦能從容檢舉，因此不法監禁而死者不少。

要之德川時代尙未見警察之全然分化，然行政警察至此已發其端。

五、明治以後之警察

如前所述，日本之警察，自昔以刑事警察爲主，行政警察則比較不發達，然而在歐洲早有「波里司」之制度，以促進文化之發達，栗本鋤雲氏於慶應三年爲駐法公使，將在巴里選官名稱下之「巴里波里斯」介紹於日本；又明治二年福澤謙吉氏奉政

府之命，調查歐洲警察制度，於是波利司之爲警察大見明瞭。明治四年，東京府下須有警察之建設，經人建設，於是江藤新平爲辦理此事之調查官，西鄉隆盛加以參議，遂於明治三年之際決心將此制度用於日本，幸有武士使之擔任警察官吏，着着進行，以保全安寧之意味，生出警保之文字。而川路大警視，依西鄉南翁之推舉乃有歐洲警政之考查，尤其將法國之警察制度加以深考，歸朝後於明治六年九月於建議書中提出其主要意見，書中有云：「夫警察爲國家平時之醫生」，在公文中警察文字之表現此爲最初云。

以此爲始，歐洲之警察制度乃經日本採用，武斷之大警視最用力於巡查之訓練，又在劍道上大致其力，平定當時之佐賀山口之亂，姑勿論矣，於明治十年西南之戰爭，警察亦大顯其身手。

由以上情形來說，日本之警察制度，最初以法蘭西爲模範，當時所制定之集會條例，以及其他之規則概爲參考法蘭西之立法。

然而其後由內閣聘用德意志人，「魯伊絲萊兒」，此人與法蘭西之「泡亞素那」不同，乃爲對於行政之深有研究者。

日本之法制，在明治三年新律綱領公布時代，尙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主義，以法律爲官吏及士人之須知，民衆無知悉之必要。然而在明治十三年刑法，治罪法（後改刑事訴訟法）發布後，於明治十五年施行，因時代之要求，於是

乃採將法律使人周知之方法。而爲法律之運用上，不但司法官要明法律，即警察官亦須適當之人材，於是在司法省設法律學校，又於內務省設警官練習所。

當時之警察界，大有由士族出身者構成之狀態，氣力無論矣，即學問方面，亦須多少具備，因循既久，對於人民之人權保障問題，等等之思想，亦漸缺乏，頗有逞威橫行之事。尤其於明治十年之戰後，警官立有偉大之功勞，凱旋之後，權勢益重，稍有苛待民衆之舉，然至刑法，治罪法施行後，警察官覺悟時代之趨勢，於文化方面須致其力量，而刑法，治罪法之施行，含有改正條約準備之意味，此在日本警察之思想界，可謂一大轉換期。因此之故拷問制度之廢止，亦成一段佳話。

先時波亞素納氏，步入司法省之大庭時，聞隔壁警視廳方面之悲鳴，加以調查乃悉爲拷問犯人，氏乃大驚，於是乃建議：

「拷問爲野蠻時代之產物，現在日本當條約改正準備之際，尙有拷問之事實存在，終必影響其改正妨害」。

而且罪刑判斷，既採證據主張，決不可以拷問行之。波氏改將以上之建議書提出於政府後，於是政府終於明治十二年十月，將德川以來之峻烈拷問制度，加以廢止。

更有日本警察發達上永久可以紀念者，爲聘請德意志人，「海恩」氏訓練警察官之一事。即明治十七年二月，山縣內務卿建議：

「欲求內政之進步，須先學警察之實際，今日之警察，雖有其形，然精神尙未完全，因此訓練，乃爲必要。警察官吏，上使通行行政之學，下使熟練今日之事務，須招聘有實務之經驗者訓練之，德意志之警察官堪以當此，擬招聘之以當我日本警部以上人員之訓練。」

建議之結果，政府終於聘「海恩」氏來日，講述德國警察法規，體操，消防及其他警察事務。又聘邦人磯部四郎，清浦奎吾，後藤新平及其他諸人爲講師，抽調府縣之警部，警部補，巡查等使之入所愛訓。

海恩氏於訓練之外，又巡迴各地之警察署，從實地上向內務卿，提出無忌憚之意見，日本警察事務，因此改善者亦爲不少。例如：當時從各警察署本部，每日使巡查出巡。海恩氏對之建議：

「如此不只往復須要時間，警察之耳目亦有難週之弊，從來之集團的配置方法，須變而爲新的散在制度之配置方法」。

此種制度經海恩氏建議後，結果乃有新的巡查派出所，巡查駐在所之設置，直至今日尙在實行。

又警察署中之署長，總處於二樓深處，民衆之申請自然須用書面。海恩氏乃主張將此弊害除去，民衆如有請求，不必用書面，逕以口頭申述，如此不只沒有妨碍，而且因民衆之口述，警察官得以熟知其內情，而爲迅速之處理。結果著長於警

察署入口設座，採用上述口述方法矣。

此等事績，於日本警察之改善上，披瀝其誠意，殊堪贊賞者也。

明治初年以來，爲日本文物制度革新時代，尤以警察行政多難多事。即明治十四年之際，國會開設之請願沸騰，藩閥對於政府不平反抗之勃發，急激言論之橫行。警察官之對於取締亦極激烈。在民間對此亦有人權尊重之熱烈主張，就中如中江篤介氏以直梭，及孟德斯鳩之主義，爲過激之言論。又福澤諭吉氏亦盛唱美國之功利主義。一時功利論，唯物論，個人主義，風靡。至於衣、食、住方面，亦多醉心於歐洲。後來，又有與此相反對之國粹保存說盛行，明治二十三年，因教育勅語之煥發，明示教化之方針，國體尊重之觀念，大見發展。明治二十二年之紀元節，憲法及皇室典範發布，國粹保存更見抬頭矣。

在此過渡時代，警察之取締，頗爲困難，及今思之不難想像，例如：明治八年六月廢止從來之新聞條目，而定新「新聞條例」。又明治十三年四月設定集會條例，然而民間之人權論者，對此二條例，則謂抑壓言論之自由，大舉攻擊之火。此兩法令至明治十五年共被改正。當局者之執行，頗感困難者爲新聞紙之取締，其議論偏於過激妨害治安之處誠不在少。而且不只妨害治安，關於風俗壞亂者，亦不在少。對此而行扣押，禁止販賣，或停止發行等之處分，一時呈活潑之景象。

於明治時代，尙有警察國家破天荒之事務，則爲保安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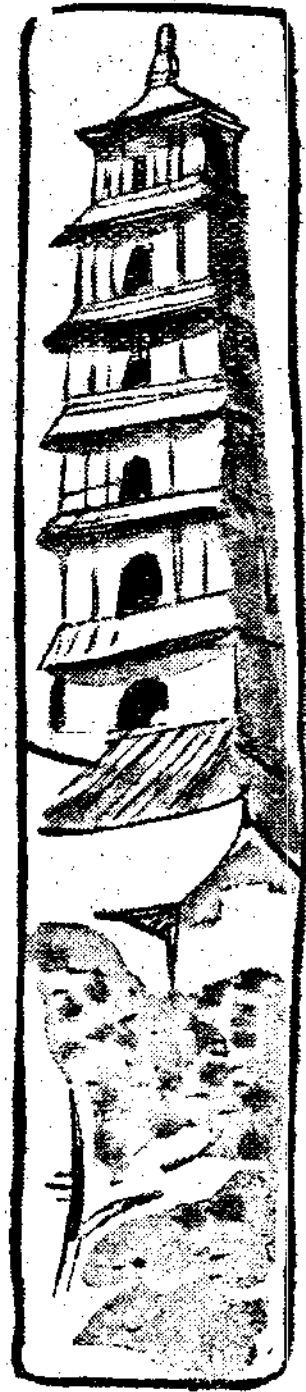
之發布。尤以其內中之退去命令，如疾風迅雷。即此條例中離皇居在三里以內之居住者，陰謀內亂，或教唆，或認爲有妨害治安之虞者，地方長官得主務大臣之許可，命其退去，於三日內得禁止其出入同一地域。當時對於此條例之制定，即政府內亦亦有種種之議論，結果成爲治安維持上不得已之臨機處置。最初草案中稱此條例爲「退去條例」，然因文字上過於露骨，乃改爲「保安條例」。因此條例之實行，被命退去者有三百五十人之多云。當時所稱鬼總監之三島通庸氏適當其衝，實行時嚴如戒嚴之狀況。然依此斷之結果，於輦轂之下政潮漸歸鎮靜，此條例於明治三十一年以法律第十六號廢止。

在警察歷史上與保安條例同可記憶者，尚有「戒嚴令」。即地方長官，對於無一定之職業而有狂暴之言行者，或妨害他人之開設集會者或干涉他人之業務，妨害他人自由者，命其於一定期間，從事合法之業務。並得命其不得妨害他人之集會，不論如何之事實亦不得爲不當財物之強請，與強人會面。違反其命令者處以一定之刑。此等法律之制定，其後於議會中有種種人權蹂躪之議論，終於廢止。明治三十二年發布銃炮火藥類取締法，於治安維持又於此方面注意矣。

從來爲治外法權撤廢上，警察之改善亦有種種之企畫。明治三十二年終於將條約改正，於此條約改正之前後，有種種事情之變遷。就中從來外國人在日本有警察權者，至此全被取消，於日本警察發展上，誠有無上之意義。反思中國尙被治外

法權之束縛，警察之不自由處正多。大東亞戰爭以來歐美之惡劣勢力，已被友邦掃除殆盡，國府參戰之日友邦日本首先聲明撤廢治外法權，簽定可紀念之協定，當此之時正如日本改正條約之昔日，中國警察今後將入正常階段乎？

明治以降至於昭和，警察之進展神速無比，就中思想之取締及經濟警察之活潑，有醒目之開展，大東亞戰爭勃發後全國上下，一心一德，爲人類之福祉與東亞之解放而努力，其警察之防諜，統制，宣導等工作，緊張之狀態，誠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者，他日時間許可當另文介紹之。



大倉聽松招集東京紅葉樓會者國分青崖木下周南仁賀保香城土屋竹雨
諸詩人次竹雨韻東同座諸君

王揖唐

海氣兵塵澆素襟 鏡中老醜怯花簪 良朋隔歲尋前夢 明月清秋寫我心 霜徑楓遲今度赤
蓬瀛水遞此情深 獨憐萬國呼庚癸 我輩優游翰墨林

伊勢神宮觀祭舞

王揖唐

停車飲福滌塵襟 拜舞衣冠見笏簪 卽以祀戎覘國事 猶持禮樂入人心 神來曲踊歌聲慢
賓退委蛇燭影深 山鳥不鳴喧屐齒 微飄笙磬答秋林



安貴王歌一首并短歌

錢稻孫譯

安貴王，施基皇子孫，春日王子。歌無題，有註曰：安貴王娶因幡八上采女，係念極甚，愛情尤盛，於時勅斷不敬之罪，退却本鄉焉，於是王意悼怛，聊作此歌也。

遠妻のこゝに在らねば たまほこの道をた遠み 思ふそら安からなくに 歎くそら 安からぬものを
み空行く 雲にもがも 高飛ぶ鳥にもがも 明日行きて 妹に言問ひ
吾が爲に 妹も事なく 妹が爲 吾も事なし 今も見しごと 副ひても
がも

思婦不在邇

杖策苦阻修

懷思莫得寧

嗟歎無何休

安得爲雲行虛空

安得爲鳥飛高穹

明朝去與妹相逢

但願爲我妹無恙

但願爲妹我無障

似昔復今並相傍

反歌

しきたのへ手枕まかず間置きて年ぞ經にける逢はなく
思へば

不復枕舒腕

隔絶已經年

焉能無相念

怨爾念未堅



喻樾室詩話

(選錄與東鄰有關者)

黃 越 川

清光緒三十年游日，第一次乘海船，竟日在甲板上，觀覽風景，興致勃勃，抵日以後，一切境遇，覺爲煥然一新，當時曾有詩曰：「井底窺天氣不揚，興來我亦渡扶桑，山排南北東西隊，水換青黃黑白妝，避地長留秦士跡，文身重見漢人裳，梧桐葉落無歸志，欲把他鄉作故鄉。苦心孤詣學西洋，卅六年來國日強，孺子深知仇露物，（日本譯俄爲露，時正日俄開戰，俄人贈物，兒童俱擲於地）車人也愛讀雲章。青年矢志從軍樂，紫袴沿途入學忙，回首不堪西向望，山河滿目是斜陽。」迄今三十八年，檢諸舊稿，不禁感慨係之！

餘姚諸天自章達，宿學士也，與予友而兼師，剪燭西窗，獲益良多。當八股盛行日，獨知研究日本歷史，殊得風氣之先。茲錄其日人四詠曰：「師事姚江朱舜水，東瀛好學有賢侯，一編國史春秋筆，千古尊王立意留（源光圀）。」勒成柳子十三篇，也識正政所先，可惜臣心人未諒，反令碧血灑原田（山縣昌貞）。」二條橋上望京塵，稽首遙稱草莽臣，熱血滿腔人不識，祇堪涕泗日漣名淪（高山正之）。」作志山陵名最正，上書幕府願偏乖，君平一變風流盡，此後祇稱默默齋（蒲生秀實）。」天自辭世，業經十年，此外佳句尙多，全稿存在予處，俟紙價稍落後，將付剞劂氏焉。

予不善詞，在東京日，陸克夫以旅中憶爲題，強欲予填，以備樂譜之需，不得已走筆應之曰：人生恨事家庭別，帖配雲深，池塘夢結，異鄉爲異客，淚似珠，心非鐵，觸景生情肝膽裂，春日依依柳，冬日霏霏雪，儘望眼何處兩浙。

覆朕新亡，懷思不已，閱日人碧堂詩，藉以消憂，及至「閱世方知鄉友好，入都翻覺布衣尊」之句，益令人悲悼矣。

日本蘭谷女史，有閑怨一絕云：郎守遼東妾守扉，西風吹恨不吹歸，到時要使淚痕認，啼背寒燈縫襯衣。悱惻纏綿，令人不忍卒讀，足與王駕集中「寒到君邊衣到無」之句並傳。

東郭氏藏有朱舜水先生詩幅，有「回天謀未就，抱節比田橫，西望獨吞秦」等句，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與文文山正氣歌何異耶！

明初日本使者晴哩嘛哈來朝，太祖因詢其國風俗，奏答五言詩一首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葡萄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太祖惡其不恭，拒絕貢獻。是詩命意措詞，並皆佳妙，未嘗有不恭處，太祖此舉，真焚琴煮鶴矣。

昔琉球國遣官生讀書，吳蘭雪爲教授，嘗作詩曰：「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又秀水陳曼壽，爲日本太政大臣黎堂幕賓，黎堂力爲揄揚，得門下士甚多，至有翠袖佳人，亦執贄列弟子行，嘗作詩曰：「隨園當日門牆盛，未見搜羅海外才」，想見詩人之得意矣。

日本文人率能漢詩，而女子不多見，茲東京有一媼，曰三輪田真佐子，別署梅農，年八十一歲，有睡起觀山一絕云：薰風吹度竹闌干，一夢回來日欲殘，疊嶂層巒青滴瀝，摩挲倦眼揭簾看。如此圓熟之句，出諸海外老媼，殊屬難得。

日儒賴山陽名襄，爲德川時代文學家，十三歲即能詩，癸丑偶作云：十有三春秋，逝者已如水，天地無始終，人生有生死，安得類古人，千載列青史。足徵其聰穎與志氣矣。嘗燃線香，作太公望以下至徐中山三十首，詩成線香猶未燃盡，當時有日本買誼之稱，著書甚多，善敘事文及尺牘，其才縱橫自在，直可與我國蘇東坡相伯仲云。

日人池谷盈進，著有觀海詩鈔，得力於漢學者頗深，誦其寄懷友人在西湖兩韻云：「誰進爲武穆，慷慨拯陸沈，誰退爲和靖，恬淡臥梅林」，歎爲雅切。惜其集中，魯魚亥豕，層出不窮，是校讎者不得辭其咎焉。

日本京都有桃女史者，工詩，會憶其一絕云：「背水亭臺面面窗，荷香筍嫩酒盈缸，有人閒試鴛鴦浴，來也成雙去也雙。」

甲子之春，亞洲滿鐵社長，開詩會於西園亭，席間分韻，予得元字，結韻爲「自笑年來詩膽大，居然弄斧在班門。」社友有以詩贈爲罕見者，予舉劉義詩云：「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陸龜蒙詩云：「雖然詩腸大如斗，爭奈愁腸牽似繩。」王安石次韻等詩云：「欲挑青腰還不敢，直須詩膽付劉義。」釋惠洪詩云：「年來學富身轉貧，豈特詩膽大於身。」

幸德秋水在獄中時，思母不輟，會賦有一絕云：「鳩鳥喚晴煙樹昏，愁聽點滴欲銷魂，風風雨雨家山夕，七十阿孃泣倚門。」纏綿悱惻，不讓陟屺一什，以社會主義者具此孝思，使人肅然起敬。

日本東山時代畫僧小田等楊，號雪舟，又號雲谷軒及備溪齋。備中國赤濱人，自幼好畫，不事經卷，我國明時，會居四明天童山第一座，翌年入京，純拙老人魯菴贈之詩序，越三載歸四明，徐璉贈以詩云：「家住蓬萊弱水灣，豐姿瀟灑出塵寰，久聞詩賦超方外，屢有丹青落世間。鸞嶺千層飛錫去，鯨波萬里踏杯還，懸知別後相思處，月在中天雲在山。」雪舟歸後，顏所居曰天開圖畫樓，從之學畫者甚衆，稱雲谷派，亦可謂奇僧矣。

日詩人與謝野夫妻，游歷奉天，會往憑弔張雨亭被炸處，有句云：「可憐列車已焦黑，空餘將軍紙牌片片白」，爲雨亭被炸時，正門牌也。寥寥數語，感慨無量。

田岡淮海正樹，工詩善飲，某日予宴之於一席廬，席半淮海謂同座曰，予有「鼎鑪無人誤家國，鹽梅偉業向誰求」二句，願座中人補上二句，成爲七絕一首。予飲一杯，按次而行，無詩須飲一杯。由予自補二句云：「同座皆願補詩，不願飲酒，補者紛紛。淮海對之皆飲一杯爲謝，憶予所補者，」爲平生志願總難酬，恨未封侯已白頭」，惜其餘忘之矣。

予在東時，道中會拾一律，不著作者姓名，詩云：「匆匆作客又經年，旅況蕭條思悵然，萬里關河羈海島，一春花鳥憶幽燕。久嗟遺鯉無消息，祇見明蟾屢缺圓，獨上高樓望鄉國，空憐雁字點遙天。」想是幽燕人在日京，望家書不至所作者。

予學日文於重溪先生，先生贈予一詩，有「成週游海上，一曲感翔禽」之句，師徒契合，爲一堂冠。第予迄無成就，不舞之

鶴，適爲羊公蓋耳。

日僧菅原妙子名日正，事母至孝，其母年已九十，猶侍膝下，有「白髮殘僧伴母眠」之句，嘗采擇彼教中篤於親者，爲釋氏二十四孝，序而行之，足徵其至性過人矣。

日本女詩人三浦久子，字英蘭，將游華南有詩曰：「楊柳桃花三月天，春棹泛海亦仙緣，繡窗今夜迢迢夢，已在吳山楚水邊。」清詞麗句，搖曳生姿，是爲摩詰畫中詩也。

唐代左散騎常侍朝衡，係日人阿部仲曆，居長安五十年，其間一度東歸，王維有送晁監詩。晁字即古朝字，其詩膾炙人口，但朝衡之歸國詩，見者頗稀。茲據唐詩品彙所載云：「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驂出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工力與王右丞詩相敵，以異國人之能爲此，可兒可兒。

日本大正天皇，生即多病，不能親理國政，踐祚六載，以皇太子攝政，已則優游自得，以享天年。然會學詩於三島侍講，十歲遊日光山時，作有詩云：「茅屋柴門隔碧河，鱗鱗聲裏栗橋過，一望田圃皆青色，白鷺紛紛雅趣多。」命意清新，不類帝王家作。

日人草場廉櫻花詩曰：「西土牡丹徒自誇，不知東海有名花，徐生當日求仙處，視作祥雲是此葩。」此與俞曲園詠櫻花詩，有「自可靚妝爭玉女，未容驕語壓花王」一聯，同負其國花之美者也。

日本明治天皇，自信老而益壯，日俄戰時，聞中國留學生有周霞字華國者，滇西太和縣人，年六十一，強飯健步，壯者不及，異而延見，謝不如曰：「此真東亞僅有之老人矣周遂！」自稱爲東亞老人，及日軍勝俄軍，東京市大祝捷，老人有感事詩云：「十萬萬人齊祝捷，他人含笑我吞聲！」蓋自悲國家之弱焉。

野村直彥字柳洲，詩尙悲壯，不喜風花雪月之吟，忽患中風辭世，孑然一身，後事皆田岡淮海任之。某日假慶雲樓開追悼

會，淮海詩曰：「鷗鷺寒盟是善鄰，今宵底事愴吾神，海樓風月依然好，詩酒聯歡少一人。」一往情深，與會者皆爲之隕涕，予重其交誼之篤，卽席次原韻和之曰：「九載連涓共結鄰，羨君龍馬具精神，誰知貌古心尤古，一片丹忱待故人。」予與淮海卜鄰九年，故首句及之。

案方士徐福事，史記所載，僅言採藥東瀛，率童男女數千人以俱，至祖洲不返而止。爲其墓在日本，種種紀事，較吾國爲詳細，卽以詩論亦然。李太白白居易宋景濂，雖皆詠徐福事，而借題諷始皇，無直接感懷徐福者，茲錄日詩人澤錦浦一律云：「蓬萊可望不容臻，聞跡滄溟避暴秦，百二山河何足恃，三千男女好相親。方知此日漂流日，乃是咸陽擾亂辰，海上煙波長不老，孤墳歲歲綠苔新。」又錄牧牛一絕云：「祖龍踐祚覓神仙，遙使徐生探海天，嗟避暴秦無避世，孤憤埋恨二千年。」

吳畏因在留日同學會席上口占二絕，余次原韻和之，第二首第二韻，爲「癡心欲把流光倒，再向東瀛借一枝」，決無其事，而爲此語，純然稚氣，隨園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陳楚南背面美人圖云：「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圖看」，予亦一效其口吻耳。

日本風俗之今古 一

「坐」我國今日之坐，古之所謂箕踞也，日本坐則以尻著地，以膝隱地，猶古坐法。朱子嘗作跪坐拜說，謂古者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今成都府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方坐，兩膝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日本所以能維持古之坐法，蓋因席地之故。我國自金元以後，漸染胡俗，地不鋪席，人皆高坐；加以椅桌盛行，坐法隨之而變，此當然之理也。

「蒲團」論語，席不正不坐，其所謂席，卽日本之蒲團。御覽引益部耆舊傳，刺史每自坐高牀，爲從事設單席於地。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皆是物也。普通以布置棉爲之，夏則以草，富人冬或以皮爲之；遇有所致敬，則離席，次敬，則半離席。漢書灌夫傳，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此種古禮，非至日本，無從索解也。



山椒大夫

森鷗外撰
魏敷訓譯

九六

姊姊打水，弟弟打柴，一天一天的混過去。姊姊在海濱想念弟弟，弟弟在山中想念姊姊。等天晚回到草屋來，兩人手牽手，「想念筑紫的父親，想念佐渡的母親，」說了哭，哭了說。

一混十天過去了，得離開新上工的草屋了。離開這草屋，叔分到奴組，婢歸入婢組去。

二人說死也不分手，管家的稟告了大夫。

大夫說：「真笑話！小厮拉到小厮組去，丫頭拉到丫頭群裏。」

管家領旨剛要走，二郎從旁喊住了他，向父親說：「照父親所說，把他們分開的爲是。但他們說寧死也不分離，兩個傻瓜，說不定就會死的。打的柴雖然無幾，水亦有限，然而去人是不上算的。我想個好法子處理吧。」

「這也有道理，我也不願意吃虧，隨你的便處理吧。」大

夫說了身轉向旁面。

二郎叫人在三門間蓋了一座草屋，給他姊弟一塊住。

有天晚上，兩個小孩照例提到父母，二郎經過草屋前面時聽見了。二郎是巡視全宅，專管奴婢們強欺弱爭吵偷盜這些事情。

二郎進屋向二人道：「想念父母，佐渡也很遠，也沒辦法，筑紫比佐渡還遠，小孩也去不了。想見你的父母，等長大了再說吧。」說完走了。

過些時日，有天晚上，二人又說起父母來，這次是二郎走過聽見了。二郎喜好打宿鳥，在宅中的樹林間拿着弓各處的走。

二人太想念父母了，每提到父母，就那樣作怎麼樣，這樣作怎麼樣，彼此想盡方法，做着不能實現的夢似的商談。姊姊說：「說是不到長大，不能到遠處去，這是當然的。我們就是想做那做不到的事情呀。我仔細想來，兩人一塊從這裏逃走，怎樣

也不可能，我倒不要緊，你一個人得逃出去。先到筑紫，見了父親，問問怎樣辦好，再去佐渡迎接母親去。」三郎偷聽見，恰是安壽的這段話。

三郎拿着弓箭，直闖進草屋來。「呀！你這東西們商量逃跑嗎？想逃走的主要烙火印，是這裏的定規，燒紅的鐵可是熱呀！」兩個孩子顏色蒼白了。安壽走進三郎面前，「那是瞎話。弟弟一個人逃走，可能上哪裏去！我們太想念父母了，才說了那些話。前幾天還說過，同弟變成鳥飛去呢，是隨便瞎說。」

厨子王道：「是那樣的。兩人老是像今天這樣專說些做不到的事，藉以混過想念父母的念頭。」

三郎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暫時沈默不語。「哼！是謊也罷，你們一塊商談的話要記住呀！」說了三郎走出去了。

晚上二人心緒不佳的睡下了，不多會兒，忽然聽到一種聲音，二人驚醒來，來這草屋後，是准許點燈的。藉着那微明的燈火一看，三郎站在枕邊，靠近來兩手抓着二人的手拉着走出門口。仰望着暗淡的月色，二人是被拉着從參見時經過的長廊上走去。上了三層台級，繞過了迴廊，轉灣抹角的進了前天看到的那座客廳。許多人沈默的站着，三郎把二人拖到炭火通紅的火爐前。二人從草屋中被拉出時，就「饒命罷，饒命罷」哀告着，三郎一語不發的拖他們走，後來二人也就不作聲了。火爐對面，鋪着三個坐褥，山椒大夫在那裏坐着，他那紅的面孔，反映着兩邊點着的火把，好像燃燒着一般。三郎從炭火中抽出

燒紅的火筷，拿在手裏，看了一會，透明般的燒紅的鐵筷，漸漸發了黑。於是把安壽拉近來，就要向臉上燙下去，厨子王拚命纏着三郎的手臂，三郎踢倒他壓在右膝下，終於在安壽額上，烙了個十字。安壽的悲號，打破一座的沈寂徹透全室。三郎放手安壽，從腿下扯起厨子王，在他的額際，也烙了個十字。低微了的姊姊呼聲之中，重新添上響亮的厨子王的哭聲。三郎丟下火筷，又像剛才似的，抓着二人的手，睜睜全座，轉過了正廳，把二人拉到三層的台級處，將他們推翻在冰冷的土地上。兩個孩子，由於傷痕的疼痛，內心的恐懼，幾乎昏迷了，強忍耐着，深一脚淺一脚的回到三門旁的草屋去。倒在鋪上的二人，多時像死屍似的一動也不動。忽然厨子王叫道：「姊姊！快禱告地藏菩薩。」安壽立刻爬起，從身上取出護身袋，手戰慄着解開繩，從袋中取出神像，供在枕邊。二人在兩邊叩頭，先時咬着牙還忍耐不了的額際的疼痛，這時爽然若失，用手摸摸額際，瘡痕也沒有了。二人吃驚的醒了來。

兩個孩子坐起來講作的夢，原來二人在同時作了同樣的一個夢。安壽取出護身佛，如夢中一般的供在枕邊，二人伏首禮拜。透着微明的燈火，望到神像的額上，在白髮左右，很清楚的有個鑿雕的十字傷痕。

米 米

自從兩個孩子說的話被三郎偷聽去，當晚作了可怕的夢以後，安壽的樣子大變。臉上現出緊張的表情，眉際深鎖，眼睛

凝望着遠處，也不愛說話了。以前每到天晚從海濱回來，就等待弟從山中歸來作些長談，現在呢話也少了。厨子王擔心地問道：「姊，怎麼了？」「沒有甚麼，很好的啊。」她故意地笑了。

安壽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只是這一點。說話既沒有錯誤，作的事也和平常一樣。但是厨子王看到唯一的彼此互相安慰的姊，改變了情形，自己無限的苦情，對誰也不能申訴；兩個孩子的境遇，比以前更加寂寞了。

雪忽陰忽晴的，快到年底了。奴婢們都不去外面，只在家中工作，安壽紡紗，厨子王打蘆薦。打蘆薦不用甚麼道行，紡紗是件難事，每晚伊勢的小萩，來幫忙教給她。安壽不但對弟的態度改變，和小萩也很少談話，動輒現出簡慢，但小萩毫不介意，憐憫她似的仍和她來往。

山椒大夫府上的門旁，也立上了門松，但是這裏的新年，沒甚麼新艷的事件，又加大夫的眷屬都住在後院，很少出入，也沒甚麼熱鬧。只有上下人等喫着酒，家奴草屋中起爭吵，平日爭吵要受嚴重的處罰，在這時管家是很寬大，打破頭也甞不知道，甚至有人被殺身死，也沒關係。

三門旁寂寞的草屋中，小萩時常來玩。她來時就好像把下草屋中的熱鬧帶了來似的，小萩一說話，這陰沈的草屋中也帶出春色，連近來變了樣子的安壽的臉上，也泛起了久矣未見的笑容來。

過了三天，家中工作又開始了。安壽紡紗，厨子王打蘆薦。安壽投梭已經習慣，晚間小萩來時，也用不着再幫忙了。她樣子雖是改變，但是無防於作這清靜的照樣反覆的工作。而且看來這種工作，反會排遣開死板的心情，能夠叫她沈靜下來。在不能和姊像從前那樣談話的厨子王，小萩肯來和紡紗的姊攀談，是心中唯一的主宰了。

米 米

到了水暖草木萌芽的時候了。從明天起就開始戶外工作的那一天，二郎巡視着家宅，順便走到三門旁的草屋裏，說道：「怎樣？明天能出去作工嗎？有許多人生病了，都聽管家說的，也不知道詳細，所以我今天到各屋裏都看看。」

打蘆薦的厨子王，將要回答，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安壽改了近日的態度，住下紡線的手，一直走向二郎面前道：「我要求您一件事情，我希望和弟一塊兒工作，請您想個辦法叫我們一同去打柴吧。」蒼白的臉上，浮起紅暈，眼光在閃耀着。

厨子王很驚訝的態度又改變了，和自己也沒有商量過就突然要去打柴。他很驚訝的驚訝着眼睛望着姊。

二郎沒有言語，一直瞧着安壽的樣子。「沒有別的，就求您這一件事情，派我到山上去吧。」安壽反復的說。

於是二郎說着：「這裏奴婢誰做甚麼活，是很重要的問題，全都由父親自己決定。但是，垣衣，看你的請求，好像很考慮過了，我擔保給你爲力，一定叫你去的成山上。放心吧。」

「咳！兩個孩子，平安的度過這一冬，很好呀。」說完走出了草屋。

厨子王放下杵頭，靠近姊姊的身旁。「姊姊！怎麼呢？你一塊兒同我到山上去，我也很喜歡。可是爲甚麼突然的請求？不和我商量商量呢？」

姊姊的臉上，現出了笑容，「真的，難怪你這樣想。我也是在沒有看見他以前，沒想到要託他的，真是突然想到的呀。」

「是嗎？有點怪了。」厨子王像看新奇東西似的看着姊姊的臉面。管家拿着筐和鏟刀走進來。「垣衣！說不叫你打海水，叫你打柴了，我把用具都拿來了，可是水桶杵子得給我拿去。」

「太麻煩了。」安壽輕輕的立起，把杵子水桶拿出交還了。管家接過去還不想就走，臉上現出苦笑。他聽從山椒大夫一家人的命令，有如服從神旨一般，所以他毫不躊躇的做出那些無情殘酷的事情。但是他的生性，不願看他人的苦悶和號泣，只要事情能順利的進行，可以看不見就解決了，那於他是有方便的。他每逢說話或作事決心要給人難堪的時候，這種苦笑，自然的在他的臉上要流露出來。

管家又向安壽說「還有一件事，叫你去打柴，是二郎少爺稟告了老爺決定的。當時三郎少爺也在座，他說那麼叫垣衣扮成男裝去山上打柴吧，大夫笑了，說他想的法很好。所以我要拿了你的頭髮回去。」

在旁的厨子王，聽了這話，好像刺心的一般，眼中含淚望

着姊姊。

出乎意外安壽的臉上笑容沒有消失。「真的呢！既然我去打柴，也就是個男孩子了。請用這鏟刀把頭髮剪去吧。」安壽把頭伸到管家的面前。

光潤長長的安壽頭髮，被銳利的鏟刀一揮而斷了。

＊ ＊

翌晨兩個孩子背上負着草筐，腰間插着鏟刀，攜手出了大門。從到山椒大夫家來以後，二人一塊兒走路，這是第一次了。

厨子王捉摸不着姊姊的用意，胸中滿是寂寞和悲傷。昨天在管家回去以後，想法設詞的探問，但姊姊好像在沈思着甚麼，也沒有將緣故說明。

走到山麓時，厨子王忍無可忍的問道：「姊姊！許多時沒有這樣一塊兒走路了，我應當是喜歡的，可是我非常的難過。雖然我們這樣攜着手，我真不忍看你那禿了的頭。姊姊，你瞞着我，想甚麼呢？爲甚麼不說給我聽呢？」

安壽今朝在額上也浮出喜悅的光輝，閃爍着大的眼睛，沒有回答，只是把拉着的手更加些氣力。

山坡下有個池沼，水邊上縱橫着的枯葦，仍和去年一樣。可是路旁的草，從黃葉間已露出青的嫩芽來了。從池畔向右轉灣走上去時，那裏有從岩間湧出來的清泉。再走過去，右面望着峭壁，山路非常迂曲。

朝陽正滿照在岩石的上面。在風化的重疊岩石中間，紫羅

蘭生根開着小花，安壽指給厨子王看道：「你看，已經春天了呀。」

厨子王默然點頭，姊姊胸中隱着秘密，弟心中滿是憂慮，話頭時時沒有反應，猶如水滲入砂中，常常打斷。

走到了去年打柴的亂樹樑間，厨子王站住了，「姊姊，就在這裏打柴呀。」

「啊，再到高處去看吧。」安壽在前面不停的走上去，厨子王奇怪的跟着走，不多時來到比亂樹高得多的外山山頂。

安壽站在那裡，一直的望着南方，眼光沿着經過石浦流入由良港的大雲川上游，停止在隔河一里光景的繁茂叢林中現出來塔尖的中山上面。叫道：「厨子王，我許多天來想些甚麼事情，和你不像從前那樣的說話，你以為很奇怪吧。今天不用打柴了，好好聽我的話！小萩是從伊勢買來的，從她的故鄉到這裏的道路，她全都告訴我了。走過那中山去，離京城就不遠了。去筑紫是很難的，返回佐渡去也不容易，但是準可以走到京城的。我們自從和母親離開了岩代，一直沒遇見過好人，如果人要轉運氣了，也許會遇到好人吧，你現在一定得要從這裏逃走，上京城去呀。靠神仙指引，只要遇見好人，能到筑紫打聽着父親的消息，也可以到佐渡去迎接母親了。把草筐鐮刀快丟下，拿着飯盒子走吧。」

厨子王默默的聽着，眼淚順着兩頰流下來，「姊姊，您怎

麼辦呢？」

「不用掛心我。你一個人作的事，就當和我在一塊兒作了。見着父親，接了母親，以後再來救我吧。」

「可是我走了會更虐待您吧。」厨子王的心中，浮起那被烙印的嚇人的夢。

「也許他們要虐待我，不過我要忍受，他們不會殺害用錢買來的奴婢。你走後或許叫我作兩個人的工作，在你告訴我的那個亂樹間，我能打許多的柴，縱打不了六擔，四五擔總能打的吧。啊，快走下去，把草筐鐮刀放下，我送你去山底下。」說着安壽在前面走了下去。

厨子王決定不了怎麼辦好，茫然的跟着走下去。今年姊姊十五歲，弟弟是十三歲，可是姊姊早像個大人樣子，而且像神靈附體似的聰明伶俐，厨子王不能不聽從姊姊的話。

下到亂樹樑間，二人把草筐鐮刀放在落葉上，姊姊取出護身佛，遞到弟弟手中，「這是很要緊的護身佛，到我們再見為止，寄存在你那兒。把這地藏菩薩就當作是我，和護身刀一塊兒好好的保存着。」

「可是姊姊若沒有護身佛……」

「不，你比我要危險，護身佛寄存在你那裡吧。晚上你不回來，捕役一定追趕你去，你跑多麼快，一定會被追上的。從剛才看見那個河的上流過去，走到和江，千萬別教人看見，過了河離中山就很近了。到那裡後，去剛才看見那塔的廟裏藏一

會，等追的人回來，再從廟裡逃走就成了。」「可是廟裡的和尚藏我嗎？」

「那看運氣了。走運的話，和尚會藏着你呢。」

「是啊，今天姊姊說的話，好像神仙說的一樣。我也決心了，全都照姊姊說的去作。」

「哦，你真聽話。和尚是善人，一定藏着你的。」

「是的，現在我也這樣想了。逃走了到京城去，能看到父母，也能來迎接姊姊的。」厨子王的眼睛，和姊姊同樣的輝耀起來。

「呀，一塊兒到山底下去，快點走。」

二人急忙下了山，走路也和從前不同了，好像姊姊的熱誠，暗示似的傳給了弟弟。

走到有泉水的那兒，姊姊取出飯盒上帶着的盃，汲盃清水。「這權當作你的餞行酒吧。」說着喝了一口，遞給弟弟。

弟弟喝乾了「姊姊再見。我一定叫人看不見走到中山去。」廣有十步光景的坡道，厨子王一氣跑了下去，沿着池沼，走上官道，向着大雲川岸急忙的走去。

安壽站在泉水旁，目送着爲松林忽隱忽現的後影，漸漸小的看不見了。快到了正午，也不想上山去。幸虧今天這一帶的山中沒有打柴的人，也沒有人來申斥這站在山坡把時間度過了的安壽。

後來尋找弟弟的山椒大夫家的捕役，在山坡池畔上拾到一

雙小草鞋，那就是安壽的。

米 米

中山國分寺的三門間，燈籠火把的，許多人蜂擁進來。山椒大夫的兒子三郎，作先鋒，揚着白柄的長刀。

三郎在大殿前喊道：「我們是石浦山椒大夫家裏的人，一個奴才，有人看他跑進這山裏來了。除這廟裡再沒有藏身的地方，快把他獻出來。」跟來的人們，也「嘿！獻出來！獻出來！」的喊着。

從大殿前到門外，鋪着寬潤的石路，路上擁擠着三郎的部卒，手中全拿着火把。石路兩旁，所有寺內住的僧俗，也全簇擁出來了。捕役們在門外喧鬧時，他們疑惑出了甚麼事故，從偏殿廚房各處走出來了。

最初捕役在門外叫喊開門的時候，多數僧人，擔心開門叫他進來，他們會胡鬧，主張不給開門，長老猛律師叫人把門開了。三郎大聲呼喊把逃奴獻出，可是大殿的門關着，暫時非常寂靜。

三郎踐踏着脚，同樣喊了兩三遍。部卒中也有人喊着「和尚，怎麼呀！」裏面雜有短短的笑聲。

半天猛律師親自把大殿的門靜靜的開了。他穿着偏衫，未加裝束，背着常明證的微光，站在大殿的階上。高個魁偉的身體，濃眉莊嚴的面貌，爲搖曳的火光照耀着。他才過了五十歲。

長老慢慢的開了口，喧囂的捕役，一見了長老都默不作聲的躲着他，說的話滿場都能聽見。「你們是來找逃亡下人的嗎？」

本寺不經我住持知道，概不留人的。我既不知道，當然是不在本寺了。這先不提。深夜裏手持劍戟，衆人蜂擁而來，嚷着叫開之門，我以爲國家出了大事，或是朝廷有了叛逆，叫把三門開了。這是甚麼，處置你一家的下人嗎！本寺乃勅造寺院，三門懸着御匾，七重塔中，藏有御筆金字的經文，在這裡胡鬧，太守會問檢校（寺中的總務）的職責的。如果訴於總寺東大寺，帝都或有聖旨下來。這要好生想想，還是趕早退回爲上策。我好好的說給你，是於你們有好處的。」說完慢慢的閉上了門。

三郎敲着大殿，咬牙切齒，但是沒有踹進去的勇氣。部卒們有如風吹落葉似的，低聲私語着。

那時有人大聲喊道：「逃跑的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吧，那我知道的。」

三郎吃一驚，看那說話的人，是個看鐘樓的老頭，生得極像他父親山椒大夫。老頭繼續說道：「午間我從鐘樓上望見那小孩從牆外走過，向南去了。體格弱小，可是很輕快，已經去了很遠了吧。」

「那一定是他罷。小孩半天走的路也有限，快趕！」三郎折回身去了。

帶有火把的隊伍，出了寺門，從牆外向南走去。看鐘樓的從鐘樓上看着大聲笑了。近旁叢林中將要宿下的烏鴉，兩三隻

驚飛了起來。

米 米

翌日國分寺有到各地方法的人，到石浦去的，聽到了安壽投水的消息。到南面去的，聽說三郎率領的部卒，到了田邊折回來的音信。

隔了兩天，曇猛律師出了寺向着田邊走去，拿着臉盆般大的鐵鉢，拄着手腕粗細的錫杖，後面跟着落了髮穿上法衣的厨子王。

二人白天趕路，夜間宿在到處的寺裏，走到了山城朱雀野，曇猛律師住在權現堂，和厨子王將要分手，「護身佛要好好保存着，一定能知道你父母的消息。」說完律師回去了。厨子王在心中想，這和尚的話和死了的姊姊說的一樣。

厨子王上京時，已是僧侶的打扮了，住在東山清水寺。

睡在參神寢殿中，翌晨醒來，有位穿朝服戴官帽繫着裙子的老人，站在枕旁說道：「你是誰家的孩子？拿着甚麼寶貝東西，給我看看。我爲了女兒的病許願，昨晚住在這裏參神，神托夢說，左邊屋中睡的小孩，有個好護身佛，可以借來使她供養上。今天早晨到這裡來，果然看見你在這裡，把你的身世告訴我，借給我護身佛，我是當朝的宰相師實。」

「我是陸奧緣正氏的兒子，聽說父親十二年前去了筑紫的安樂寺，一直沒有回來，母親帶着那年落生的我和三歲的姊姊，住在岩代信夫郡。以後我長大起來，母親帶着姊姊和我去

尋找我父親去。走到越後，遇到了可怕的人販子，母親被賣到佐渡，姊姊和我被賣到丹後山良，姊姊死在山良了。我拿着的護身佛，就是這個地藏菩薩。厨子王把護身佛拿出來給他看。

師廣拿起佛像，高高的舉起行了一禮，把佛的前面背後反復的仔細看了道：「這是聞名的寶貴的放光王地藏菩薩金像，由百濟國傳來，歸高見王家所有。你能有這個佛像，足證明你的世家了。太上皇（白河天皇）在位永保初年，因為太守犯罪，連坐被謫往筑紫的平正氏，無疑的你是他的嫡子了。若想還俗，回頭還有封官的上諭，暫時先作我家的客人，一同到我家裏去吧。」

米 米

前面所說宰相師廣的女兒，是他的義女，入侍太上皇的，實際是他的妻的姪女。他得病很久，借來厨子王的護身佛一供養即刻完全復原了。

師廣叫厨子王還了俗，親手給他加冠。同時差人拿着赦書，到正氏謫貶處致候。使者到的時候，正氏已經死了。成人後改名爲正道的厨子王，悲傷的形容都憔悴了。

那年秋季除官時，正道除授丹後太守，是遙領的官職，自己不到任去，置椽以治理該郡。太守最初的政令，爲丹後全郡禁止販賣人口，山椒大夫也全將奴婢解放了，改爲傭工。大夫家一時覺得頗受損失，但從那時起，農作工匠的業務，比以前愈加繁盛，一族更富裕繁榮起來。太守的恩人曇猛律師封爲僧

都，照顧太守姊姊的小孩，使她回了故鄉。追奠安壽的亡跡，在她投水的池畔，建立一座尼庵。

正道爲封邑作了這些事件，特地請假微行到佐渡去。

佐渡的郡治在雜太城，正道去後，托地方官人調查了全郡也沒能知道母親的去向。

某日正道正愁思無策，一人出了旅館，步行市中，不知不覺間離開了街市，走向田間的路上去。天氣很晴明，太陽炎炎的曬着。「爲甚麼不能知道母親的去向，只叫官人調查，自己不親身尋覓，是不是神人見了怪，不叫遇見呢。」心中一面尋思一面走着。忽然看見一家頗大的農家，房屋南面的疎籬內，有個土場園，滿鋪着蓆子，上面曬着穀穗。正中間坐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拿着長竿，追趕來啄食的麻雀。那婦人用着歌唱的調子喃着。

正道不知道爲了甚麼，心爲這婦人所吸引，站住了看她。婦人篷首垢面，雙目失明，正道覺得很是可憐。一會兒那婦人喃喃的話，耳朵漸漸聽懂了，同時正道有如患了瘧疾，身體戰慄，眼淚湧出來了。那婦人及復着這幾句話：

懷念我的安壽啊！ 吵——嘶

懷念我的厨子王啊！吵——嘶

鳥啊，你也是有生之物，

快快飛去吧，莫待我追逐。

正道茫然的聽得入了神，五內如焚，獸似的叫聲，將衝口

面出，強咬牙忍耐着。忽然像重縛被釋了似的跑進垣牆裏，脚踢散了穀穗，倒身在婦人面前。右手拿着護身佛，跪下去的時候，高高的舉到額際。

「婦人知道不是麻雀，是個更大的東西來踐踏穀穗，停止了唱聲，用看不見的眼睛，凝視着前面。那時只見好像乾了的貝殼爲水所滋潤，兩眼潤澤流出淚來，婦人眼睛睜開了。」

她口中叫聲「厨子王」！二人緊擁抱着。

(終)

米 米

日本風俗之今古 二

「衣裳」 通典：上古穴處衣毛，未有制度，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爲上，以制其衣，後知爲下，復制其裳，衣裳始備。我國今日所著之服，有衣無裳，蓋胡服也；日本服制，雖不盡合唐宋之制，而猶爲近古。

古人衣服，俱有等次，左傳所謂上下有服是也。說文卒字下云，卒衣有題識者。御覽六百九十七引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市儉賣者，皆當著巾，額題所繪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此卽所謂題識也。今日本商賈及工人，衣俱有題識，蓋猶沿中土舊俗。

「木屐草屨」 釋名，屐，擗也，爲兩足擗以踐泥也。急就篇顏注，屐者以木爲之，而施兩齒，所以踐泥。今日本人無論男女，皆著木屐，其式猶古之遺制也。御覽六百九十八引風俗通，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作系；所謂系者，謂以繩係於足指之上，其製殆全與日本同，唐以後女子盛行弓足，屐惟男子著之。胡元人中國後，此制遂廢。

說文：屐，屨也，屨也。莊子天下篇，以跂蹻爲屐，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屐。今日本人所著之草鞋，亦以系貫足指上，製與屐同，惟以草爲之，而下無齒，故許以屐爲訓。



談 翻 譯

洪 芸 蘇

日本名記者杉村楚人冠氏是個有名的翻譯不可能論者，他有兩句膾炙人口的話說：「做翻譯的人，不是不懂外國語的人，就是不懂日本語的人」。他常說，某一國的某一個字，都有牠的歷史的傳統跟隨着，有種種的意義，種種的語感含在其中，所以但不能用別的國語來翻譯，並且不能用同一國語的另一個字去代替。譬如「婦人」「女子」「婦女」「女性」「女人」這幾個字，都各含有各的意義和語感，雖說是同意語，其實有些地方不能互相通用；同一國語，尚且如此，另一國語，更辦不到了。

楚人冠氏這一篇議論，我很表同感。譬如我們欣賞芭蕉翁的俳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覺得這幾句小詩只有讀日文的原文，纔能嘗出牠的妙味來，如只讀了中譯的「古池啊！蛙跳下去的水聲」，或英譯的「The ancient pond! A frog plop! Sedrplah!」（據宮森麻太郎所著的 *An Anthology of Haiku ancient and modern*）總覺得如嚼糟糠，終乏味道，意思雖然達出，而神韻却已失掉了。我前年受了書道聯盟的川崎克氏的招待，在他的鄉里伊賀上野住了一晚上。伊賀上野是芭蕉翁的故鄉，因此我就乘機去尋訪芭蕉翁的遺跡，到過了他的五庵之一的養龜庵，留連半日。養龜庵這草庵，是蓋在一個瀟灑樸雅的日本庭園當中，庵旁一個小池，古色蒼然，四周則樹影陰森，青苔長遍，到了此地，雖然沒有親耳聽到蛙跳下去的水聲，却自以為很能夠領悟芭蕉翁那首小詩的意境了。

由此看來，語言的妙味，背景是很重要的。楚人冠氏的某一國的某一個字，絕不能用背景不同的另一國的某一個字翻譯出來

的這種主張，實在很有道理。不過話雖如此，這種主張，却也不能視為絕對真理。因為如果把他的意思推廣下去，則我們還可以說，就是同一個字，由兩個人看來，也是不一樣的。譬如對於日常所常用的「家」這個字的意義，一個五世同堂的小孩所了解的，和一個單獨過日的小夫妻所生的小孩所了解的，絕對不能一樣。極端說下去，那豈不就要成了只有自己纔能了解自己的語言了嗎？古語說：「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這是一句否定絕對一致的名言。不過絕對一致雖不能有，相對一致却是可能的。譬如面孔的特徵，雖各人各樣，可是鼻是直的，嘴是橫的，耳目成就，口鼻孤單這些大地方，總是相同的。翻譯之所以可能，就在乎此。

翻譯不但被很多人認為可能，而且被很多人認為必要。哲人譚馬遜 (R. W. Emerson) 在他的一篇題名書籍的小論文中說過：「收在波恩叢書 (Bohn's Library) 中的，可尊貴的，時時見到的，秀逸的翻譯，對於文學所完遂的工作，恰和火車對於內地交通所完遂的工作一樣。我對於依靠翻譯書去讀所有的書——所有一切的好書這樁事，一點也不躊躇。因為無論甚麼樣的書籍，牠那最好的地方，實實在在都可以翻譯出來。——這就是說，最好的地方，是真的內觀透察，換句話說，是立在廣汎的人情上的。我們的聖經以及其他含有高潔的道德觀念的書籍，連原文中的音韻以至調律，我認為都能夠很容易地用同音調的句子翻譯出來，而且也非這樣翻譯出來不可。義大利人用過一句俏皮話去嘲弄翻譯者說：「翻譯者就是叛逆者」(i traditori traditori)。但是我對於翻譯者表示感謝。只要能夠得到好的翻譯書，無論是拉丁書，無論是德國書，無論是義國書，有時甚至於法國書，我都很少去讀牠的原文。我很喜歡我能夠享受那可以說是大城市語的英語的恩惠。英語猶如那從各地方流來的百川所朝歸的大海一個樣。某一本書已經被翻成母國語了，却硬要找原文去讀牠，這就如同要到波士頓去，却去游渡察爾士河一個樣了」。

詩人歌德 (J. W. Goethe) 也是個很尊重翻譯家的一個人，他在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寫給卡徠爾 (Thomas Carlyle) 一封極其誠懇的信，內中有幾句關於翻譯的話說：「凡是從事於翻譯的人，我們要拿他看做是這種普遍的精神上的交易的媒介者，他是辛辛苦苦以助長相互的交換為職業的人，無論怎樣說翻譯不完全，翻譯在一般的世俗的活動之中，還是最重要而且最有價值的生業之一種，却是不變的事實。可蘭經說：「上帝用獨自的語言賜給各民族以豫言者」，所以各翻譯者就是對於各民族的豫言者」。

路德的翻譯聖經，雖到了今日，還有批評家不斷地加以限制，加以非難，可是他仍舊產生出最大的影響來。聖書協會的廣大的活動的一切，問其究竟，豈不是要用各民族獨自的語言，對各民族去廣佈福音嗎？

我們讀了前賢的這些議論，對於辛辛苦苦去從事翻譯的人，覺得更須深一層地掬出感謝的赤誠來。因為他們是強不能使爲能的精神上的交易的媒介者，是費力不討好的廣佈福音的使徒。所以我們對於他們翻譯出來的東西，只要大致不差，能夠使不懂原文的人，得借此以擴大他的精神上的地盤，也就可以感到滿足，不應該再在細處去吹毛求疵，纔合道理，可是世人每不如此，未免有失厚道了。

拿個最近的例來說吧，譬如登在天津庸報的尤炳圻君所翻譯的夏目漱石的我是貓的全譯，在我看來，夏目氏的作品，能夠翻譯到這個地步，也算難得了，却還有人對他胡挑毛病，實在使人感到不舒服。尤君的翻譯，固然免不了翻譯者所常有的千慮一失的地方，可是指摘他的淺人，更多隔靴搔癢之處。本來我是貓這作品，就是一部很難翻譯的小說，雖老大家如知堂老人，也還嘆爲「全譯不易，似可註釋抽譯」。如此的書，譯出來而有許多可商量的地方，正是應該。

拿全書的開頭第一句——也就是被採用爲書名的一句話「我輩は猫である」作個例吧，這一句話的適當的譯語，就找不到。知堂老人說：「我是貓」這個書名，從漢文上說，只有這一個譯法，英文也是譯爲 I am a Cat，所以不能算不對，然而與原文比較，總覺得很有點失掉了神采了。原名云，Wasahai wa neko dearu。第一，Wagahai 這字寫作「我輩」，本意是說我們，與漢字原義相同，但是用作單數代名詞時，則意仍云「我」，而似稍有尊大的口氣，在中國無相似的例。又 dearu 在語法上本爲 da 之敬語，在文章上却是別有一番因緣的。明治時代新文學發達，口語文漸漸成立，當時有 da 式，te 式，dearu 式，dearimasu 式，dearu 式諸種寫法，嘗試的結果，留下兩個，即「葉亭」的 da 與「紅葉山」的 dearu 式，二者之差別似乎只在文氣的粗細上，用者各有所宜，讀者或亦各有所好也。夏目之貓如云 Orewa neko ja，則近於車夫家的阿黑，如云 Watashiva neko de Bozarina 也，則似二枚師家的三毛子，今獨云云，即此一語，已顯然露出教師苦沙彌家無名貓公的神氣，可謂甚妙，然而用別國言語無論

英文漢文，均不能傳達出此種微妙的口氣」。

知堂老人的這一番解釋，可謂精闢之至。不過據我的愚見，「我輩は猫である」這句話，直譯雖是「我是貓」，意譯却似乎以尤君所譯的「我是一隻貓」，較為傳神。因為在中國話中，有了「一隻」的字眼在裏面，好像是較比可以把「我輩」這兩個字的「稍有尊大的口氣」，間接地傳達出來。何以見得呢？因為我常聽見世人說：「我是一個男子漢」，又曾經看見過押往天橋吃黑裏的英雄們在做車上喊道：「再過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在這種地方所用的「一個」「一條」，正和尤告所添的「一隻」一樣，均是「稍有尊大的口氣」的表現。尤君的這個譯法，正是我所佩服的地方，却料想不到有人指摘他說：「苦心研究，屢次修改之後，卻只添了個「一隻」的多餘而無味的花樣，看來尤氏的研究和修改，也是曖昧得很的」，我以為說出這幾句話，正顯出指摘他的人的淺薄來。

後藤末雄博士翻譯了法國人白晉 (Jochim Bouvet) 所著的康熙帝傳之後，在序文中寫出他對於翻譯的意見說：「抑所謂翻譯者，不單是把外國語修改為本國語而已。應該把外國人的看法或思想表現法，修改為日本人的看法或思想表現法。要之，是要把外國文修改為正確的日本文。在原文之中，有著者的表情，有著者的口吻，說一句話，便有感情的流露。原文的有趣處——也就是原文的氣價的一部分，往往在於這點。所以本人相信，如果不連感情的陰翳也翻譯出來，就不能說是真正的翻譯。看到近來的譯本，我所最感到遺憾的，就是這種「言外的意味」沒有被翻譯出來這一點。尤君在「我是貓」的「貓」字上，添入了「一隻」的字眼，據我看來，絕不能說是「多餘而無味的花樣」，乃是他要把那後藤氏所說的「感情的陰翳」或「言外的意味」傳達出來的一番苦心。

上期的本刊登有張我軍君講解的夏目漱石氏的夢，內中有與此同語型的一句「左右は青田である」，張君把牠譯為「左右兩旁是青翠的水田」，他在譯文的後面自拉自唱地說：「只譯「左右是青田」，固然也可以，不過總覺得不大滿足，所以添了不少的字，這是不得已的」。張君的這種用意，和尤君一樣，只可與知者道，不足為笨人言，這種苦心的所在，常弄翻譯的人，自然能體會到的。總而言之，翻譯這件事，原是強不能使其能的，費力不討好的工作，無論是誰去幹，都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如

果扳起臉孔論起真來，那只有不去翻譯這條路可走了。

關於翻譯的體驗，名翻譯家戶川秋骨氏講得最妙。他在一篇名叫翻譯難的小品文中，說過這樣的話：「散文也還馬馬虎虎，至於韻文的翻譯，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像那關於科學的東西，不能不說牠的翻譯是可能的。不過話雖如此，就連關於科學的東西，也並非沒有不可能的地方。科學所稱呼的原素和藥品的名稱，怎麼個樣子呢？在今日的報紙上占了好大一片的外國名的藥品，用的還都是地道的外國語。」他又說：「是去年的秋天，在某地方見着了岡倉山三郎先生。那時候不知道講起甚麼話來，先生就由翻譯的事講下去了。他說：『翻譯畢竟是創作，結局是變成了譯者自己的東西的』。我完全表示同感。由我看來，這豈不就成了翻譯不可能論了嗎？這雖是我平素的想法，那時候我就把我平素所抱的見解這樣說了。翻譯這個東西，外國語的知識不可太多，當然是不能不有個差不離的程度的，不過稍爲多些，反而不妙。因爲外國語的知識多了，就要發生阻撓，使我們做不了翻譯了。我這樣一說，逗得先生苦笑半天。我覺得這並不是瞎話。……因爲語學力如果多了起來，就要考慮到文字和章句的細處去了，結局要弄到做不了翻譯。所以我以爲要是來個大概，則翻譯也就可能了」。

據日本翻譯界的這兩位大家所說的看來，「翻譯畢竟就是創作」，翻譯只能「來個大概」，懂得這個竅妙，我們就可以不致無理取鬧地去對翻譯者求全責備了。我說這話，並不是輕視翻譯，以爲牠是可以馬虎從事的。我覺得因爲翻譯不能完全把原作一模一樣地重新表現出來，所更是格外需要翻譯者運用他的創作的技能去補充。巧妙的翻譯，不但不致減少了原作的精彩，有時還可以把原作的精彩格外顯示出來。記得數年前改造雜誌登載過一編正宗白鳥氏所寫的批評衛禮氏所英譯的源氏物語的文章。正宗氏說，源氏物語這部書，自己總覺得牠是一部沒有氣力的，纏夾不清的，不能在胸脯上發出響聲的，無聊的書籍。可是讀了衛禮氏的這一部英譯，纔對於自國的這部古典，感到痛切的興趣。正宗氏在日本人中，可以算是文學素養很深的一個創作家，而他對於日本的古典，却要依靠外國人的翻譯，纔能感到牠的妙趣來。由此看來，翻譯這件工作，豈可以輕視？有了正宗氏的這個實例，則前面所引用的調馬遜氏所提倡的閱讀翻譯書的主張，更可以獲到有力的根據了。

（三十二年正月）

與謝蕪村春之俳句選釋

一一〇

楊 燕 懷

序

純文學的逐譯，本屬難事，而譯詩更是難上加難，幾乎是件不可能的工作。尤其是日本的古詩，如譯成白話則全失原有的神味；務求信雅又難爲一般人所了解。在這種情形下爲了一般的鑑賞，似有註釋原詩的必要，所以筆者乃不自量力，做了這樣一次試驗。

至於這裡所介紹的與謝蕪村乃日本最偉大的俳人，與我國一般較爲熟悉的松尾芭蕉齊名，可說是日本俳諧史上兩顆燦爛無比的明星。單論其俳句之造詣，更幾可駕乎芭蕉之上。（蓋芭蕉於俳句之外猶以連句俳文擅長）

蕪村不僅是偉大的詩人，而且又是著名的畫家，所以他的俳句也可說是正如我國的大詩人王維，所謂「詩中有畫」的。他的作風清新淳美，極富藝術的芬芳；內容充滿青春的情懷與縹緲的輕愁，實爲日本文學史上獨放異彩的唯美主義的浪漫詩人。

本篇所以特別採錄他的「春之俳句」的緣故，一則因其所作以詠春季之情景風物者爲獨勝，同時又取其怡和本刊出版之季節。

曙の紫の幕や春の風

此句乃歌詠春色的優柔之作。

春日是悠閒的季節，而東方泛明之際，風光尤其是清快無比。且紫色的曙光與紫色的帷幔又恰好是輝映成趣。

鍍着淡淡的曙光，輕軟的紫幔迎着悠悠的春風，微颺在清爽的晨光之中。

在這樣短短的十七字音之中，是怎樣婉妙的寫出了春曉的幽靜的情趣？

提到春曉的詩，便自然而然要連想到我國孟浩然的五絕：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這一首來，我們試把它們並讀起來看，一樣絕妙的春光，但卻恰好是動與靜的極端的對照。

二

片町にさらさら染るや春の風

○片町：一面街，即僅有一面排到列着房舍，另一面則臨於川流或原野。

○さしあさ：一種洋紗，日本江戸時代的舶來品質，地質
柔美而富異國情趣。

背景是柔媚媚人的春光。

前臨潺湲微瀾的春流，並列着多家染房的一面街前，綉人
神往異國的花紋奇異的洋紗，濕淋淋的迎着柔悄的春風上下翻
動個不休。

讀者試在腦中描繪一番；這該是麼縹緲如夢的情景！

三

春雨にぬれつゝ、屋頂の手鞠かな

○手鞠：女孩子的玩具，在棉花團上纏以五彩絲線的小
毬。

是從樓頭滾落的呢？還是從院子裡拋了上去的呢？

一個女孩子所心愛的五彩絲毬，不知幾時卡在了房簷上
頭，靜悄悄的就那樣一直被人們忘卻了它的存在。

迷迷濛濛的落起了惹人輕愁的春雨。

淋漓在那無聲無息的銀絲之中，依自兀然不動的毬兒，從
絲線中分泌着色彩，逐漸緩緩的流布開去。

這種迷濛的春雨下的纖細的景物，在我們這唯美詩人蕪村
的筆下，總是寫得非常的可愛。試看另一首：

春雨や小磯の小貝ぬるるほと

如絲的細雨織進鄰鄰的水紋之中；碎石磯邊小巧精緻的貝
殼，剛剛淋漓而閃爍着朦朧的微光，這不也是同樣的畫境嗎？

四

春雨や物書ぬ身のあはれなる

○物書ぬ身：不會寫字的人。

不識字的可憐，和春雨好像是全然無關的兩件事，但被詩
人寫在一起，我們卻竟覺得它另具一種難捨的情味。

細雨濛濛，整日整夜的落着。

悶在室中，萬般的無聊，怎樣來消遣這漫長寂寥的春日
呢？拿起筆寫點什麼該是最適宜的事了。但是不識字的人又當
如何呢？一定是要更可憐的吧！

如果覺得這樣不夠滿足，我們又未嘗不可連想到一種更為
浪漫的情景：

連綿的春雨，使得纏綿思繫的情懷更加深刻起來，卻無由
以相傳訴，這樣苦於情戀的身分低下的少女該是怎樣的可憐？

五

瀧口に燈を呼聲や春の雨

○瀧口：古時日本皇宮中警衛武士所居之處。

春雨悄悄，終日的落個不停。禁裡森森的沉靜着的黃昏時
節，從衛士居處驀地間有一點起燈來！」的呼聲。

武士粗壯的聲音，驟然間打破了周圍的靜寂，但跟隨而來
的死一般的沉默，更加深了細雨黃昏的淒涼。

自然這是作者幻想中的情景，但正因如此我們更不能不驚
歎蕪村氏的深遠的想像與高妙的藝術手腕。

六

うすぎぬに君が朧や蛾眉の月

○うすぎぬ：薄裳。

這是從李白的蛾眉山月歌：

蛾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一詩轉化而來的句子。但和原詩的情趣卻是迥然不同了。

由蛾眉而聯想到美人，由美人而聯想到雲裳。由蛾眉的月

而聯想到朦朧的春月。

朦朧的春月，雲樣的衣裝，灑脫的伊人，使人馳思於想像

中異國的名山之月。湊成了這纏綿的詩情。

讀到了這一句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李白的清平調來：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仔細的品味一番，恐怕誰也會承認其中是具有非常相似的情調。

情調。

七

春夜聞琴

瀟湘のなみだや朧月

這又是一首從中國詩中轉化而來的句子。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苦；

二十四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

錢起這首歸雁便是此句的出處。

「瀟湘」二字可說是無形中暗示着淒涼的意味。它會使我們

聯想到瀟瀟的竹影；它會使我們馳神於湘妃思舜的纏綿的

故事。

瀟湘之景，月明之夜，渺渺的湘君的琴聲，在在都牽動了

旅雁的歸思，幽情難勝，急急的飛回北國去了。

朦朧的春月，籠罩着如夢的人寰，不知來向的悽微的琴韻，

一種莫名的悵惘之情，催動了思鄉之淚。

思域中驟然間浮出「不勝清怨卻飛來」的句子。啊，歸去

來！該也像那北雁一般的歸去了！

一縷無可奈何的飄渺的鄉愁！

八

藥盜む女やはあるよぼろ月

○藥盜む女：嫦娥；淮南子：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

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

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昌。

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朦朧的月。

浪漫的詩人。緬懷到萬重雲山之外，數千寒暑之前一件奇

幻浪漫的故事，一個盜了靈丹的女子，悄悄的潛進了月宮。

「今夜月色這樣朦朧，是不是又有盜藥的女子，悄悄的出

奔了呢？

在猜疑之中含着一半的肯定，我們的詩人沈進了這樣的幻想之中。

九

高麗船のよらで過ぎ行く霞かな

○よらで：沒有靠攏。

又是一首基於空想的句子。寄思於奈良朝（約當中國唐時）的古代，博多海灣的附近。

茫茫的海洋。

海外交通初開的時候，一雙粧飾新奇的高麗船在地平線邊遙遙可見。

海岸邊羣集的人們懷着渴望的心情遠矚着，期待它的來臨。但卻於不知不覺之間，竟然失掉了它的踪影。

剩在浩浩的波上的，只是一片無際的霞霧。

十

指南車を胡地に引去る霞かな

○指南車：古注：「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西方，遂擒蚩尤。」

這一首則更馳神於上古的華夏。

漫漫的大陸。

茫茫的霧氣。

狼狽而逃的蚩尤。端坐指南車上的漢族開國之祖的黃帝。

但是這一切慢慢的都消逝了，消逝於湖北漠漠的大地上迷濛霧之中了。

想像之國。蘇村的俳句常常幻造了一個想像之國，導我們隨而神往的。

十一

陽炎や名もしらぬ蟲の白き飛

○陽炎：春日的郊外，大地上騰起來的如煙如氣的東西。在春已將闌的季節，閒步在郊外。

濛濛的昇騰着微顫的水氣的野邊，點點的白痕，浮動於漠漠的春光之中。

啊，那是什麼小生物啊！

一種莫名的陶醉和感傷，蘊藉其中。

十二

鶯の鳴くやちいさき口開けて

這是捉住了一種單純的印象的寫生句。

鶯兒：那樣可憐的小鳥，張開了鮮紅的小嘴兒，在春光之下盡力的鳴轉個不休。這是何如生動的恣態！

十三

鶯の聲遠き日も暮れにけり

○遠き：雙關，聲遠，長日兩種意思。

在靄靄的雲霞之中放曉而又在霏微的霧靄之中暗將下去的

春日。

無意的聽着不知來向的微渺的鶯啼之間，不覺的倦人的遲遲的長晝也漸漸的瀕近於黃昏了。

鶯聲愈遠了；遲日漸暮了；短短的春光也即將逝去了吧？在這裡面依然是瀰漫着作者那如夢的輕愁和莫名的感傷！

十四

白梅や誰ひかしより垣の外

往昔，難以忘懷的少年的時日，每當白梅盛開的季節，垣外常常有着期待自己的人兒。

歲月悠悠，多少值得寶愛的春消逝掉了。

又是白梅盛開的春日，依舊的年光，依舊的景物，惹動了壓在記憶深處的昔時的情懷。

白梅盛開的垣外，是不是還有誰人自往昔以來一直在期待着自已呢？

青春之夢：懷舊之情，交織而成這種浪漫的詩境。

十五

菜の花や晝ひとしきり海の音

○ひとしきり：一勁兒的。

一幅色彩鮮明的南國的風景畫。

眼前展開了一片廣漠的菜田，菜田盡處是無際的春霞靦靦的海洋，緩緩的激浪相擊之聲，盪漾在淺黃色的茶香之中。

春日的海洋，作者在另一句中寫得尤其情景宛然，很可以拿來補足此句的情趣，那便是：

春の海終日のたりのたり哉

錢稻孫先生曾經把它譯成「春濤鎮日懶洋洋」的一句。

十六

菜の花や月は東に日は西に

依舊是一片鋪滿菜花的平野。

遲遲的春日也終於迫近了黃昏，太陽已經傾西，東天盡頭淡淡的夕月也已現出了影子。

一片離黃的菜花色，上面漂漾着日暮的芳菲的氣氛。染紅霞中而落將下去的夕陽對映着靠近東方地平線浮現出來的金色的圓月的月影。

這一望之中的廣濶的風光，很近乎上古歌人柿本人麿的一首短歌：

東の野にかぎろひの立つ見え顧みすれば月傾

さぬ

(縱眸東野明霞泛 回首西天淡月傾)

所不同者只是時間一為拂曉而一為黃昏，同時蕪村的此句背景與色彩還要更為豐富一層。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說萬葉的歌聖尚不及天明的俳傑手腕的高妙呢！

十七

藪入の夢や小豆煮えるらち

○藪入：日本近世的一種習俗，每當正月十六日，給與

使女家僅一日的休假，使之歸里省親是謂「藪入」。

幻想詩人蘇村引用我國故事或詩句的時候，其脫胎換骨的手段常是非常的巧妙。這一首便是極好的例子。其中雖隱括着黃梁夢的故事，但情調卻迥不相同了。

黃梁夢——盧生在邯鄲驛中，枕遊仙之枕，於一炊黃梁未熟之間，竟夢盡了人生一世的榮華富貴——本是解說人生的很嚴肅的故事，而此句則轉成了一種欣悅和平的情調。

一年一度的骨肉的相聚，父母弟妹對於他們的子女或兄弟自然都要表示出無限的情愛與關心來。忙忙的煮起小豆爲他做着牡丹餅的當兒，且擔心他這新正之間一定是不勝疲勞了，便讓他睡在大邊休養一下身神。

在這般瀟灑着幸福和悅的空氣中間，安然而寢，夢中該是何等的欣快？

以「藪入り」做題材的作品，除此之外，長篇新嵐的俳體詩「春風馬堤曲」尤其可愛，因附於此，以供鑑賞：

余一日問耆老於故園，渡澗水過馬堤，偶逢女歸省鄉者
先後行數里，相顧語，容姿嫵媚，癡情可憐，因製歌曲
十八首，代女述意，題曰春風馬堤曲。

○やぶ入や浪花を出で、長柄川

○春風や堤長うして家遠し

○堤上摘芳草 荆與棘塞路

荆棘何妬情 裂裙且傷股

○溪流石點々 踏石撮香芹

多謝水上石 教儂不沾裙

○一軒の茶見世の柳老いにけり

○茶見世の老婆子儂を見て慇懃に

無恙を賀し且儂が春衣を美む

○店中有二客 能解江南語

酒錢擲三緡 迎我讓楊去

○古驛三兩家猫兒妻を呼び妻來らず

○呼雛籬外雞 籬外草滿地

雛飛欲越籬 籬高墮三四

○春草路三叉中に捷徑あり我を迎ふ

○たんぼ、花咲けり三々五々五々は黄に

三々は白し記得す去年此の路よりす

○憐みとる蒲公莖短うして乳を沍せり

○むかし、しきりに思ふ慈母の思

慈母の懷抱別に春あり

○春あり成長して浪花にあり

梅は白し浪花橋迎財主の家

春情學び得たり浪花風流

○郷を辭し弟に負いて身三春

本をわすれを取る接木の梅

○故郷春深し行きて又行き行く

楊柳長堤道漸くくだれり

○嬌首はじめて見る故園の家

黄昏戸に倚る白髪の人

弟を抱き我をつ春又春

○君不見古人太祇が句

蠶入の寝るやひとりの親の側

此種詩體爲蕪村獨有的創作，我們讀了它不但可以窺見他那浪漫的青春的情趣，更足以知道他又是怎樣的精於漢詩。

十八

畑うちや法三章の札のもと

○畑うち：播土

○法三章：史記高祖紀：「沛公西入咸陽，召諸縣父老

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秦人大喜。」

這又是一首基於空想的句子。

一直在苦於秦之苛政的農民們，忽得浴於高祖的善政下該是怎樣的謳歌着太平？

在用粗大的字跡寫成的約法三章的木札下，悠悠然播土的

關中逸民的樣子，如一幅圖畫似的浮現了出來。

十九

春の暮家路に遠き人ばかり

春光逐漸的迫近了薄暮，春日的夕陽雖已從櫻花梢頭消逝了去，而行路的人三三五五，卻多似各自懷抱着浪漫的感覺和煩悶，彳亍着無意歸家。

在這樣的春日之光下，人們的心中湧出來的不可思議的煩惱，寂寥和不可捉摸的孤獨之感，交織而成一縷縷縹緲如夢的輕愁。

二十

遅き日のつもりて遠き昔かな

懷舊的情緒。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這遲遲的春日一天一天的堆積下來，已成爲遙遙的往日了。

在晴和長閑的春日之中遼遠的追懷到往昔在朦朧的夢中所會聽到的慈母催眠的歌聲。

可說是對於時間的迢迢的彼岸的心的故鄉的憧憬和追懷。

另一句：

日くれ日くれ春や昔のおもひかな

也是相似的情調。

二十一

行く春やおもたき頭をもたげぬる

○もたげぬる：抬起頭來。

木管是老，病，或者懶吧，總之是個頭腦鬱鬱沈沈而不愛動的人。

一直臥倒在床上，度過了倦人的春光。百花風雨，春光即將消逝了。滿懷了惜春之情，不禁從床上抬起頭來，目送春光的歸去。

此句和李涉鶴林詩的兩句：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

的情調，可說是非常的相似。

二十二

行く春のいづち去にけんかゝり舟

悠悠然的春光逐漸消逝了，停泊在海岸邊的小舟，也不知幾時解纜而去了。

獨步淒清的海邊，大有唯我被棄之情，因而不僅懷想到這春光和小舟它們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二十三

行く春や重き琵琶の抱心

欲逝的春光，多愁善感的女性。

九十日的春光夢一般的過去了。欲奏一曲惜春之調，而置之膝頭的一直彈慣了的琵琶，竟不覺感到了一種壓迫的重感。

筆者會試譯之爲：

春去也

抱懷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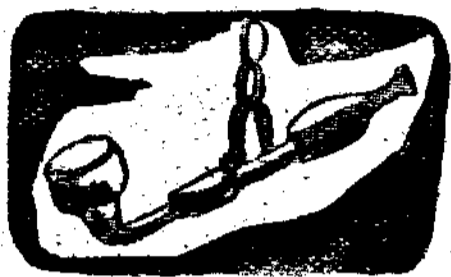
舊琵琶

事變以後的女子束裝

事變以前我寫過一篇小文章，名詛旗袍，刊於上海立報，對於那時的旗袍，深致不滿之詞。意思是說：領子太高，身長太長，袖兒太窄，彷彿要把人束縛入殮的樣子。不知怎的，我一看見這樣的束裝，就無端地覺得天地狹窄了許多，像是無地自容的樣子。尤其是深致痛惡者爲高領兒，高得幾乎使脖子無法周轉，像非洲的長頭鹿似的，昔時美人有「落花人領，微風動容」（見沈約麗人賦）之態，現在絕對不能看到了！其可彷彿於萬一者殆爲東洋女子之「着物」乎？

滄桑以還，凡百更易，細至女子束裝亦漸起變化。現在在街上看見女同胞們所穿的旗袍，低領潤袖，長短適度，覺得在這一點上實在差強人意，然而從何處得來這種改革呢？博學好思君子，應該想一想。

（雨）



『東京城』

姚 鑿

有幾位朋友常常笑話我，說我一提到日本學者，就只稱原田淑人先生爲「先生」，好像別個日本學者都不值一稱先生似的。不錯的，在情感方面，這也却是真的。我到東京去了幾年，實在的，也只聽了幾年原田先生的講義，由他的啓示，我知道了怎樣去讀書，怎樣搜集一些考古學的材料去說明人類的生活與文化。記得最初聽他的課時，是拿了一本東大寺獻物帳來作教材，根據這本「獻物帳」上記載的品目，去用正會院現存的實物來說明唐代或奈良時代人們的風俗與文物。這時讓我感到唐人或奈

良朝的日本人跟我是非常親切的，不像他們又重現在我的目前似的；起居飲食用着他們好尚的東西，他們的衣飾器用炫耀於我的眼臉，不由的使我發生一種懷古的幽情！後來他又拿後漢書輿服志來讓我們念，漢人的一切又活躍出來；最有趣的是除用漢代的遺物來實際說明外，還用漢畫象的影片來證實其服御的制度，這簡直是漢代生活的活動映畫了。最後聽到了他由史前講到先秦三代的概論性質的講義，更把我懷古的情緒延長到遠古三代。我這一點淺薄的知識都是由他得來的，我那能一時一刻忘

了他的教益，我尊他爲「先生」，只是一點私人的情感，這裡並沒有學術上的評價。

原田先生最偉大的啓示是告訴我們，須要把分散的考古學上的資料，排比去說明一時一代的人情風俗。而他又比去說明一時的考古學者，只爲實際的遺物所範圍，不肯去參照一點文獻，便失掉了把零散的遺物綜合連串在一起的主要意義。同時他指出文獻的缺點，因爲許多精微的文物制度，無論用怎樣細膩的文字恐怕是不能具體表現的。他有一段精闢的議論我永遠會記在心頭的：

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自古留傳下來很多的文獻，不僅作自己的記錄，甚至描繪其他有關民族的行動；不單記載政治上的變革，並且說明多方面文明的推移。因此僅文獻也很夠說明中國文明發達的燦爛路徑了。但文獻儘管汗牛充棟；可是表現物質文明的技巧究竟有限，若要知道其細部終不可能。所以用文字去表現物質的文明，勢不得不羅列修飾的言辭，自不免流於誇張之弊。因此後世運用文獻時，多以其包有誇張的修飾分子而生排斥的觀念。但我們細考中國內地，中央亞細亞，遼東，朝鮮的出土品時，得知文獻也並不盡是誇張修飾，而且更得知文明的發達恐怕比文獻的記載尚超而上之。

這裡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文獻與實際遺物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是他孜孜辛苦於鋤頭的發掘，但原由先生之最值得欣佩的地方，是在他不大發掘那最容易得材料，而世人認爲寶貴最多的墳墓；因爲他以

考察人類的生活爲目的，所以他最注意於活人居住的城址，而不是那死人的天國墳墓。大概除了他最初的發掘報告——樂浪王盱墓外，恐怕他的辛苦都勞作於城址的發掘與調查了。因爲王盱墓的關係，他曾幾次的去發掘其附近大同江南的「土城」。其中的一次，是民國二十六年初夏，我也幸得參加。但他發掘城址的開端，怕是以遼東漢城址（牧羊城）的報告爲最初見於世間。其後最燦爛的發掘要算民國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在吉林寧安縣兩次發掘的勃海國上京龍泉府址，後來報告書出版名爲東京城。二十六年發掘樂浪土城之後，跟着原田先生就到察哈爾的多倫諾爾去調查元上都的遺址。二十八年以後屢次到中國內地來調查發掘，我都忝列一員參加工作。二十八年六月是到大同調查元魏平城的遺址；二十九年八月到邯鄲調查趙王城遺址，是先秦漢代的趙城址；今年（三十一年）不久前的九月又到曲阜調查魯國光殿址；每次都有很好的結果，同時去

年與今年原田先生又會到遼陽調查漢遼東郡治址，而這次例外的發掘了幾座石槨墳，都有很精美的壁畫，我們期待着看到這漢代壁畫的報告這。其中牧羊城的報告，因爲早與世人相見，恐怕已沒有介紹的必要。樂浪土城址，平城址，趙王城址，靈光殿址，希望有機會能夠詳細介紹。遼陽的發掘還沒有見到報告，只是聽原田先生講到過，還無從介紹。只有那東京城與上都兩本精美的報告，可以讓我們從容的介紹與讀者。

東 京 城

唐時渤海國佔據松花江流域，爲粟末靺鞨主大祚榮，併合附近諸部，於唐聖曆三年（西紀七〇〇）創立者，肇號震國。後受唐冊封，拜渤海郡王。第三代大欽茂因稱渤海國王。大祚榮後，王之更替十四，至第十五王大諱時，爲遼太祖阿保機所滅。中經二百二十七年，其間名君輩出，具五京十五府之制。移入中國唐代的文物，儼然形成一文明國。

新唐書渤海傳稱第十代大仁秀之世爲海東盡國。其版圖東包現在俄領的沿海州，北以松花江黑龍江爲境，南於今朝鮮咸鏡南道與新羅相接，西與契丹之住地及唐之遼東地隣。其文物今皆不存，唯見記於中國及日本之文獻。其史實文化的闡明，須待考古學的調查。因此之故，原田先生在民國二十二、二十三年兩年前後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址共兩次。

按渤海五京爲：中京顯德府，東京龍泉府，西京鴨綠府，南京南海府，上京龍泉府。各各之位置，現尙無定說。僅上京龍泉府得比定爲今吉林寧安縣東京城。渤海首都最初奠定於中京顯德府，大欽茂之世曾一時遷上京龍泉府，繼移東京龍泉府，第五代大華璵時再還上京，後繼至國滅，皆在此地。上京遺址在寧安縣南，今存內外城壁宮殿禁苑等之遺址。

其初宣統二年日本鳥居博士曾訪此地，得蓮華文瓦，寶相華文方

磚，方磚與新羅出土者類似。後民國十五年京城帝大鳥山喜一教授遊此，亦得相同之蓮華文瓦當，及綠釉鴟尾殘片等。翌年鳥居龍藏博士亦至踏查。民國二十年哈爾濱博物館之 Fornoff 氏等至調查，竟得瓦片及傳云其地發現之磚佛殘片。有這麼許多人屢次調查，愈益證明東京城遺址的重要，得知此故城的調查不單可具體指示渤海國的文化，並且據此可爲推測他四京地位的基準，於是我們看到了原田先生大規模的發掘及精美的報告。

東京城之得名因遼京通志卷一五城池云舊東京城在「城寧古塔」西南六里虎兒哈河之南，周圍三十里，四面七門，內城周圍五里，東西南各一門。今東京城市鎮在故城外城內東南部。外城東西六里強，南北六里弱，成東西稍廣之長方形，其四周繞以土壁。外城北部居中稍偏西有內城，亦以土壁圍繞。內城北部又有宮城的區分歷然。又自內城的南門址至外城的南門址之間，存一大路

的遺址，此大路分外城爲東西兩區。此種規模可以讓我們立時想起唐長安城。

外城土壁，除東壁南端與南壁東部破壞外，保存比較完好。東西南三壁爲一直綫，而北壁稍凸出，特作擁護宮城之狀。城壁高約十二尺，其頂寬二三尺，外側多見石塊。更據發掘知土壁構造，是上以石塊直累，其下用赤褐土築成傾斜面，壁外側亦褐土傾斜度較內側爲急，全面佈以不規則的石塊。或者此壁本如輯安與平壤現存高勾麗時代的城壁，內側僅上部施石壘，外側則全面累積垂直的石塊以爲固，其後城壁崩壞，乃呈現在斜度頗急的狀態。門址之確可辨認者，南北兩壁中央各一，東西兩壁各二。外城諸門保存最佳者爲北門，左右相距二十五尺，門兩側各並列四礎石。又外城西部之北壁偏東處有水門址，外壁之西北角爲道路所斷之處，當地土人名爲水門洞，恐怕是當時引水入城之地。

中央大路址，今路兩側有楊柳木，其下有寬四五尺之低積石，這恐怕是大

路兩側石築之小壁。此路相當於唐長安京的朱雀路，日本平城，平安兩京的朱雀大路。由此大路分外城爲東西二區，渤海當亦如唐京之分爲萬年，長安二縣，日本之分爲左右兩京，此東西二區當亦有特別名稱，今已不可考。

且此城當亦如長安，平城，平安之區分爲坊里街道。今據僅存之石垣及田地中阡陌之通路觀，東西兩區當各有四街，皆從北壁達南壁。又東西之街道，挾內城者各四街，內城以南各八街。由此等縱橫街道區劃之坊數，東西兩區當各四十一，合爲八十二。較之長安城之百十四坊，少三十二坊；較日本之平城京六十八坊，多十四坊。渤海當亦如唐京各坊皆有名。且當有東西市，今之東京城市鎮或即東市遺存的擴大？又挾朱雀大街，東西相對各有三寺址。

內城四周以高六尺之土壁圍繞，土壁表面見石塊堆積，可知壁上曾築石以固。內城門，南北兩壁中央各一。南門址面大路，有大礎石，可確知此處曾有

城門之建築。就發掘觀，門南北二側皆有八個礎石，在此兩礎列石之中築石垣，可知其間當有三門洞。石垣高二尺左右，寬五尺餘，長略與柱間等，約十三尺。石垣且似曾塗白，垣端有「凹」字形窪處，當爲植柱而設者，今尚存木材方形之燒痕。恐怕此門渤海時已遭火災。此南門正面八十七尺餘，側面二十八尺，計面寬七間，深二間。北門則極簡單，僅存數礎石，有木柱燒痕。據此知爲面寬一間，約計十五六尺之門。在內城南門與宮城正門即第一宮殿址間，有土壇狀物，當爲官衙；並有一石壘圍成之圓形，俗稱爲水牢址。惜此二址未經詳細調查。

宮城周圍繞石築土壁，其內部亦有土壘縱橫，隨處都有瓦片散布，可知隨處都有建築物存在。其中最重要者爲中央自南至北之六個宮殿址，及東方之禁苑址。

第一宮殿址位宮城南壁之中央，在高十數尺之土壇上，壇上有利用昔日礎

石建築之廟，廟西並有一小廟，壇正面有三條斜坡道，以石壘造者。壇上存雄大之礎石，自其配列觀，爲面闊九間，深六間之殿宇。其柱間東西約十五尺，南北約十四尺。前記三條坡道，雖經後世修築，渤海時遺制或可藉此窺知。又接此宮殿址兩側之土壁比較寬，因有古瓦散布，知第一宮殿址至第二宮殿址或以此土壘爲主要通路。

第二宮殿址，在第一宮殿址北。因其遺構特大，故或可云爲太極殿。爲高九尺餘。東西百八十五尺，南北八十尺許之土壇，其上礎石爲風雨所曝刷。據礎石的排列可知此宮殿爲面十一間深四間之建築物。礎石皆爲玄武質熔岩製，甚雄大。此土壇周圍以石修築，南側即正面東西各一土階，北側即背面中央有一土階，各寬十二尺。其西階與北階之左右各鋪長方磚一列。此土壇兩側存方二十尺許之土壇當爲兩廂，周緣亦以石爲固。此當爲本殿的附屬建築物，遭後世取土之厄，荒廢已極。

又自此兩廂之建築物址各有複廊走於東西，至百二十尺處，轉往南折，此複廊是由耕地中出土之三列礎石的配置而知。礎石徑三四尺，頗偉。迴廊折往南，寬度增加，礎石成爲四列，當爲深三間之複廊。其左右之柱間十三四尺，中央之柱間十八九尺。迴廊長南北四百四十尺，面二十八間，由礎石之配列可知。其南端之礎石，與第一宮殿址兩側，向北伸展之土壘相接。則可知第一宮殿與第二宮殿之連接，蓋由此複廊與土壘。又南北迴廊之中部，似有小門，因其處瓦片最多。

發掘後，發現石製獅子，當爲積石石基上隨處裝飾者，可與北京保和殿等殿陛所見之石虬首相比較而明。又出土遮蔽積石基部之積磚，及其前鋪石之一部，其他宮殿地面之瓷磚，屋頂之平瓦，簷瓦，瓦瑤，綠釉鴟尾殘片等出土甚多。

由此宮殿北側之土階降下處，有面五間深二間之建築物出土，當爲後門。

自此門址東西兩側發見鴟尾及其他屋頂裝飾用之綠釉瓦製品。此門址兩側各有複廊百三十尺餘東西走，於是又各分爲單廊二，一更向東西延展，接兩端所遇之土壇，他一北折達第三宮殿址。但東西走迴廊址兩端所存之土壇，是作何用者不能明，其表面有瓦片，當有建築物可知。

第三宮殿址甚爲破壞，乃宮殿址中最爲荒廢者。因現在殿址的北側西部尙存疊積石塊數個，知此土壇也當如第二宮殿有積石石基。土壇之廣已不可測，大略東西四〇〇尺，南北一〇〇尺，壇上礎石散亂，已非昔狀。土壇西邊有推定爲門址處。更西有寬十尺餘之土堤南北走，全面以石塊爲固。

第四宮殿址亦爲高六尺的土壇，其四周積石爲固。土壇中有矩形窪地，即 Ponosoff 氏等會發掘之地，露出一個礎石。據發掘之結果，知爲面七間，深四間之殿宇。靠南部東西兩側伸出單廊，皆面九間。礎石都是玄武岩之熔岩或花

崗岩質之物。其上常有尙存綠釉瓦製柱座者。礎石附近且出土當爲木柱所用之鐵釘。鐵釘中有帶朱色的，可想見柱似會塗朱。綠釉柱座由二個或三個，四個合成環形，又殿宇內側礎石上之柱座作環形，而外側及迴廊礎石所置者僅向內側之部作半環形，是可注意之點。可知殿及迴廊外側爲壁所隔。又西側步廊之西端尙存厚四五寸壁之痕跡。本殿址與第三宮殿址及第五宮殿址之間，由自此殿址兩側伸出之迴廊——向南展之單廊與向北走之複廊相連絡，與第五宮殿址間，更以自本殿址北邊伸出之單廊爲連絡。又在此單廊中央東西各突出一間，當爲至中庭之出入口。其東端有華文方磚二塊返置，其外面有窪坑數處當亦可證。此迴廊似爲開敞者，所以礎石上亦置綠釉柱座而成環形。

第五宮殿址在第四宮殿址北，因皆在耕地下，故保存甚好。此殿址構造頗複雜，分本殿與其兩廂之建築物。本殿東西七十二尺，南北五十尺，據礎石及灰

土地面知爲面九間深五間之建築物。礎石皆用自然石。本殿更分太室及其四周之夾室。其南夾室有開敞的廊，其地面抹厚灰土，南側第一列礎石上置施綠釉之蓮瓣狀柱座。又北夾室似分爲中央之小室及左右之細長室，因保存狀態不佳，難明瞭。東西夾室似亦爲細長室，所有地面皆塗抹灰土以爲固。西夾室南側入口尙存門檻的痕迹。太室與夾室之間，以木柱及厚一尺餘之壁隔斷。太室地面亦施灰土，又據厚尺餘的隔壁痕迹推知，又分中央之細長室及東西相對之方形室，共三室。中央小室更分南北相連之二室，前室南側無入口，與後室由北壁偏東之入口相通；與左右大室，則由東西兩壁偏南之入口相通。北室北側有入口，與北夾室相連。入口皆有門檻之燒痕存，所以確知爲入口。後室地面有一臺，在南壁與西壁相接處，東西七尺，南北五尺，高一尺，乃由數扁石湊成，其上抹沙及黃色土爲固，更於其上抹二寸餘厚之石灰。當爲「寢台」。東西二

廣室，各方十五尺，就西室言，南側中央有六尺許之入口，北側東端有三尺許之入口。此室北邊地面出土日本「和銅開珍」錢。又此東西二室皆有煖炕溝的設備，今溝內尙有煤與灰充填，可推知爲煙道。

此本殿之左右兩旁各附面，深三間之建築，未見抹灰地面。本殿與兩廂似不同屬一棟，其間似各有小室南北相並，以連接本殿與兩廂。西方連接本殿與西廂的三小室，北側一小室有一以磚瓦圍成之二尺見方的爐址，其處並發現木炭，牛骨，貝類等甚多。兩廂屋外南邊，各有東西鋪砌的無文長磚一道，東側者保存較好，其北邊每當磚縫處，縱列口形小磚，蓋爲雨霽而設。又於東廂之西北邊發現向東南行之溝址，此溝址恐爲流污水而設者，其中其土魚，豚，羊，牛之骨，更檢出一玻璃小珠。

在第五宮殿西三十三尺處又有一殿址，報告書中名之爲第五宮殿西殿址，此殿東西九十尺餘，南北五十七

尺，面九間，深五間。其周緣爲廊，中央爲一狹長室，室東西各有一室，構造畧似。故只記其較保存原形的西室，東西二十八尺餘，南北三十二尺，南北稍長，其周圍，南北九個，東西六個礎石，各礎石間排列石塊，爲室壁的基部。礎石上存方形木柱的燒痕，更知柱與柱之間有厚九寸餘之壁。南側中央沒有壁基的石塊，而有長六尺許的門檻燒痕，可知當爲入口。室內地面抹灰五分餘厚，其下有堅固地基之石四處。此室之特色在於確可辨出炕的設備。炕自室東部中央沿壁北行，更沿北壁西行，至西端再北行折出室外。而炕平均築高地面一尺一寸，出室外北行更增其高。

杭設於朔北，曾見前漢書卷四十五李廣蘇建傳，記匈奴之風俗云：「鑿地爲坎，置煙火」。水經注述土垠縣即河北密雲附近之觀鷄寺云：「寺內起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壁基內疏通……炎勢內流，一堂盡溫」。宋徐夢華撰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於

陳運和二年正月條，記金國之風土云：「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與寢食起居其上謂之炕，以取其煖」。正可說明渤海之炕址。

第六宮殿址，在第五宮殿北，居內城之最北。今此部分，存土壁基部周圍之石壘及南側之狹門址。此區劃內有高二尺，東西二十三尺，南北六十尺之土壇，當爲建築物遺址。或爲後宮遺址。據發掘觀，礎石東西十二列，南北六列故爲面十一間，深五間之大殿宇。柱間約十一尺五寸。土壇內發見燒土，礎石亦有經火的顯著痕迹，且尙留圓木柱的燒痕。可知此殿曾遇火災。

此遺址東方與西方的麥田中，隔九十尺處都有稍高之地，調查後都出土礎石。西方者自礎石的配置觀，知爲東西四十九尺餘，南北三十八尺餘之面五間，深三間的建築。東方者僅出四礎，不知爲何建築。

禁苑址在內城東部，東西二一八米，南北三二七米，周圍繞以高數尺之

石壘。禁苑中央設長一六四米，寬一〇九米之池。挾此池，沿東西兩側土壘，各築小丘相對，又池中亦造二座築山。

全禁苑北方高，南方低，可知禁苑是面南營造的。據發掘，知池北平地中有一面七間，深四面之建築，也有「太室」與「夾室」之分。此殿址南側稍低一尺三寸處出土礎石，知爲面四間，深二間之「前軒」。又東西兩側各有單廊，東廊長六十尺，其端二十尺見方處，有一面，深各三間之小建築。西方迴廊長約七十尺，南折，略有六十尺處，前亦連面深各三間的建築。

池中西築山之山頂，山腹有綠釉蓮瓣狀柱座，及其他瓦片散布，較宮殿址寺址出土者小。發掘後，出土礎石十二個，中央四個，外繞八個，似爲八角亭遺址。其全形當如日本法隆寺藏「山居繞琴鏡」及大英博物館收藏之敦煌佛畫，所表現的八角亭。又此築山東側的中腹，有一段平地，有寬四尺，長十二尺的敷石，不知何用。東築山亦有八角

亭，此遺址之東側及西側，各有二舊礎，恐爲附屬物之址。

池南平地，散佈多數瓦片，有數個礎石，當爲建築遺構，至少有二建築。又挾此池之二丘上，因無瓦片，當未曾有過建築。

〔新唐書渤海傳云渤海國人民稱其國王爲「可毒夫」，或云「可毒夫」爲「佛陀」的對音，因此國佛教盛行，所以用此尊稱。又大祚榮遣王子於唐，請禮拜佛寺渤海既如此崇佛，則其國首都址內多遺存寺址，並非偶然的了。今發見挾中央大路東西相對，有六個佛寺遺址。但經調查者只有四個。

第一寺址在東區，今尙有新廟，名南大廟，盛京通志卷二十六記云石佛寺，寧安縣志卷三稱興隆寺。其所占地，東西百五十尺，南北三百六十尺許。周壁用熔岩之石塊鑿固，自南門往北前後四座殿堂，東西兩側各有二建築。寺境內一隅見渤海時代完整之瓦，及華文長方磚，方磚，而未見一塊

瓦當。入南門，亂積有雕刻蓮瓣之石造物，當爲渤海時石燈之殘缺。至內殿前，有熔岩製石燈。金史詳校上京路條引清初張貞白雲集：「城南有古寺，鑿石爲大佛，高丈有六尺，風雨侵蝕，苔蘚斑然，而法相莊嚴，鑿工巧，今墮其首，好事者裝而復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此石浮屠蓋即熔岩製之石燈。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亦云：「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許，蓮華承之，前有石塔，向東小欹」。石燈傍有彫蓮瓣之圓形石造品，當亦爲同時物。內殿中今有彩色高三四丈之塑像，當地土民云是石佛塗敷者，或即白雲集所云之石佛。又此內殿東西兩邊所用之礎石，或即渤海時代之舊礎，但其柱間仄狹，似已不能保存原位。

第二寺址在西區，與南大廟相對，是在高約五尺許之土壇上。發掘後，據礎石及抹灰地面推，此伽藍分爲面五間深二間之「殿心」，及外繞之面七間深四間之「殿緣」。礎石用玄武岩質熔岩，或

花崗岩之平石。僅「殿心」東北隅礎石及「殿緣」南側之礎石有深一寸許之長方形穿孔二。「殿心」之地面，有抹灰之低基壇十五個，其位正面者最大，高一尺，廣十尺見方，其中未抹灰之部分直徑近十尺。其他十四個：在此基壇前側各有一個，又其左右各有六個相對。此基壇中最大者，當爲佛像本尊之座壇。又此須彌壇兩側有長方形或圓形之基壇，當爲安置本尊的脇侍菩薩等之處所。本尊壇座前左右之二低壇爲方形，中央有圓孔，其用不明。若與日本和當麻寺比較，該寺本尊與脇侍安排的位置與此寺址同，且本尊壇座前有嵌置插花圓筒的低基壇，其形狀與此寺址者近似；恐怕此寺址本尊前面的圓孔基壇，其用也當相同。如是，可知此遺蹟當爲金堂址，此堂址北距百八十尺許之耕地中，散布瓦片，有礎石二，或即講堂址。又離金堂址南約三百尺之地，有門址。由本尊座壇附近出土塑佛殘片，及裝飾殿心周壁之壁畫碎片。

第三寺址在今東京城鎮市的北邊，遺存一土壇。由此土壇出土許多磚佛。發掘結果，第一行礎石南側四個，西側五個，第二行礎石南側檢出二個。與第四寺址平面合觀，當爲面五間深四間之堂宇。礎石皆利用扁平之自然石。第二行礎石間，存厚八寸許之壁址，今存南壁西壁及北壁之一部，想當爲區分「殿心」與「殿緣」者。殿內地面有抹灰痕跡。「殿心」內存周圍用石築固的基壇，當爲須彌壇，此壇前方發見立像坐像之小磚佛。又自此壇後拾得塑佛螺髮，天部顏面，及其他素燒或施三彩之蓮瓣裝飾。

第四寺址在東京城鎮市之西方，今土民名曰「西地」，其處有一土壇。據發掘結果，此殿宇有面五間深四間之「殿緣」，與面三間深二間之「殿心」。柱間約爲十一尺。「殿心」與「殿緣」間有抹灰塗固之棧，當爲壁址，今僅存北邊及東邊之北部。有南北十五尺，東西三十一尺之矩形須彌壇遺址。出土一小銅佛首

部。更在須彌壇北及北壁址之間，發見塑佛鬘髮及尊佛坐像。

此外在東京城西北六里許三靈屯地有一古墳，爲石槨墳。入口南嚮，其前室與支室間有短羨道。墳墓之周圍耕地中，滿佈渤海時代之綠釉鷓尾及簞瓦殘片，由此略可窺知此古墳的年代。又繞此墳的三隅，都出土礎石，推知其初四隅原當有礎石。此墓封土不高大，因得推知其上或築有覆屋。魏書卷一百勿吉傳：「其父母春死立埋之，冢工作屋不令雨濕」。勿吉卽靺鞨，可知此墳的築造尙承古制。

從以上諸種的遺址中，出土磚瓦，建築金具，陶器片，佛像，及其他青銅製，鐵製，石製等遺品。並且都是具有渤海時代的特徵的，可以具體的闡明當時的文物。所以現在也不憚煩瑣，一一介紹如下。

一、磚瓦 屋瓦之彩色以黝黑色素燒者爲普通，亦有綠釉的琉璃瓦。但綠釉的簞瓦及脊瓦，都不大，且僅採集

於禁苑築山，他處未見出土；而綠釉之鷓尾，鬼瓦，簞瓦及其殘片，自各宮殿寺址都有出土。此種之簞瓦殘片，第六宮殿址亦曾出土。或是宮殿及寺院的屋頂色彩，以素燒瓦的黝黑色爲基調，僅其正脊及斜脊的簞瓦及鷓尾，鬼瓦等用琉璃色。其模範當是學自中國的，如西域發見的壁畫，所見的唐宋的建築，有僅屋頂脊部作綠色，他部都塗灰色的。

磚瓦中，板瓦及其殘片的數目，迴駕他種之上。色黝黑，厚五分許，長一尺七寸，前寬一尺一寸三分，後寬一尺許。其表面之凹面有布紋，裡面之凸面平滑，前邊緣有以指壓成之凹凸文，表面橫側有截切痕迹，此與布紋都是渤海板瓦製法的特徵，與漢瓦略同。緣飾凹凸文的板瓦，且見于日本大和的輕寺，近江的雪野寺，朝鮮扶餘的百濟寺址，輯安高句麗遺蹟。板瓦斷片又有以尖棒押印無數之斜孔者，又有表面印斜孔裡面印粗席紋者，及表面素文裡面施斜交

文者。渤海板瓦之另一特徵，乃在裡面後部近緣邊處施一個或二個小方形或長方形的輪匡，內各印一字或二字，皆爲陽文，其中有甚難識者。也有用篋類物印「井」字，「十」字形陰文者。簞板瓦有呈長方形，及用於簞角之歪三角形者。第六宮殿及禁苑池亭址發見全面綠釉之殘片。歪三角形者，據今存者觀，前側寬一尺五寸，原當爲一尺七寸。此等簞板瓦，前側緣邊皆施二條斜綫文，其間印一行珠文，也有在珠文內更置十字形的。

簞瓦爲半圓簞狀，低突部有三三條節狀隆起，爲渤海遺址出土品的特徵。又無此隆起，而有「也」「王」等文字押印的也不少。全長一尺二寸五分，直徑六寸，突出部直徑三寸五分，原六寸。有較小，全長八寸五分，直徑四寸，突出部直徑二寸五分，厚五分餘者。又有更小的簞瓦自第四宮殿西側迴廊址出土，可知是使用於迴廊者。素燒簞瓦，皆表面平滑，裡面見布紋。其製

法，與板瓦皆同於漢瓦。簷筒瓦製與筒瓦同，前飾瓦當，瓦當與筒瓦初分製，然後湊合爲一。所以常常僅見瓦當。琉璃筒瓦，簷筒瓦土質皆呈褐色，肉稍厚與普通素燒者不同。第四宮殿出土琉璃筒瓦，長一尺五寸五分，直徑八分，突出部經五寸，厚一寸許，頗雄大。相同的類品在第二宮殿址及第五宮殿址也發見。這種筒瓦恐怕是用於屋脊的。禁苑池亭址發見之施釉簷筒瓦，形小，瓦當直徑三寸四分，厚三分，極細雅。至於瓦當，都在「當」面周圍繞素緣。直徑五寸許之大瓦當，緣寬四分，高三分；直徑四寸許之小瓦當緣寬三分，高二分。「當」面的意匠都是複瓣的蓮花文。報告書中分七瓣者爲一類，六瓣者爲第二類，五瓣者爲第三類，四瓣者爲第四類。這四類瓦當各遺址都雜見，可知各建築都混用之。而以第一類爲基本樣式，其製作在渤海瓦當中亦爲最優美。中國與新羅未見出土與此相同的瓦當；若求其近似者，只有鞏安出土的高句麗

瓦當。第二類以下的瓦當，蓋自第一類便化而出的。第二類的變化頗多，當是渤海長期間製作者。其分布區域也頗廣，如延吉西古城子，遼陽附近，彈春半拉城子，都有出土。高句麗也有類似的瓦當。

脊瓦出於禁苑池亭址，表面作凸面，施綠釉。

長方磚長一尺五分，寬五寸七分，厚一寸五分，無文。表面側面平滑，裏面帶席文。此外有兩種花紋長方磚，頗可注意。其中長一尺一寸四分，寬六寸，厚一寸七分餘的長方磚，長側施忍冬蔓草文浮雕。又有較小的長方磚，其長側有蔓草紋。

方磚裏面也有席文，與長方磚同。有無文及華文二種。華文磚以第二宮殿及第五宮殿出土爲多，表面浮雕花紋，幾皆同屬一范。中部有復瓣八枚的寶相華文，其中更有同瓣數的小花形，此二重華文之四周更配四個六瓣的小花文，與四隅的花蔓連結。其出土時狀態已非

原位置，所以用途不能明言，當爲鋪地者。第五宮殿址出土同類磚的殘片，有「典和屯」三字，當爲磚的製地。此種方磚，中央施蓮瓣或寶相華文者，源自中國六朝至唐的遺品，其影響遠被於朝鮮及日本，西方則可溯至西亞，而各國又皆有其不同的技法。

鴟尾的首部，翼部之斷片在宮殿址，禁花址，寺址等處出土甚多。爲灰白色陶胎，表面施綠釉，惜尙未見完全者。比較完全者只有首部，及翼部。翼部全面施羽狀紋，其間配珠文。此種同類的遺品亦見於日本，其祖型當然須求之於中國的唐代。

鬼瓦飾於斜脊，所以也稱旁吻，與鴟吻的稱爲正吻相對。長約一尺五分，三重眼臉，眼球大而突出，鼻樑高聳，張巨口，因得見其上下齒牙及長舌，左右髯婉曲達耳部。其背面作凹面，便於裝脊端，自鼻上至凹面貫釘穴。鼻端至凹底厚八寸五分。中國後世建築盛用之鴟尾及鬼龍子與鬼瓦相似。

而其源始頗不明，因唐代之鬼瓦尙未聞其例，至日本、朝鮮的鬼瓦乃在瓦板上浮雕鬼面，制與渤海者不同。只有高麗遺品中，有相類者；與渤海的鬼瓦，當皆源自唐代。今日本保存的奈良朝舞樂中有「納曾利面」，形狀與此鬼瓦同，而此面乃自中國傳去的，是可以推定唐代會製作此類鬼瓦爲宮殿寺院的裝飾。

又有三葉形裝飾瓦，綠釉，其面浮雕忍冬蔓草文，用途不明。

柱座則爲赤褐色或灰白色胎土，上施綠釉，多爲弧狀，合二爲環形。也有合三個或四個而成環形的。其內側一端刻一種符號，以爲拼合的標識。又可分爲二類：單作環狀的，厚大，皆見宮殿，寺址不見；與象蓮瓣狀的，薄小。

其他瓦製雜品如屋蓋裝飾，有蔓草文、蓮瓣之飾。今從略。

二。石製獅子 多爲閃綠岩或灰綠色火山岩製。兩眼怒張，口中露巨大前牙四，頸周刻髮及鬚，頭上有深五分許的小孔，當爲插獨角的。也有二孔者，

當插雙角。別有深三寸的穿孔，當爲插入殿基，釘固之孔。另一類口緊閉，不露齒牙，頭上無小孔。若與傳云魏鋼雀台出土的石獅比較，前者簡勁雄渾，而渤海者已墮於形式，鬚鬣的表現已乏力量了。

三、建築金具 自宮殿址禁苑址出土扉環座，樞，隅合具，釘等不少，皆爲鐵製。扉環座，即門環，由圓座，游環，環角三部分而成。圓座一寸九分。游環外徑二寸，環脚有釘入門扉的釘，長一寸八分，扉之頗厚可知。環脚又有爲二根者。同時代的門環日本大和及朝鮮慶州都有出土，而座金輪廓作蓮瓣狀。樞由二個一組，一在門扉，一在楣或檻。又有一種環狀門樞，亦見於朝鮮扶餘的百濟王陵及輯安的高句麗遺址。隅金具爲一鐵板，曲折如曲折尺狀。上浮雕一動物，自其頭角伸展爲蔓草文。或以爲此種紋樣乃由 Scytho Siberian 式美術品中鹿之長曲角意匠化的，且可溯其系統於波斯薩珊式的圖文。釘則隨處發

見，大小不等，斷面皆爲方形，有長至一尺餘小至一二寸者，有全帶朱色的。

四、兵器 僅採掘得四鐵鏃。二爲柳葉形，一呈細長鑿狀，一呈二枝狀。渤海兵器之已見介紹者有寧安縣志所載的鐵胄盔部的，及哈爾濱博物館收藏的鐵胄盔部。後者傳云出土於城址附近墳墓。

五、陶器 僅得一能恢復原狀者，其他都是斷片，而都有轆轤痕。可大別爲施釉藥及素燒的二類。

施釉藥者爲三彩系統，厚五分許。胎土呈灰色，質稍粗混砂粒，面施綠褐黃色。當爲唐代精品，而由中國輸入者。有厚三出，僅黃褐二色者；又有厚二分，胎土赤褐色，施綠單色釉藥者；有裏面見鐵釉之痕者。據《陽雜編》卷下唐武宗會昌元年條記渤海國人曾作紫瓷盆，使唐人頗爲驚訝。可知渤海國也曾有製作。

素燒者肉薄，呈黝黑色，燒作堅緻。據口緣及底部的形狀推知有盃，甕，鉢，碗，豆之類。器蓋也不少，其

中有鈕鼻者，亦見於日本平城宮址。可注意者爲櫛目文陶器，其形狀已不可知；但有近代完整的陶壺發見於奉天城外及熱河等地，與之比較當能窺其原形。

六、佛像 有由諸寺址發掘者，有購自當地土民者。由其材料可分：磚造佛，銅造佛，鐵造佛，乾漆造佛，塑造佛，及壁畫圖像六類。

磚佛皆爲圓雕，有坐像，立像二種。坐像與光背共高二寸九分，又有與光背共二寸二分者。坐像作觀音像，全長三寸七分。其中有上體傾右，右手當頰，作「思惟」姿態者。此等磚像皆以範押成，其色呈黃褐，顏面衣紋等存緒或綠色，或曾施釉藥，其光背帶緒及黑輪廓，又有全面存金箔痕者。坐像立像下皆有鐵釘，當爲插於壁間小龕者。此類小佛朝鮮新羅寺址曾出土高五寸許者；近高句麗寺址出土品亦多見，亦有坐像與立像之分，皆高六寸。

銅佛，只發掘得一小銅佛首部，得

知渤海時代確有金屬佛。別購一高三寸許之金銅觀音像，舉右手，左手持寶瓶。冊濟元龜卷九百七十二朝貢條記唐元和九年渤海使節貢金銀像各一，可合併稽考。

鐵佛與磚佛坐像同趣，當與磚佛相同，皆爲千佛中之一，其數當甚多。

乾漆佛已無完全者，僅得燒殘的乾漆一片，得知渤海亦有乾漆的製作。

塑佛殘片出土甚多。僅爲螺髮，寶髻，衣紋，瓔珞等小部分。但據此等斷片可知技巧流麗，有墨緒綠青等彩。與日本大和橘寺，藥師寺及近江雪野寺等地出土的塑佛同趣。又體部斷片，其裏面存燒木片痕，木紋，及卷繩痕，其裡作技術當與日本奈良朝的塑佛同。又有塑佛面部殘片，當爲全長二尺左右的天部像，憤怒的相貌可見。又有施繫珠及蓮瓣裝飾的陶器殘片，及塑范押成的蓮瓣，花蔓，半球形珠飾等片，當係佛壇的緣飾。日本大和當麻寺金堂佛壇的上部卽有蓮瓣裝飾，兩側又有花蔓文樣，可

參照。

壁畫的花紋與日本奈良朝者同一手法。畫面最清楚者爲千佛圖。復原後佛體高四寸二分許，緒衣者與金衣者交配。色彩僅見黑緒二種，原來的色調已不能詳，惟可知渤海寺院壁間，當以敦煌千佛洞同樣的圖像花文等爲裝飾。

七、「和同開珍」錢，渤海都城的制度，宮殿寺院的結構等，都顯明的受到中國唐代文化的影響；然而出乎意料的未見一「開元通寶」，反到得到一日本的「和同開珍」錢。這可見渤海與日本修好的關係。續日本記云：「和銅元年七月丙辰令近江鑄銅錢，八月己巳始行銅錢」，錢之書體效倣「開元通寶」今出土品正如是。

其他雜具如：玻璃小珠，玻璃製小瓶殘片，金銅製裝飾鑄形，金銅製蔓草文透雕金具，金銅製忍冬文透雕金具，金銅製華狀金具，青銅製騎馬人物，銅釘，銅釘，鐵製大箸，鐵製鉢，鐵製風

鐸等尙多。其中華狀金具輪廓象六瓣華形，中又重六瓣華。以金絲貼成，全面存鍍金痕，製作精緻，金絲中當嵌有寶石等。此類金具可參日本大和牽牛子塚的出土品。又騎馬人物與唐明器所見者彷彿。又有石製塔蓋，石製獸腳形器，石製男根，瓦製紡錘車等。其獸腳形器與唐及新羅的陶器之器足相似，日本正倉院藏銅火盆的足部亦相同。石製男根爲大理石製，頗寫實，京都帝大考古學教室有一推爲唐代的同類遺品，其製作手法酷似。

渤海國唐時即稱爲海東勝國，今據調查發掘，已見其宮城街衢之制，建築輪奐之美，彷彿唐長安的舊型。又自其遺品得想見當時文物的制度，藝術技巧的發達。前述杜陽雜編記渤海所貢紫瓷盆云：「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原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光潔」。其陶瓷製作之精妙，極爲唐人所讚賞。

渤海純受唐文化的影響。已如上述。但渤海之移入高句麗文化亦頗顯

明，如宮殿簷端瓦當的蓮華文即近高句麗的系統。渤海本屬靺鞨族，所以其墳墓有覆屋之制，又東京城左近曾見豎穴遺址，蓋亦魏書勿吉傳所云：「其地下溫，築城穴居，屋形似冢，開口於上，以梯出入」的遺風。

自渤海寄與唐及日本的國書，或其使節等所遺留的詩藻觀，其國純用漢字漢文。惜上京的遺址未見何等碑文存留，僅於磚瓦見刻印的文字殊爲遺憾。

渤海當日本奈良平安兩朝時，互相交通頗爲頻繁。而從第五宮殿址得見奈良朝鑄造的「和同開珍」錢，亦頗有趣。

渤海國自身雖未有記錄，今幸得原田先生的發掘，精美的報告，便我們得窺見其文化的一般，海東勝國與我國唐朝文化關係的深厚，是值得我們永遠識諸心目中的。



偶憶昔年東瀛游學有感

吳贊周

憶我少年日、破浪思乘風、

千尋鼇峯碧、十丈櫻花紅、

陰符讀未澈、遙尋黃石公、

至今傳丹訣、力足起疲癆、

孤槎出溟渤、濯足扶桑東、

蹉跎負居諸、素髮漸成翁、

仙人在瓊島、爲我開愚蒙、

幸瞻海宇靖、四國車書同、

同輩日切磋、出門交有功、

回頭望仙都、滉漾雲濤中、

留學的回憶

知東

我到現在來寫留學的回憶，覺得有點不合時宜，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無論在中日那一方面，不

我到現在來寫留學的回憶，覺得有點不合時宜，因為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無論在中日那一方面，不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會了解，或者要感覺不喜歡也說不定。但是因為記者先生的雅意不好推卻，勉強答應了下來，寫這一回，有許多話以前都已說過了，所以這裏也沒有什麼新材料可以加添，要請原諒。

我初到東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緒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戰爭結束後一年。現在的中國青年大抵都已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嘗切實的知道，那時日本曾經給予我們多大的影響。這共有兩件事，一是明治維新，一是日俄戰爭。當時中國知識階級最深切的感到本國的危機，第一憂慮的是如何救國，可以免於西洋各國的侵略，所以見了日本維新的成功，發見了變法自強的道路，非常興奮；見了對俄的勝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氣，覺得抵禦西洋，保全東亞，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國派留學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於此。我們留學去的人除了速成法政鐵道警察以外，也自然都受了這影響，用現在時髦話來說，即是都熱烈的抱着興亞的意氣的。中國人如何佩服贊歎日本的明治維新，對於日俄戰爭如何祈望日本的勝利，現在想起來實在不禁感覺奇異；率真的說，這比去年大東亞戰爭勃發的時候還要更真誠更熱烈幾分，假如近來三十年內不會發生波折，這種感情能維持到現在，什麼難問題都早已解決了。過去的事情無法挽回，但是像我們年紀的人，明治時代在東京住過，民國以來住在北京，這種感慨

實在很深，明知無益而不免要說，或者也是可恕的常情罷。

我到東京是在這樣的時候，所以環境可以說是很好的了。我後來常聽見日本人說，中國留日學生回國後多變成抗日，大約是在日本的時候遇見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於反抗的罷。我聽了很是懷疑，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並不會遇見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過不愉快的事，也何至於以這類的細故影響到家國大事上去，這是凡有理智的人所不爲的。我初去東京和魯迅在一起，我們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的生活，住在下宿裡要用桌椅，有人買不起臥牀，至於爬上壁厨(戶棚)去睡覺，喫的也非熱飯不可，這種人常爲我們所非笑。因爲我們覺得不能喫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點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我們是官費生，但是低級的，生活不能潤綽，所以上邊的主張似乎有點像伊索寓言裡酸葡萄的話，可是在理論上我覺得這也是本來很有道理的。我們住的是普通下宿，四張半席子的一間，書箱之外只有一張矮几兩個墊子。上學校時穿學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紺着木屐，下雨時或穿皮鞋，但是後來我也改用高齒屐(足駄)了。一日兩餐喫的是下宿的飯，在校時帶飯盒，記得在順天堂左近東竹町住的時候，有一年多老喫鹹甜煮的「圓豆腐(雁擬)」，我們大爲惶恐，雖然後來自家煮了來喫也還是很好的。這其實只是一時喫厭了的緣故，所以有這一件笑話，對於其他食物都是遇着便喫，別無什麼不滿。點心最初多買今川小路風月堂的，也常照顧大學前的青木堂，後來知道找本鄉的岡野與藤村了。有一回在神田什麼店裡得到寄賣的柿羊羹，這是大垣地方的名物，裝在半節青竹裡，一面貼着竹箬，其風味絕佳，不久不知爲何再也買不到了，會爲惋惜久之。總之在衣食住各方面，我們過的全是日本生活，不但沒有什麼不便，慣了還覺得很有趣。我自己曾在東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過一次家，我稱東京爲第二故鄉，也就是這個緣故。魯迅在仙臺醫學校時還曾經受到種種刺激，我却沒有。說在留日時代會造下抗日的理由，我總深以爲疑，照我們自己的經驗來看，相信這是不會有的。但是後來卻明白了。留學過日本的人，除了只看見日本之西洋模擬的文明一部分的人不算外，在相當時間與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觸之後，大抵都發生一種好感，分析起來仍不外是這兩樣分子，即是對於前進的新社會之心折，與東洋民族的感情的聯繫，實亦即上文所云明治維新與

自俄戰爭之影響的一面也。可是他如回到本國來，見到有些事，與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時候，那麼他便敏捷的感到，比不知道日本的人更快更深的感覺不滿，此其一。還有所謂支那通者，追隨英美的傳教師以著書宣揚中國的惡德爲事，於記述嫖賭雅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國以及三國志故事爲資料，信口漫罵，不懂日文者不能知，或知之而以爲外國文人之常，亦不敢怪；留學生則知日本國內不如此，對於西洋亦不如此，便自不免心中不服，漸由小事而成爲大問題矣。此其二。本來一國數千年歷史中，均不乏此種材料，可供指摘者，但君子自重，不敗爲耳。古人云，蟻穴潰堤。以極無聊的瑣屑事，往往爲不堪設想的禍害之因，吾人經此事變之後，創鉅痛深，甚願於此互勉，我因寫回憶想起留學生抗日之原因，故略爲說及，以爲愚者一得之獻也。

我在東京住過的地方是本鄉與麻布兩處，所以回憶中覺得不能忘記的也以這兩區的附近爲多。最初是在湯島，隨後由東竹町轉至西片町，末了遠移麻布，在森元町住了一年餘。我們那時還無銀座散步的風氣，晚間有暇大抵只是看夜店與書攤，所以最記得的是本鄉三丁目大學前面這一條街，以及神田神保町的表裏街道。從東竹町往神田，總是徒步過御茶之水橋，由甲賀町至駿河臺下，從西片町往本鄉三丁目，則走過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樹，渡過早板橋（空橋），出森川町以至大學前。這兩條路走的很熟了，至今想起來還如在目前，神保町的書肆以及大學前的夜店，也同樣的清楚記得。住在麻布的時候，往神田去須步行到芝園橋坐電車，四處看舊書之後，往往已近亥時，便搭乘直行麻布的車，終點是赤羽橋，離森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車行要三十分鐘左右，走過好些荒涼的地方，頗有趁火車之感，也覺得頗有趣味。有時白晝往來，則在芝園橋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車，進了山門，從寺的左側走出後門，出芝公園，就到寓所，這一條路稱得起城市山林，別有風致，但是一到傍晚後門就關上了，所以這在夜間是不能利用的。我對於這幾條道路不知怎的很有點留戀，這樣的例在本國却還不多，只有在南京學校的時候，禮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裡回來，從鼓樓到三牌樓馬路兩旁都是高大的樹，濃蔭覆地，聞無人聲，彷彿隨時可以有綠林豪客攜出來的樣子。我們二三同學獨在這中間且談且走，雖是另外一種情景，却也還深深記得，約畧可以相比耳。

我留學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覺喜歡的，也還只是明治時代的日本。說是日本，其實除東京外不會走過什麼

地方，所以說到底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東京爲代表的日本。這在當時或時不妨如此說，但在現今當然不能再是這樣了，我們明白，三十幾年來的日本已經大有改變，進步很大，但這是論理的話，若是論情，則在回想裡最可念的自然還是舊的東京耳。民國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學校休假同內人往東京閉住了兩個月，看了大震災後偉大的復興，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時沒有被毀的地區，在本鄉菊坂町的旅館寄寓，因爲我覺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喫麪包不是我的本意。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們的情緒是如何傾於守舊。我的書架上有一部東京案内，兩大冊，明治四十年東京市編纂，裳華房出版的，書是很舊了，却是懷舊的好資料。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拿出書來看着，不知怎的覺得即在大東亞戰爭之下，在東亞也還是「西洋的」在佔勢力，於今來寫東洋的舊式的回憶，實在也只是「悲哀的玩具」而已。壬午小寒，於北京。

作者附記 此文本係應日本某雜誌社之請求而作，日文譯本已交去，原稿尚存，適同學會徵文題目相同，匆忙不及另寫，暫以此塞責。唯因上述關係，文中語氣稍有不同處，乞讀者原諒爲幸。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再識。

中國的思想問題

——知堂——

翻尋我相信中國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因爲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這出於生物的本能，而止於人類的道德，所以是很堅固也很健全的。別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爲君，有的是爲神，中國則小人爲一己以及宗族，君子爲民，其實還是一物，這不是一部分一階級所獨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廣狹程度不同；這不是聖賢所發起，逐漸教化及於衆人，乃是倒了過來，由衆人而及於聖賢，更益提高推廣的。因爲這個緣故，中國思想並無什麼問題，只須設法培養他，使他正當長發便好。但是又因爲中國思想以國民生存爲本，假使生存有了問題，思想也將發生動搖，會有亂的危險，此非理論主義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語言所能防遏。……我不學愛國者那樣專採英雄賢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觀察一般民衆，從他們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持與英雄賢哲比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歷史中治亂之跡印證之，大旨亦無乖謬；故自信所說雖淺，其理頗正。（轉載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二之二）



日本留學追憶錄

李鳳年

余自前清光緒十六年庚寅夏六月，咨山北京總理衙門同文館英文化學班學生，隨同出使日本欽差大臣李經方氏留學日本，時年十八歲也。同行者七人，爲北洋武備學堂學生段芝貴，字香岩，安徽合肥人，留英學生方懋勛，字繩林，南京江寧人，秀才陳元康，字燕伯，蘇州元和人，秀才沈能福，字載之，江蘇上海人，吳允誠，字守臣，安徽池州人，每名月支薪津肆拾兩，而書籍、筆、墨、紙張均歸國家供給，惟入何學校則由出使大臣指令，不得自專。當是時，合肥李公使伯行深慮我輩年少不更事，一旦派入日本公立，私立各學校內寄宿留學，出入自由，耽於山水秀麗，芳草美人，難以稽查管束，際斯國家需才孔亟之秋，不但難期學業猛進，且有墮落之虞；是以專摺具奏，設立東文學堂，於節署構內，其地址在三王山（又名星岡）之左，南與鍋島侯邸北隣，禮聘前任駐紮北京公使鄭君永寧爲正教習，帝國大學漢文教授張滋昉先生，字袖海副之，課程則以國際公法，近世外交史，日本現行法律，明治維新政治沿革，國史眼，賴山陽外史；日語則以文部省所定尋小高小讀

本及作文良材爲粉本，譯爲俗話，漢文則以十三經註疏，莊子，唐宋八大家，王陽明，方望漢文集作課程。歷任學監則以林介弼，字右丞，壽動，字挹青，譚國恩，字彤士，汪鳳瀛，字荃臺更迭爲之；監考則爲鄭孝胥，字蘇盦，黃書霖，字峙青，評定甲乙則爲公使自掌之。教授星期援例休假，而學生不得利益均霑，仍須受題領卷，作制藝一篇，論文一篇，五言八韻試帖詩一首，同學諸子多苦之，痛心疾首之餘，疊請上峰豁免，殊於日語一門尤甚。詎料「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雖將制藝及試帖詩取消，而日語非學不可，並撰書長聯一幅，刻諸棗梨，懸於講堂，用示警告，上聯曰：「爾等受朝廷教養，先比人優，望他年此念常存，莫讓微官忘報國。」下聯曰：「斯堂培翻譯根基，復自我始，慨當代需材孔亟，聊從小處試酬知。」雖以意有所謂而發，然早爲識者所詬病，諸生震於積威，莫敢或抗，皆知其意，無可挽回之餘地，紛紛以病求退者，頗不乏人，風潮頓起，籍以示威，詎料益觸其怒，遂令橫濱領事，就近招考華僑，合格者十數名，吳焱魁，字伯楚，廣東新水人，陳昌

緒，字雨濃，梁鐸，字雪舫等皆粵人也；復招集前黎任留學生
唐家楨字子奇，天津人，馮國勳，字孔懷，江蘇上海人，廖宇
春，字少游，江蘇華亭人，陶彬，字梅仙，浙江紹興人，朱光
忠，字伯瑜，貴州遵義人，祝海，字野波，江蘇上海人，改組
班級以補充之，遂行抵制策略，願手拮來，不費吹灰之力，
風平浪靜告一段落。洎乎光緒二十年甲午舉行大考，而得畢業
文憑者不過五六人，余及唐家楨，廖宇春，馮國勳，吳森魁
耳。余於同學年齡最少，在堂最久，所得分數較優，儀式甫
畢，而中日失和，不得已隨同汪公鳳藻捲旗內渡。翌年馬關條
約告成，復隨裕公使使，字朗西，東渡，舊地重遊，景物皆
非，裕公鑒於時局變遷，不宜刻舟求劍，決計奏請裁撤東文學
堂，而裕公忽受馮軍門士成之託，特遣馮國璋，字華甫，河間
人，襲其勳，字堯田，河南光山人，來東留學，研究軍事，以
期深造，而達大成；於是商同參謀本部總長川上操六氏允赴陸
軍士官學校，作旁聽生，苦於未諳日文日語，隔閡殊多，不達
意義，乃由裕公派余及廖某偕同前往，以利周旋，聊操舌筆之
勞，所以視同學友，互結金蘭之盟。至於朱光忠則隨上海招考
新生唐寶鏘字秀峰，廣東香山人等派入嘉納治五郎所辦之弘文
學院肄業，而專摺具奏，所立東文學堂從此宣告永別，而與留
日學生絕緣矣。余行年七十有一，回首前塵，如煙如夢，不禁
感慨係之！

〔寫真爲李老先生於光緒二十五年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所攝〕

日本留學追憶錄

侯毓汝

嘗觀友邦日本爲我東亞文明先進之國家，自明治維新以來，凡百設施，胥有長足之進展。關於文化學術，代有發明，尤其醫學進步，更有凌駕歐美各國之勢。鄙人幼年從師就讀，每於經史冊籍以外，輒嗜研究醫學，惟以漢醫墨守古法，不知精求改造，甚至剽竊他人學說，發爲荒誕不經之論，多與科學原理，大相背馳，苟欲求一有用之實學，殊不易得，爰立志精研斯學，冀期有所貢獻於社會，乃有東渡留學之舉。

自前清光緒年間（明治二六—四二年）毓汝毅然負笈東瀛，考入千葉醫科大學，專攻醫學。卒業後復在母校研究，返國先後服務滬甯京津醫政兩界有年。追憶在日本留學時，千葉醫科大學創設於明治維新以後，規模雖係因陋就簡，而其教育方法，實屬盡美盡善，故迄今數十年來，隨時代之潮流，日求精進，在今日之醫學界，已具有悠久之歷史，宏育英才，中外蜚聲，內部設備之完善洵爲各單科大學之冠。尤以數年前新落成之附設醫院，堪稱東亞第一，謂爲東亞文化溝通之導師，信不謬也。

緣日本醫學，係由荷蘭德意志兩國傳入，經過學者數十年

之苦心孤詣，竭慮研討，而演變進化至於今日，卒成爲現代獨立之日本醫學，其功績之光輝，普被東亞民族者至爲偉大。

值茲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時期，中日文化事業，亟待設法溝通，攝長補短，實爲當前急務；而日本醫學與東亞民族健康，有密切之關係，欲謀我醫學界之發揚光大，端資取法先進，尤應緊密協力，同德同心，共向興亞大業途程上邁進，以期完成所負重大之使命。以上謹就記憶所得暨感想，畧誌數言，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日本留學追憶錄

朱 頤 年

回憶之前

今欲執筆雜記留學回憶，首應解釋者，爲本人留學生資格問題，以法學上定義言，常有形式實質之分，本人出身前清京師法政學堂，任司法官後，雖留日見習，究與負笈彼邦，入正式學校肄業者，形式上不無區別，以言實質，當時法校，鑒於遠道求學之不易，邀聘日本法學博士岡田朝太郎志田鉦太郎巖谷孫藏杉榮三郎，及大審院部長松岡義正諸先生來華教授，并設豫科，專授日文日語，以備入本科後直接聽講，其課程較日本大學，相差無多，畢業後由京津保轉任奉天，奉派赴關東州日本高等法院見學一年，學則學矣，足跡終未一涉蓬瀛，迨在安東地方審判廳長任內，復被派至東京各裁判所練習實務，滯留一年半，留則留矣，然裁判所爲司法官署，而非學校，見習期內，因裁判所判官，有兼明治大學訴訟法講師者，爲請益便利計，投入明大研究科，列諸門牆，始與學校發生關係，願以研究科之故，未能如普通學生上班聽講，仍未具有完全留學之形式，於此如解釋留學生之資格，不以純然形式爲條件，方敢

述留學之回憶，此非余好爲咬文嚼字，緣雜記開始以前，略述數語寒暄，權作冒頭，想亦體裁之所許，或不致譏余爲三句話不離本行也歟。

憶奉天補習日語苦經驗

溯在法校雖會直接聽講，究以課外鮮有日友往來，終爲一傳衆咻，迨轉任奉天，準備派遣旅順見習，感於嫻熟交際用語之必要，時與高等廳民庭長徐觀氏（明治大學畢業後升任大理院推事已故）同寓，共聘柴田某，每晚來寓練習，徐口吃，素不喜會話，意欲改入附屬地公學夜校，專意靜聽，乃甫加入而徐病，余獨往，一如坐法庭內旁聽，計亦良得，但聽衆皆爲商店徒夥，嚴冬無一着皮袍之人，每須易服，雜入其中，詎有一夜，大風雪天寒地凍，雪觸面如沙，到班稍遲，教師某怒令罰站，復命向教師及同班鞠躬道歉，一時頗覺難堪，繼想以此施諸店學徒，殊非過分，彼又安知余爲日坐堂皇之法官夜間變名易服而來者，程門立雪，古人先我行之，當時藉此聊以解嘲，其後年事漸長，每思求人學藝，不惜降志辱身，絕非不可對人言之事，此豫備日語一段苦經驗頗堪自慰者也。

憶關東州見習報告之採用

民四五間沈院長家彝（後升任大理院庭長上海特區河北各高等法院長）主持奉省司法，首創選派留學出身之法官，就近赴關東州日本高等地方法院見習，爲期一年余以本國學校出身得與斯選乃特例也，時高等院長爲平石氏人氏（後任旅順市長已故）地院長爲土屋信民氏（已故）法官概軍服佩刀，較之裝冠博帶之神父裝束，便利而莊嚴，案件較少便於實習，所有民刑裁判，並執行登記，甚至會計帳簿，無不實地練習，繕具報告，綜其組織比較日本內地迥不相同者厥爲高地兩院，各配置檢察官，而無檢察長檢事正名稱，所有用人行政，以至會計雜務均統於高院長一人，奉省會仿行之，經費人材兩者俱省，一時成績爲各省之冠，嗣國民政府，頒布法院組織法，殆全取材於此是爲現行法院組織一部分之歷史的淵源，恐日後知之者少，尤有回顧之價值。

憶旅順大和ホテル宴會之失儀

旅順實習課程之外，重在聯絡感情並訪求一切參考用紙書冊，實際上不啻一遣外司法調查員，每感交際之困難，關東州官吏多尙排場，往來酬酢，視爲常事，遇有宴會，派遣法官，爲一團體，同時派往，尙有資深之營口地方審判廳長張務本，吉林地方審判廳長李培元諸氏，但均以余名義爲高院庭長，公文名列在前，每強予代表致詞，往往默記概要，當場背誦，答詞則預備首尾兩段，中間臨時變化，有如學童背書，頗覺貽人

笑柄，記有一次，爲民政長官官本舜治氏履新，假座大和ホテル招待，入席後主人並未致詞，私心竊喜主人體諒，故懷暢飲，預備之詞，早置雲霄詎酌敬香檳酒後，(Champagne)主人按西餐規例起立，不覺驚惶失措，陶然之態，勉強敷衍數語塞責，縱以鮮見世面之法官，未諳西洋儀式，主人成知而不怪，然已面紅耳赤，怨悔交集，此亦畢世難忘之紀念。

憶旅順青葉亭小山名譽教授初對面

現北大法學院名譽教授前司法大臣小山松吉，與前大審院長池田寅二郎兩博士，於民國五年來華（當時池田氏司法省民事局長小山氏長崎控訴院檢察長）參觀司法，歸途繞道旅順，關東民政長官白仁武氏宴於青葉旗亭，承招陪賓，席間紹介，池田有名英法家略帶紳士氣味，小山先生，頭腦明敏議論風生，見面劈頭即謂學無國境，司直者爲實務家與彼專尙理論者不可同日而語，並謂旅順司法囿於一隅，案件種類缺而不全，力勸續赴東京練習，以資大觀，彼時深聽其言，奈限於見習期滿須在奉省服務至少二年之規定，未能即刻實現，迨後轉任安東二年後，終遂赴日見學之念，先生一言有以啓之，又民國設立法律館，修訂前清岡田志田諸博士起草各法律草案，曾聘請日人大審院檢事板倉松太郎東京控訴院部長岩田一郎兩氏（均已故）爲顧問，並兼充司法官講習所講席，一般第謂該兩氏之有功於編纂事業，且成就人材甚衆，不知此事實發端於民五先生來華之役，嗣後銓衡人選，往返交涉，先生與有力焉，其功亦不可沒。（未完）

〔寫真爲朱先生在東京見習時所攝〕



扶桑瑣記并序

白崇岱

人生梵寄，少年託滄海萍蹤，世事場空，兒時憶青燈書味，清光緒二十有七年，曾偕同學廿七人，赴日本留學警察，三年畢業，當日筆錄，自號曰扶桑瑣記，東洋負笈，結翰墨緣，銀漢歸槎，袖支機石，爰搜堆中故紙，莫嘲明日黃花，釐釣神山，龍伯之寓言如昨，塵談海客，瀛洲之往事堪論，撮述俚言，藉資就正，具昨是今非之感，卅年世變滄桑，開日新月異之場，四十載跡留鴻雪，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宛平白崇岱序於冰心齋。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由北京起程，不半月抵日本東京，行程所經，有爲青年所創見聞者，略記如次，航海由大沽乘佐倉丸輪船，四望水光接天，軒然大波，未平又起，各國輪船浮海者，輕如葉，渺如粟，海濶天空，眼界爲之一拓，適有日軍撤自天津及山海關者，同舟共濟，運載馬匹及行李等，均用天稱提起，徐徐放下，恰落艙中，每次或馬一匹，或箱數十隻，機軸一轉，帆運千鈞，舉重若輕，視人力省若干倍矣，行至海心，天氣晴朗，樂隊排立鼓吹，盈耳洋洋，宛與天風海潮相答響，別備韵味。越日出渤海界，入黃海界，水色深黑，波

浪益高，據同舟富經驗者云，此行連日無風，履險如夷，實爲難得之遇，同人以忠信涉波濤，殆荷天佑。海中巨魚無算，隔若干里觀之，不見全身，祇橫浮脊骨一條，出沒水面，速飛如矢，遠望身長丈餘，其大可知。過馬關，登岸遊春帆樓，昔李文忠與伊藤首相議和處也，地帶稍南，氣候較暖，花木四時不彫，金橋丹楓，烘染秋色，鄰有李文忠旅館，懸一拍像，並李書北洋鎖鑰四大字揭帖，古畫甚多，覽畢回樓午餐，風味精潔，臨別，主人贈柿兩籃，仍登輪東渡，自入馬關後，山環水抱，如行畫圖中，山排叢木，水織行舟，寺隱峰腰，堂懸樹杪，步步引人入勝，處處美不勝收，訪桃源而別有天，去蓬山而無多路，意在斯乎，舟中同人，咸感詩興，聯吟長古一首，中有烏歌花舞（四字係樓中懸額）地，佳士美人場，春帆樓隱隱，秋水路茫茫等句，足徵勝景。至宇品港，登陸略息，由廣島乘火車東行，過神戶，謁楠公墓，殿宇崇閣，碑碣林立，聞楠公名正成，係明時日本忠將，勦賊以數百人，敵數萬人，屢立戰功，委身殉國，子名正行，繼志盡忠，並垂不朽。過京都左近之琵琶湖，值雨餘虹見，鐵軌距山不足一里，虹光下垂，

較山尤近，顯證虹燦七色，不過雨氣中斜陽返照，如窗隙駒光，飛塵畢現耳。將至東京時，見火山數峰，峰頭吐烟如雲，蓬蓬勃勃，蔽日干霄，觸人天地爲爐陰陽爲炭遐想。

十月初三日，抵東京，下車，暫寓神田區旭樓旅館，約經一月，歷遊皇宮外城及各神社各公園各勸業場等處，見名人大村及西鄉及楠公等銅像，赫奕如生，人共景仰，遊孔廟，殿閣崇隆，匾額入德門及杏壇及大成殿等字，足徵尊孔，遊僧寺數處，規模同中國，處處皆是，足徵信佛。中日兩國民族，同文同種，固不待言，尤徵大同者，衣食住三端，中國則古今互異，日本則衣之垂裳，食之舉案，住之席地，至今古風猶存，不意華夏漢唐體制，向之載於書卷，描於畫圖，演於戲劇者，一旦於海外得之，躬親而目覩焉，思古遙集，曷勝愉快。明治變法維新，爲時代鼎革樞紐，前則純一守舊，後則新舊並行，在國在朝，雖有新政策新學說之改進，在家在野，仍有舊道德舊風俗之維持，以故道德之忠孝，風俗之勤儉，數千百年如一日，不因時代之轉移而變遷也。三島十洲之地理關係，時發地動，不以爲異，又建築板屋關係，時生火災，亦習以爲常，又氣候及濱海關係，人人喜浴，潔癖成風，與湯之盤銘所云，不謀而合。二十九日，移居小石川區西江戶川町學生寄宿舍。

十一月初一日，在寄宿舍開課，高等師範嘉納校長，訓話諄諄，謂警察要政，亞歐同重，諸生宜堅心苦學，期底成功，三年中先習日語，次加科學，次習警察學兼法學，川島先生，

亦勗學成報國，並言警法雖善，但恐心術不良，清廉端正四字，最關緊要云云。寄宿舍花木盈庭，且活水成池，積石爲岸，面積不過畝餘，而松柏檜竹楓梧橡櫻蠟梅木筆櫻花紫薇杜鵑枇杷之屬，布蔭交枝，幾無隙地，咫尺中無邊丘壑，作畫中遊，春秋季不斷芳菲，助讀書樂，當將風景攝入照篇，永留紀念。日習功課，星期日結伴外遊，動物園則色色形形，鳥獸魚鼈咸若，植物園則枝枝葉葉，草木花卉甚蕃，徧覽一周，覺毛詩多識之名，爾雅箋釋之典，徵實不少，詎惟游目騁懷已也。遊音羽町護國寺，山門三楹，塑哼哈二將及真武靈官像，大殿階前，供有銅佛，後院爲忠良墓，碑皆漢文，略記不有死者誰能克敵句，措詞慷慨，尤足動人。隨地學校備設，教育普及，男女一致，匪特士農工商，罔弗就學，雖降至人役，未有目不識丁者。都市普行陽歷，田野則不廢陰歷，因農家播穀時期，非根據廿四節氣，收穫雜豐。陽歷新年，家家插旂掛燈，門懸精製草繩及赤蝦黃橘等物，門前分植松竹，歲華點綴，氣象一新，殆亦桃符辟邪春聯祈福之意，賀年以七日爲期，逾期僧始互賀。日語野田教師云，日本漢字凡二種，一傳自支那朝鮮，一由日本人自造，（島字込字之類）日本之假字（五十字母）與朝鮮之諺文，皆倣印度之悉曇而作者，此一千五百年前事也。日本男婚，概在二十五歲至三十歲，緣入學由小而中大，非近而立年齡，不克畢業。赴警視廳北場，觀演消火器，各區水龍齊集，分植五丈竹梯，數人擁梯搭鉤，則卓然不搖，

火夫攀登其巔，賽演奇怪武藝，又設五丈高木架，繫以長布筒，人從上端入，下端出，此備救火中樓上人也，火夫有登架跳落者，亦表救火時飛空之技，最後演水龍噴水，高設八丈竹竿，竿頭以紙爲的，噴水冲天，未幾紙脫而孤竿孑立矣。遊淺草公園，係東京繁華區域，技場鱗次櫛比，絕技驚人，大約踏毯攀梯堆鬼輾轉諸藝術，不外熟能生巧之理，詣淺草寺，香火繁盛，祈禱者衆，寺前商塵萃集，百貨燦陳，恍入五都之市。偶逢夜雨朝晴，庭樹雨溜凍結，株株倒懸冰箸，長逾寸許，旭旭升光射，燦然玉樹琪花，玲瓏剔透，羣驚天工之巧。

十二月，赴嘉納先生講道館，觀演柔術，係日本武士道之一種，練時二人一組，徒手相搏，角爭勝負，略如中國價跋，惟力則以強勝弱，技則以柔克剛，於對方氣力極盛時，則緩不與較，於對方氣力盛極而衰時，則急與之爭，以逸待勞，此柔術所由命名也，先生道尊望重，餘事亦嫻柔術，觀其施技，有力有巧，百演百勝，門下實繁有徒。嘉納先生創建弘文學院，備收中國學生，地近寄宿舍，祇隔西江戶川一水，同人因改入院受課，每日往返板橋，臨流散步，薄增藏修息游之趣。一朝大雪霏霏，庭木蔥蘢，徧嵌珠玉，天然圖畫，一旦改觀，會詠琉璃世界水晶宮句以描寫之，惟氣候冷暖靡常，傍午雪化爲雨。寄宿舍現備鐵啞鈴，同人朝暮習焉，兩手各持其一，舉落屈伸，悉依書載十九圖式行之，人人體力，不期強而日強。



本會會務事業進行概況

本會會務事業最近進行狀況已詳載於第二期季刊茲值五週年紀念用再畧述梗概以資考證。

一、各項會議

本會組織章程規定每年召集會員大會一次於成立紀念同時舉行俾各同學相聚一堂共同研討興革事宜會前由本會通知全體會員準備提案以便交付大會討論藉收集思廣益之效第六次全體大會定於三月十五日舉行現正積極籌備中至於上年度本會各項會議統計如左。

(一) 理事會議共開十二次報告事項五十九件討論事項二十八件保留議案三

件屬於會務者十二件事業者十六件。

(二) 評議員會議共開兩次聚餐會十二次談話會一次報告事項五十四件討論事項五件保留議案一件。

(三) 總分會聯席會議一次報告事項八件討論事項十七件保留事項六件。

二、徵集會員

本會以鑒於年來留學回國人數日多深恐疏散而未入會特隨時調查徵集自三十二年三月至本年二月止統計總會增加會員二百四十六人分會增加一百三十八人所有會員名冊每三月統計一次由本會人事組編製會員錄每年印行一冊分送各會員。

員。

一四四

三、設備宿舍

本會爲供各地同學來京住宿之便特就本會東樓全部房屋闢爲宿舍經計劃設備提交第九次理事會議討論通過現正布置中不日完竣今後各地同學來京可下榻本會。

四、登記職業

本會以留日同學具有專門學術技能者每因請纓無路致遭失業或用非所學莫展長才且各機關團體有時需要人才倉卒之間無從羅致用是由本會與關係方面連絡負責登記介紹就其學識專長推荐各機關團體錄用或不能立即委派亦必先行存記遇機任用年來辦理頗著成效。

五、興學育才

本會前爲作育人才創辦興亞高級中學校組織董事會設董事十人中日各半本年一月十八日在本會舉行民國三十二年度董事會議以前校長殷桐聲先生逝世改選

劉董事玉書繼任劉氏已於一月二十日到校就職該校第二期學生修業期滿於本年一月畢業由該校保送赴日留學力求深造一月三十日舉行畢業典禮定二月十六日出國東渡第二期畢業學生計男生十三名女生五名共為十八名到日後即分別投入志願學校繼續求學一月二十五日由董事長朱深校長劉玉書在本會邀集全體畢業學生聚餐話別席間朱董事長訓話慰勉有加全體學生均甚感奮茲將興亞學校董事附載於後。

六、興亞高級中學校

董事會名錄

董事長 朱 深

副董事長 別所孝太郎

董 事 方宗繁，祝書元，劉玉書，

西村乙嗣，北浦豐男，原田

龍一

校 長 劉玉書(兼)

校務長 國府 種武

七、編行季刊叢書

本會為溝通中日文化交流兩國學術依照事業計劃方案第五項之規定辦法由本會文化部主持編行季刊辱承各方贊助錫以鴻文佳作自去年九月開始發行現已刊印至第三期內容力求充實本年二月七日由本會邀請各贊助者舉行聯歡並就便交換改善意見此外本會現更籌備出版叢書首冊可於五週年紀念大會之時間世。

青島分會

(一) 第二次全體會員大會

會

值茲大東亞戰爭勃發友軍節節勝利東亞共榮圈已屆完成之際本會為應付時

勢之需要對於會務之推進實有研討之必要故於二月七日午後三時假興亞俱樂部召開第二屆全體會員大會出席者中日各機關長官各團體及會員一百五十餘人閉會後於興亞俱樂部門前攝影以資紀念攝影後即開座談會至六時圓滿散會。

第二次會員大會記錄如左

一、開 會

一、由李尙志先生司儀

二、全體肅立

三、向中日國旗行最敬禮

四、對興亞英靈默禱一分鐘

五、由鄭壽康先生代表全體會員推

舉李寶山先生為大會主席

六、主席致開會辭

二、報 告

由蔡珍曜先生報告本會已往事業

三、討 論

一、推舉會 長案

副會長案

議決 推舉尹局長撥一為本會會

長李校長仲剛為本會副會長

二、會長就職致辭

三、聘請顧問案

由會長聘請趙市長 緒方與亞院所長 高瀨總領事 章仲和 謝

祖元 姚作賓 傅鑫 呂振文

陳命凡 姚文財 范楚生 殷運

威運機 十三位為本會顧問

四、推舉理事案

由會長推舉 歐秋夫 蔡珍曜

李寶山 王正平 鄭壽康 曹肇

基 邵元培 田道權 齊溪橋

王文濤 李尚志 潘魯夫 沈孝

天 歐陽伯元 吳乃燦 周維賢

王 一林 陳念椿 陶忠裕 十九

位為本會理事

四、由會長朗讀華文大會宣言

由副會長朗讀日文大會宣言

五、市長祝辭(陳局長代)

六、緒方與亞院所長祝辭

七、高瀨總領事祝辭

八、閉會

由鄭理事壽康致閉會辭

九、攝影

一〇、懇談(茶點)

一一、散會

(二) 日語雄辯大會

本會以普及日語溝通中日兩國國民之意志及確立東亞共榮圈起見在青島特別市教育局青島興亞新報社青島大新民社青島文化聯盟後援下於六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假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第二次日語雄辯大會學校參加中學八校小學十五校個人自由參加者十八名聘請大會委員審查各部成績之優劣中學部講演成績分別審查自一等至三等授與獎品及獎狀三等以外者授與參加獎小學部成績分別審查自一名二等二名三等二名四等二名五等二名授與獎品及獎狀參加者授與參加獎個人部按成績分別審查自一等至五等授與獎品及獎狀五等以外者授與參加獎蒞場參觀者異常踴躍約達壹千餘人閉會後首由會長致閉會辭繼由謝總務局長代市長訓辭畢即開始比賽首為小學之部

次為中學之部再為個人之部至六時三十分比賽完畢由大野中學校校長講評講評畢即由會長授與獎品及致閉會辭至七時許圓滿散會。

(三) 提倡會員體育租用

海水浴場更衣室

查本會會員多係各機關工作人員每日除公務勞碌外尚須對本會負責宣揚中日文化之責任故為保持健康耐勞計必須有適當之運動始能振發精神除本會備有正當娛樂外照往年之例於本年七月一日至九月末日三個月間租用滙泉第一海水浴場前排第七之六號更衣室男女用各一間計二間以備本會會員隨時海水浴之用以資鍛鍊體格裨益身心每日用此更衣室者約達四五十人每逢星期例假約壹百餘人之譜。

(四) 舉行歡讌暑期返青

留日學生會

本會為發揚東方文化促進中日親善及

聯絡感情計故於七月二十三日自午後一時起假興亞俱樂部舉行歡談暑期返青留日學生會除學生二十人外有前興亞院文化班白井調查官和久囑託本會尹會長及各位理事等首由會長致開會辭再由白井調查官致辭後由留日學生代表答謝辭席間觥籌交錯賓主盡歡餐後即開座談會並於興亞俱樂部門前全體攝影以資紀念於午後四時三十分散會。

(五) 出版創刊號友聲會誌

本會爲使中日文化溝通協助興亞大業起見經多日籌備各處蒐集材料於八月二十日出版創刊號友聲會誌壹千部分贈本會會員每人一部並分贈各關係機關以資參考。

(六) 象棋比賽大會

本會爲提倡中國固有文化聯絡會員感情藉以發揚藝術促進會員對象棋研究

之精神起見特定於十月四日自午後一時起假市民大禮堂舉行第一回象棋比賽大會又聘請本市名手數名表演觀衆擁擠幾無隙地約達壹千七八百人之譜首由鄭理事壽康致開會辭即開始會員比賽後請名手表表演畢由會長授與獎品及致閉會辭至六時三十分成績圓滿散會。

(七) 實際推進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開樞軸國學生學藝大會

本會爲實際推進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起見特於十月八日發出第五次治安運動宣言又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自午後一時起在青島特別市教育局後援下並蒙日本德國白俄及我國中小學校學生踴躍參加假市民大禮堂舉行在青島樞軸國學生親善學藝大會本會會員各機關長官各學校學生一般市民均踴躍到場觀覽不下二千餘人首由本會會長致開會辭後即開始表演各項表演精彩演畢

由駐青島德國領事三呼萬歲至五時三十分始圓滿散會。

計劃事項於左

(一) 擬定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上旬舉行在青中日學界關於研究時局問題座談會

(二) 擬定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中旬舉行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

山東分會

一、設立東光學校 三十一年二月間分會奉 令接收青年會學校內有高級商科一班初中四班補習部六科日語夜學部三班小學八班就原有班級人數略加補充改稱東光學校

二、遷移會址及校址 三十一年七月間分會奉 令將青年會原有器物產業

移交中華基督教會分會及所屬學校
則遷移經四路緯一路三育小學舊址
然以房舍狹隘收入減少乃將高商初
中及補習部暫爲停辦僅存小學部及
日語夜學部小學部仍爲八班夜學部
三班改稱東光小學校

三、整理會址及校舍 因三育小學房舍
年久失修腐敗不堪乃招工修理粉刷
歷時兩閱月費款三仟一百餘元

四、添置器具用品 在青年會時一切木
器用具均極數用移交後除三育小學
剩餘少數木器外一切均須添置共計
需洋二仟餘元

五、辦理會員登記 三十一年十月間舉
行會員登記手續計新舊登記者有會
員八十四人

六、開理事會 三十一年計開理事會八
次討論會務進行事宜

七、召開會員改選大會 本年一月十七
日舉行第四次會員大會討論改選事
宜計推舉新會長莊樹庭并推理事十
三人計

俞康德李茂齋姜恩薄熊仰華曹若山

杜建人吳詔九劉亞五鍾文新王子豐
王欽甫趙君弼鄭滙川等以俞康德李
茂齋二人爲正副理事長

保定分會

本分會自會址確定改修落成後保垣
同學踴躍加入已確立強固之基礎所有本
季事業進行大概情況茲分別列述如左

一 調查河北全省留日同

學 本分會以保垣同學雖已多數加入
然河北省地方遼闊保垣爲河北省之省會
本分會儼然於所負使命之重大自應力謀
擴充以期將來全省各地同學均得加入
故先由調查入手除分函各機關團體調查
外並託現在入會會員分頭調查現在正在
進行中此項工作完了以後本分會會員當
可有大量增加

一 召開懇談會 爲謀會員間

聯歡起見本季共召開會員懇談會三次在
保會員均踴躍參加會員四十五人第二次
三十二人第三次五十一人

一 協力第五次治強運動

本分會自奉總會電囑協力第五次治強運動
即與當地機關聯絡除於本分會所在地貼
張標語協助宣傳外並與河北省公署教育
廳聯合舉辦大東亞戰爭照片及日本事情
介紹照片各地巡迴地點爲保定通縣唐山
灤縣石門邢台邯鄲等七處每處觀覽學生
及一般民衆均不下二三千人者幾及萬
人深收協力之效

一 代辦招考興亞中學新

生 本分會經興亞中學委託代辦招考
新生計共報名者四人考畢將試卷彙送興
亞中學校閱

一 舉辦保定中日聯歡網

球大會 本分會爲謀發揚會員體育
向上之精神並在保中日人士親睦聯歡起
見會先後在會內網球場舉辦網球大會兩
次第一次參加者八十組計中日人士一百
六十人第二次四十組八十人其他中日長
官來賓多數蒞臨參觀情況極爲盛大

北京興亞高級中學校概況

校務長 國府種武

總括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中國留日同學會所附設之北京興亞高級中學校始成立。同年十月七日開學，初任校長係故殷同氏，現任校長係劉玉書氏。本校爲留日學生之豫備教育而設，修業年限係豫科半年，本科二年，初級中學校卒業者，即可入本校。豫科及本科所教學之課程標準，男子部依日本中學校第四五學年之課程標準進行，女子部依高等女學校第四五學年之課程標準進行。凡卒業學生全部俱有由教育總署選拔赴日留學之資格，由教育總署之留學資金及大東亞省之補助費，供給官費，投考日本之高等學校，大學豫科及專門學校等。

校址校舍

初開學時本校設於和平門內絨線胡同四十五號中國留日同學會內，係臨時校舍。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移至西城兵馬司三十八號，三十九號。又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九日，購買房屋兩所，計十九間，又購隣接地一千二百一十坪，以擴張校址，共計全面積三千七百坪。校舍普通教室六，特別教室三，

圖書室一，辦公室五，講堂一，寄宿舍一五，職員宿舍四及其他一二。

董事會

董事會以維持學校發展校務爲目的。董事之定員十名，中日各半數。現任董事長朱深，副董事長別所孝太郎，董事：方宗鰲，劉玉書，祝書元，原田龍一，西村乙嗣，北浦豐男諸氏。每年開總董事會一次，會期以一日爲限，以報告決算規定預算以及其他重要事項之討論，如有其他必要時，得招集臨時會議。

職教員

校務長一，職員五，教員八，講師九。

學生

現在學生之數目如次：

學級	學生數		學級	學生數
	在舍生	通學生		
男 生	本科二年	一三	本科二年	一三
	本科一年	二五	本科一年	二五
	豫科	一〇	豫科	一〇
女 生	本科二年	四	本科二年	四
	本科一年	四	本科一年	四
	計	三八	計	三八
		二二八		
		六四		

設 備

民國三十年八月建築 科室，分教室及準備室，用作物理及化學、博物之實驗，其他設有標本室，機械室，工作室。理科之標本，機械，器具類，現在之總數已達五三六件以上，北京市內各中學校，其設備完善殆未有勝於本校者也。以如此之費用使理科之設備完善，足使以後自然科學之效力傾注發展。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建築「作法室」，純係日本式房屋，以使學生瞭解日本之生活樣式。於此屋中授以普通禮法，集會之際，亦利用此屋。原係女生之作法室，但於必要時，男生亦可利用之，此外特為女生設有裁縫之特別教室。

圖書之藏書數目，中國圖書已達一三三三冊，日本圖書二一六二冊。規定每禮拜一，三，五，係男生閱覽日；禮拜二，四，六，係女生閱覽日，閱書人不在少數。

關於卒業生之指導部分，設有日本各學校介紹書，章程，一覽表等類；又壁間揭示內地學校分布圖，以供留學時必要知識之獲得。又本校卒業生現在在日本學校之通信，關於最近入學試驗問題之揭示，寄與本校學生，以為留學之助。

寄 宿 舍

寄宿舍之收容足供六十人之用。現寄宿者僅三十五人；但至

九月以後有豫科時，約達六十人。最後學年之學生務必全部入舍寄宿，以訓練集團之生活。寄宿舍屋內左右設有床鋪，中央設有自習用桌。

學生各有書架，身邊用品設有壁櫃，鞋箱等。沐浴室內設有白沐浴池，規定三日沐浴一次，食堂之伙食亦與其他學校同樣，係學生委員自行經理。

寄宿舍有舍監二人，隔一日輪流值宿，為訓練集團特定有行動要領，宿舍規律揭示宜清潔協同。寄宿舍之費用每月二元，膳費以前每月二十五元，但因現在物價騰貴，正確之數目難於規定。

教 科 目

教學科目男子係日本中學校之第四五學年教科標準，女子係高等女學校之第四五年教科標準。其詳細如次：
第一號表（男子部）

學年	學科		學科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年	一	一	身 修
第一學年	二	二	文 國
第一學年	三	三	史 地
第一學年	四	四	語 本
第一學年	四	四	語 英
第一學年	四	四	算 代
第一學年	四	四	幾 幾
第一學年	四	四	博 博
第一學年	一	一	物 理
第一學年	一	一	本 日
第一學年	一	一	情 圖
第一學年	一	一	畫 音
第一學年	一	一	樂 作
第一學年	一	一	業 體
第一學年	一	一	操 操
第一學年	一	一	時 時
第一學年	一	一	數 數

第二號表 (女子部)

學年	學科		身	文	史	理	日	英	數	博	理	日	圖	家	裁	音	體	總	間
	本	預																	
第一學年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二學年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教育方針

教育方針以教育留日學生為目的，並盡力教授日本語與自然科學。日本語豫科一禮拜二十小時，本科一禮拜十二小時。豫科施教辦法，係由日本國民學校教科書，以至中學教科書，使能讀普通新聞雜誌，或聽日本語講義，能用日本語答卷之程度。

自然科學教授之方面，從來中國教育是僅止於暗記教科書，缺少實驗方面之遺憾，故以教授實驗為主體，使學生入日本學校後，對於學習方面減少困難。對於理科之設備如前所述，相當完備，用如許標本，機械，器具使之觀察測驗與熟習機械之操作。

至於數學教育，從來中國普通學校之學生能自己苦心去解答問題者甚少，全是被動之態度。本校以學生自解問題為課業，以自動學習為目的，並且入學後半年在入本科時，所有之各學

科盡量使其對各學科皆能用日本語聽講。學校之教育全部以增進日本語之程度為計劃者。

育訓

訓育之一般方針，以養成將來學生留學回國後，為華北建設指導者的人物為主眼。從來中國教育多重他律主義方面，而採用自律主義，使之備有高潔之人格與熱烈之實行力。因此每月校長有一次訓話，隨時並有校務長之訓話；其他之訓育平時以各級之主任擔當。

寄宿舍方面，其起居及一切行動，均在舍監指導行動要領下，施行集團訓練。本校每年舉行春秋兩次旅行，又每年開兩次全校茶話會，以供職教員與學生間有懇親融洽之機會。運動以排球，籃球，桌球為主，春秋舉行兩次校內大會，授與優勝旗，獎章，獎品等。又隨時與校外隊比賽，以期心身之鍛鍊。職教員務必參加學生之運動，在春秋大會中施行師生間之比賽，因此全校師生間情感融洽，對於學生特別叱責之實事甚少。

其他課外有「圍棋同好會」團體，用以鍊鍛精神及留日後與日本學生交際間之圓滑。其技術雖不精巧，但師生間之勝敗亦頗有趣。又一年中施行數次介紹日本事情之映畫觀覽，有招請五六人至校務長家食日本式之火鍋以及日本菜等，並行飯後雜談。此外每年又舉行一次懇親會，以期學校與學生家庭間之連絡，而便說明學校情況，並徵求學生家長意見。此舉在其他學校，甚為少見。

學費

本校學費每學期二十元，體育費二元，圖書費二元，制服由學生自行製備，但顏色樣式須遵照本校之規定；且此顏色與樣式必須使到日本後亦能穿用，而務以樸素為主。又對於成績優秀品行端正者，給與免費生之待遇。

入學試驗

入學試驗於每年七月上旬施行，試驗科目為國文，日語，數學，理科，史地等，其他舉行身體檢查與口試。身體檢查方面對於肺病與色盲須嚴重檢查，因赴日本留學時，肺病患者絕對禁止入學；但色盲者入政治，文方面尚可，理學，工學，醫學方面入學，絕對不可能。如此本校對於患肺病與色盲者絕對禁止入學。口試方面，一則視日本語會話之程度如何，一則調查本人及家庭事項如何，試驗場北京方面在本校內。至於天津，青島，濟南，保定，開封，太原，則以該地之留日同學會分會為試驗場。民國二十八年以來，入學希望者狀況如下：

卒業生

第一次卒業生所入之學校如下：

第一高等學校豫科

東亞學校高等科文科

張健
王振環

同 理科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豫科

東京商科大學商學專門部

三重高等農林學校農學科

盛岡高等農林學校獸醫學科

農學科

仙臺高等工業學校土木工程科
專修大學專門部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科

此外周樹祖赴日後因病回國，現尚臥病靜養。陸家似入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家事科後，因家事退學回國。
第二次卒業生受驗之學校如下：

查鳳瀛 楊秀發 冷兆棟 李鴻文 季英和 祝道 方紹慈 浮干寶洲 戴龍驤 張毓保 張樹權 王德新 韓廷儒 徐光宇 關毓宇 王毓麟 王魁倫 祝更馨 閔馨 崔一哈生

第一高等學校文科

理科

北海道帝國大學豫科醫類

東京工業大學附屬豫備門

東京商科大學商學專門部

三重高等農林學校農學科

盛岡高等農林學校獸醫學科

仙臺高等工業學校土木工程科

桐生高等工學校機械工學科

秋田鑛山專門學校冶金科

金澤醫科大學附屬臨時醫學專門部

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帝國女子醫學藥學專門學校醫學科

藥學科

日本女子大學家政學部

孫景瑞

鄭國順

李寶魁

韓榮會

張宗富

郭崇俊

尙靜軒

康慶珊

韓作佳

趙迺桂

關雙全

盧濟民

富和

陳善光

陳善提

斐裕龍

葉寧

于貞祥

等。入私立學校者乃因官立學校無其所希望之科目，方准入之。

現有兩次卒業生，今後卒業生欲使每年必須有二三人入先輩所入之學校。卒業生是代表華北官費留學生，故須自重，保持留學生之名譽，並深刻認識戰時下之日本及日本學術與精神。

日本學校對於留學生不滿處，為不常到校出席，並以種種理由，藉辭回國。回國後不速歸校，對於實驗亦視為無足重輕，毫不在意，一方面更毫不顧慮而中途退學。日本學校若收容一百人之學校，只收九十八人，其餘為留學生入學之地位，所以務必使其堅守志操，以不中途輟學為最善。本校對於卒業生亦有緊密之連絡，以資鼓勵，並對於在異國求學寂寥之情緒為相談之對像。對卒業生在學生有許多問題時，有時雖感生疎，但為站於先輩之立場亦極力支援，予以解決之辦法。有人云去年赴東京時以木炭配給不足，寒冷難禁，無有辦法，而以木炭能配給之方法解答之。最近來信云今日木炭已至，請安心。又在東京有本校舊教授大日本青少年團教養部杉本氏，卒業生常集其家中暢談關於北京之一切事項，興趣盎然，如春日花開，生氣勃勃。

將來之方針

現在第一所計劃者，對於準備之自費留學生，本校擬於七月，二月，特設一別科，為期一月。主要以教授日本語與日本事情，使之至日本後能用日本語簡單會話。又豫定講授關於日本學校之預備知識。本校現與日本留學生關係機關已有連絡，

此等卒業生每月由大東亞省領學費五十五元，教育總署五十元每月共計壹百零五元。以此數目在東京以外各地方均很充裕，在東京者不十分浪費亦能足用。卒業生學校之選定，第一使中國留學生至日本後宜入官立學校，但鑑於學生之希望與華北之現狀，務必使其多數入於技術方面之學校高等農林，高等工業

並且日本方面亦漸次認清本校，由本校出身留學日本者，本校能與以種種方便。在最近之將來，要求當局援助，將教室分爲兩班，限於八十人。並且對於本校以外之官費生，行以短期間之日本語教授。

其次爲對於卒業生之指導，亦如前述盡力與以援助。但此後留學生漸多，對於留學感覺困難之處，宜設法補救，如新民學院之輔導部，有專任人員，駐在東京或北京，如能達到此目的，是最佳事也。與此有關係者，在東京方面，關於宿舍問題，於各都市困難情形絕少。但東京租賃房屋，即日本人亦感困難，公寓亦人滿難容，此乃華北官費私費留學生全體之問題。同學會方面擬於東京建築留學生寄宿舍，此事同學會本身經理建築亦可，或同學會提倡以日本各種團體或實業家建築，想非難事。但留學生每日爲宿舍耗神實非良法，關於宿舍問題乃人人所關心之事也。

本會圖書室新着圖書一覽

——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底止 ——

辭書	書
下中彌三郎	大辭典 廿六卷
同	大百科事典 廿八卷
同	新撰大人名辭典 八卷
新村 出	辭苑 三册
荒川惣兵衛	外來語辭典
廣瀬 敏	日本叢書索引
河出書房	印度西亞統計索引
目黒甚七	東京書籍商組合圖書總目錄
東方文化研究所	昭和十一年度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
東方文化研究所	昭和十二年度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
東方文化研究所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新增漢籍目錄
篠原 助市	教育辭典
下中彌三郎	東洋歷史大辭典 九卷
鈴木 隆一	國語索引
若城久治郎	遠史索引
松元 竹二	最近工業大辭典 十四卷
〃	電氣工業大辭典第一册至四册
水野 常吉	工業用語新辭典
神田 豐德	現代醫學大辭典 十四卷
東京市政調查會	日本都市年鑑 昭和十七年
徐 白 林	熟語成語辭典二册
新民印書館	國語小字典二册
高須芳次郎	水戸學辭典
同盟通信社	同盟時事年鑑 昭和十八年
叢書	叢書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續群書類從 三十三輯 補遺四册
矢部 良策	アジア問題講座 十二卷
田中慶太郎	東亞論叢 五卷
高瀬莊太郎	東亞經濟研究年
東方文化學院 京都研究所	東方學報(京都) 十五册
同	同 (東京) 十册
	日本文化名著選叢書
山上 八郎	日本の甲冑
志賀 勝	ロレンス
柳田 國男	孤猿隨筆
谷崎潤一郎	春琴抄
柳田 國男	木綿以前の事
佐藤 信衛	冬之一夜
柳田 國男	秋風帖
〃	海雨小記
〃	食物と心臟
〃	民謡覺書
川田 順	鷺
小林 秀雄	歴史と文學
田中 茂穂	魚
鳥羽 正雄	日本の城
牧野 信一	心象風景
川田 順	西行研究錄
伊東 忠太	法隆寺
三木 清	人生論ノート
柳 宗 悅	工藝
薄田 泣菫	草木蟲魚
村上 專精	日本佛教史綱 上卷
久松 潜一	契沖の生涯
齋藤 阿具	西洋文化と日本
三浦 周行	國史上の社會問題
金澤庄三郎	言語に映じたる原人の思想
内田 銀藏	日本經濟史概要
〃	日本と泰國との關係
内藤 湖南	近世文學史論
辻善 之助	武家時代之禪僧
守屋美都雄	亞細亞史概説
青木富太郎	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

百瀬弘雄共著 近代支那と英吉利
 沼田納 渡邊保一共著 日本の政治
 高橋磯 中村吉治共著 日本の經濟
 松原直雄 三上 參次 白河樂翁と徳川時代
 市古 宙三 近代日本の大陸發展

國 學

山田 孝雄 國學の本義
 藤田徳太郎 新國學論

哲 學

石原純 恒藤恭共輯 二十世紀思想 六册
 三木清 加藤 嘯堂 日本精神文獻叢書 十七卷
 三枝 博音 日本哲學全書 十二卷
 杉浦 重剛 倫理御進講草案
 大西 貞治 純日本思想の哲學
 和辻 哲郎 續日本精神史研究
 田部 隆次 日本を觀る
 鈴木 重雄 日本精神史要論
 星野 弘一 日本民族の哲學序説
 石井 周作 日本古代思想研究
 清原 貞雄 國史と日本精神の顯現
 辻本 正一 日本哲學及日本法現學上下
 下地 惠常 新説日本倫理學史
 大島 豊 日本的的人生觀
 井上 右近 日本歴史哲學序説
 行元 自忍 日本道德學
 柳田謙十郎 西田哲學
 武内 義雄 論語之研究
 内野熊一郎 秦代に於ける經書經説の研究
 〃 秦代に於ける經書經説の研究
 河合榮治郎 明治思想史の一断面
 中澤 翌天 惟神の礎

宗 教

濱田 本悠 中華文神道教派讀本
 松村 武雄 神話學原論上下
 比屋根安定 日本宗教全史第一二卷
 金山 正好 東亞佛教史
 補永 茂助 天照大神の神學的研究

山本 信哉 神道要典
 河野 省三 神道の研究
 宮地 直一 神祇史大系
 肥後 和男 日本神話研究
 佐伯 好郎 景教の研究
 常盤 大定 後漢より宋齊に至る譯經總録
 望月 信亨 佛教大年表
 常盤 大定 寶林傳の研究
 石村 吉甫 神道論
 梅田 義彦 神道思想の研究
 宮地 直一 神道論攷
 伊藤 惠 日本文化と日本佛教
 吉田 龍英 佛像解説圖繪
 永井 哲二 轉換期の佛教
 布施 浩岳 涅槃宗の研究前後篇
 本山 桂川 日本の祭禮

政 治 法 律

丸山 國雄 日本近代外交
 仁井 田隆 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
 龍川政次郎 日本法制史研究
 田村 徳治 行政法學概論
 徳積 陳重 五人組制度論
 〃 五人組法規集
 徳積 重遠 法理學大綱
 黒田 覺 日本憲法論
 清水 澄 帝國公法大意 二册
 係田 秀春 日本國家科學大系 第六卷
 第十卷
 二荒 芳徳 新獨逸國家大系 十二卷
 大谷 美隆 日本國體論
 木田 開 非常時國民全集六册
 松岡 壽久 大東亞民族問題
 細川 嘉六 アジア民族政策論
 蠟山 政道 日本政治動向論
 清水 宣雄 日本世界建設戰
 野依 秀市 戰時戰後の見方
 中月 覺 經國概論 三本
 伊津 野直 日清役後支那外交史

植田 捷雄 支那に於ける租界の研究
 内田 繁隆 日本政治史
 吉村 忠三 日露の現在及將來
 堀眞 琴 轉換期の政治思想
 ラルフ・タ
 ウンセント 米國極東政策の真相
 武藤 眞一 日ソ戦に備ふる書
 二荒 芳徳 ヒットラーと青年
 大日 芳隆 支那事變と世界戦争の危機
 長島 隆二 明暗ソ聯の全貌
 昇曙 夢 呪はれたロシア
 近藤 榮藏 蕩進華北の剿共
 華北宣傳
 聯盟編 英の東亞侵略年譜
 田賢 一米 日本政治の構想
 清水 伸 日本法理の目覺的發展
 小野清一郎 日本總力戰の研究 上卷
 寺田 彌吉 東洋政治思想
 室伏 高信
 經 濟
 日本評論社 現代經濟學全集 二十三册
 土方 成美 日本經濟政策
 木村増太郎 東亞經濟政策
 猪谷 善一 日本經濟及經濟政策
 本庄榮次郎 日本經濟史話
 中村 吉治 日本經濟史概説
 王 漁 邨 支那經濟讀本
 田中 忠夫 北支那經濟概論
 高橋 龜吉 準戰時下の財政と經濟
 時事新報
 經濟部 轉換期の統制經濟
 汐見 三郎 日本財政の特殊問題
 菅沼 貞風 大日本商業史
 小葉 田淳 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の研究
 二册
 高橋 龜吉 日本物價政策
 津村秀松序 産業統制論
 目崎 憲司 企業統制論
 菅野和太郎 日本商業史
 大倉 邦彦 日本産業道
 松代 昭次 北支開發事業の概観
 〃 北支那資源讀本石炭
 金子鷹之助 日本精神と日本産業

社 會

高田 保馬 社會學原理
 〃 〃 概論
 早瀬 利雄 現代社會學批判
 社會事業 日本社會事業大年表
 研究所
 河田 嗣郎 社會問題體系 七卷
 石田 傳吉 農村問題解決の神髓
 河田 嗣郎 日本社會政策
 柳田 國男 日本民俗學入門
 關 敬 香
 柳田 國男 桃太郎の誕生
 倉田 一郎 國語と民俗學
 西晋 一郎 禮の意義と構造
 小糸夏次郎 育
 教 育
 佐々木秀一 日本教育の將來 上 下
 桑木 嚴翼 學術の日本
 下田 次郎 女子教育學
 渡部 政盛 西洋教育史講義
 野上 俊夫 青年の心理と教育
 佐々木秀一 現代教育の諸問題
 福島 政雄 國體教育史論
 吉田 熊次 教育目的論
 小林 澄兄 國民教育學
 文 部 省 日本教育史
 小川 正行 學校經營學
 福井 玉夫 科學教育論
 佐々木清之丞 西洋教育史新講
 下村 壽一 教育行政撮要
 長田 新 教育學
 青木誠四郎 兒童心理學
 守田 保 實際的個性調査法
 上田庄三郎 大地に立つ教育
 曉鳥 敏 日本教育道
 乙竹 岩造 日本國民教育史
 佐藤 得二 國民的教養の出發
 語 學
 東亞同文會 ハナシコトバ學習指導書上、
 中、下
 田中莊太郎 高等日本語讀本 第二卷

東亞同文會
 日本語教育
 振興會
 田中莊太郎
 ハナシコトバ 上、中、下
 日本語讀本 第一卷 三本
 正則日本語講座 第二卷至第
 九卷、第十一、第十二卷、各
 二册
 林 博 日本語讀本 第一卷 二册
 山口喜一郎 日本語教授法概論 二册
 日語研究會 中等日本語讀本 (上) 二册
 山口喜一郎 日本語入門 二册
 張 深 切 日語要領 二册
 新民印書館 現代日語會話讀本 二册
 菊池 租 日文補充讀本 第二卷
 松浦 珪三 日本現代語法
 石黒 修 日本語の問題
 松宮 彌平 日本語會話
 德澤 龍潭 日本語と日本精神
 保科 孝一 大東亞共榮圈と國語政策
 松尾捨治郎 國語教學の體驗
 小林 好日 國語學の諸問題
 飯田 利行 支那古韻の研究
 大島 正健 漢音吳音の研究
 田中慶太郎 現代日本語
 岩井 武男 新日本口語文法
 孝 企 堯
 科 學
 竹内 時男 世紀の科學
 南條初五郎 化學工學講座 七册
 田所哲太郎 酵素化學工業全集 二十四册
 中村 幸彦 藥學大全書 十七册
 松元 竹三
 日本赤
 十字社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衛生
 日本の回顧
 白井充太郎 日本博物學年表
 鈴木 文助 生物化學
 小番彌太郎 農藥の化學と應用
 村川 重郎 炭水化物化學
 武居 三吉 蠶絲化學と副產物利用
 尾崎 準一 人造纖維工業
 山賀 益三 園藝利用工業
 皆川 豐作 日本昆蟲圖鑑
 丙田清之助

橋本 教之 都市鐵道工學
 宮木武之輔 河川工學
 佐藤周一郎 隧道工學
 高田 昭 地質地震氣象
 赤木 正雄 漂流及砂防工學
 岩崎 富久 上水道
 渡邊 貫 海底トンネル
 寺島 征史 日本科學史話
 音 樂
 田邊 尙雄 唐笛律之研究
 藤田德太郎 日本歌謠の研究
 堀内 敬三 音樂五十年史
 多忠 龍 雅樂
 建 築
 天沼 俊一 日本古建築行脚
 關野 貞 日本の建築と藝術
 美 術
 濱田 耕作 日本美術史研究
 關 衛 大日本繪畫史
 谷信 一 室町時代美術史論
 上野 直昭 上代の彫刻
 西村 貞 日本銅版畫志
 井田 宗一 水戸名家遺墨集
 管見 恒夫 映畫五十年史
 肥後 和男 宮座の研究
 坂崎 坦 日本畫の精神
 森銑 三 近世の畫家
 中村 亮平 日本美術攷
 土方 定一 近代日本洋畫史
 文 學
 河出書房 日本文學大系 十六册
 久松 潜一 日本文學評論史 三册
 森林 太郎 鷗外全集 十八卷
 有島 武郎 有島武郎全集 十二卷
 尾崎 經葉 紅葉全集 六卷
 山本 有三 明治大正文學全集 四十八册
 坪内 雄藏 逍遙選集 十五卷
 齊藤 信策 櫻牛全集 五卷

巖谷 小波 大語園 十册
 久松 潜一 萬葉集攷説
 武田 祐吉 萬葉集
 佐佐木信綱 萬葉集の研究
 西村 眞次 萬葉集の文化史的研究
 佐佐木信綱 定本萬葉集
 武田 祐吉 萬葉集新編 上、下
 澤瀉 久孝 萬葉集研究 上、下卷
 齋藤 茂吉 大日本文庫 四十九册
 大日本文庫 刊行會
 藤田 東湖 水戸學大系 八卷
 小野 則秋 日本文庫史
 野村 八良 國文學論考
 近藤 忠義 日本文學入門
 岩城準太郎 國文學群像
 寺田 彌吉 日本學序説
 岡崎 義惠 藝術論の探求
 森田 たま 竹
 田中 海庵 名家尺牘帖
 式揚隆三郎 宿命の藝術
 富倉徳次郎 鴨長明
 峯岸 義秋 國文學の批評的研究
 結城 健三 子規の文學精神
 生方 敏郎 源氏と平家
 黒木 勘藏 近松門左衛門
 宇野 浩二 文學の三十年
 尾崎 喜八 詩人の風土
 佐佐木信綱 日本歌學史
 古谷 綱武 川端 康成
 正宗 白鳥 文學修業
 上司 小劍 生々抄
 福井 久藏 連歌の道
 鈴木 大拙 東洋的一
 加藤 武雄 國民文學の構想
 大久保利謙 日本近代文藝
 山崎 武雄 芥川龍之介研究
 河竹 繁俊 日本の演劇
 島崎 藤村 春待つ宿
 島崎 藤村 破戒

久松 潜一 平家物語
 石津 純道 文藝五十年史
 杉山 平助 柿本人麿
 窪田 空穂 現代演劇論
 中村 吉藏 勤王秀歌
 松田 武夫 神風
 平野 直 二宮語録
 平林 久男 本居宣長全集 第一册
 村岡 典嗣 葉隠の哲人石田一鼎
 川上 清吉 佐藤信淵
 森 銑三 日本文學史の構想
 風巻景次郎 白石徂徠と春臺
 中村 孝也 新古今語抄
 川田 順 徒然草新講
 佐野保太郎 風の又三郎
 宮澤 賢治 明治の文藝
 岡野他家夫 佐久良東雄
 高橋 梵仙 徳川時代和歌の研究
 窪田 空穂 文學母胎
 松村 英一 漱石の藝術
 豊島與志雄 日本文學史 第四卷
 小宮 豊隆 吉田松陰集
 西下 經一 吉田松陰の詩と文
 雜賀 博愛 時雨亭文庫 (一)
 河野 通毅 安松金右衛門
 冷泉 爲臣 道遠 上、下卷
 三田村玄龍 青年及び壯年 上卷
 島崎 藤村 おが國學
 村井 順 源氏物語評論
 高田 保馬 民族耐乏
 史 學 及 文 化 史
 官井 義雄 神武天皇
 大森金五郎 現代日本史
 北島 正元 日本近世史
 井原 頼明 皇室事典
 白柳 秀湖 日本民族論
 白鳥 庫吉 西域史研究
 櫻本彦次郎 日本文化史論

木代 修一 日本文化史圖錄
 小島昌太郎 支那最近大事年表
 德重 淺吉 維新精神史研究
 外山 軍治 岳飛と秦檜
 嘉治隆一述 日本文化情形一瞥
 橋川 時雄 中國文化界人物總論
 御郷 信祐 世界の成功者
 中村 孝也 日本文化の構成
 石田幹之助 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
 西村 眞次 日本民族理想
 國際文化 日本文化の特質
 振興會
 後藤 守一 日本古代文化研究
 三森 定男 日本原始文化
 長坂 金雄 新講大日本史
 河野 省三 皇道之研究
 小澤 榮一 日本古典學の傳統
 植大直一郎 古事記現代攷
 村林孫四郎 古事記辭典
 佐藤 堅司 日本武學史
 渡邊幾治郎 明治天皇の聖德 五册
 三浦 一郎 古事記の新鑑賞
 小松堅太郎 民族と文化
 森谷 秀亮 開國より維新へ
 歷史文化 日本的歷史理念
 研 究 會
 白柳 秀湖 民族日本歷史
 倉野 憲司 古典と上代精神
 西村 眞次 歴史と文藝
 〃 日本民族理想
 井上 通泰 上代歷史地理新攷
 松本 信廣 印度支那の民族と文化
 西村 眞次 日本海外發展
 石井 周作 大東亞古代文化研究
 國際文化 日本文化の特質
 振興會
 高須芳次郎 國史精華讀本
 森傑 郎 日本文化私觀
 高野 長運 高野長英傳
 長坂 金雄 新講大日本史 十二册
 白柳 秀湖 明治大正國民史 五册

鈴木俊等編 世界歴史大系 十六册
 長坂 金雄 美談日本史 十二册
 誠文堂 世界文化史大系 二十册
 新光社
 有高 巖 概觀東洋通史

地 理 學

仲摩 照久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二十二册
 〃 〃 別卷一册
 佐藤 定勝 〃 改訂版一册
 石田龍次郎 世界地理十一册
 内田 吟風 古代の蒙古
 鴫淵 一 奉天と遼陽
 曾我部靜雄 開封と杭州
 愛岩 松男 忽必烈汗
 大國 彌平 北支那懷古の葉(山西、蒙古)
 〃 〃 (河北)
 〃 〃 (山東)

小野 勝年 五臺山
 日比野丈夫
 多田 文男 日本地誌學(一)
 伊東 忠太 琉球
 鮎澤信太郎 鎖國時代の世界地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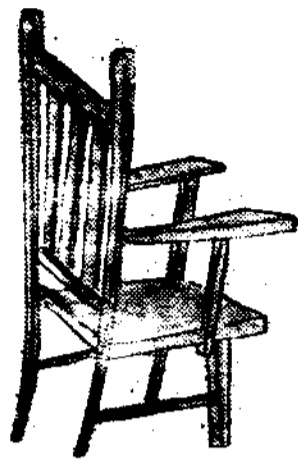
考 古 學

原田 淑人 支那古器圖攷
 水野 清一 雲岡石窟とその時代
 東方文化學院 房山雲居寺研究
 京都研究所
 後藤 守一 日本考古學
 沼田 頼輔 日本紋章學
 比叡山延曆寺諸堂寫真集

Yone Noguchi Emperor Shomu and the Shosoin.

北川 桃雄 法隆寺
 山上 八郎 日本甲冑の新研究 上、下
 傳 芸子 正倉院攷古記
 濱田 青陵 考古學入門
 山上 八郎 日本甲冑攷
 城戸 久 先賢と遺宅
 馬場 春吉 漢和二十四孝
 附白 本會新購圖書甚多、細目不及備載、容後披錄。歡迎同學來會閱覽。

編輯後記



本期季刊的出版約在同學會成立五週年紀念之日。由於同學們的努力及社會人士的愛護，本會得以健全發展，本刊也次第問世，都是同人們所深感榮幸與感謝的。之後，更希望並世博雅，對於本刊予以不斷的指導，使本刊成爲社會文化之一環，對於文運復興上有所貢獻。

這一期頗有幾篇老前輩的文章前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委員長，現華北政委會朱委員長，及河北省吳省長都對本刊寵錫高文，使本刊得以瀟灑風光，實覺榮幸。知堂先生爲當代文學宗師，此次承賜近著，尤深感謝。這篇文章，不但是一篇美麗的散文，而且是一篇珍貴的史料。我們希

望關心中日兩國文化溝通的人們對此多加注意。

本期新闢「日本留學追憶錄特輯」一欄，以備諸位同學追懷往事。我們的目的有三：（一）藉此以備同學聯絡感情，使本誌着實地成爲同學會的會誌；（二）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我們要把這些往事筆之於書，以便來者之參攷。（三）使本欄一方面成爲有趣的散文，一方面成爲翔實的史料。我們的計劃宣布出去以後，果然得着很大的共鳴。留日同學老前輩李鳳年先生，侯希民博士朱頤年教授，白崇岱先生都先後寄來文稿。我們讀着這幾篇「賣文」，真是非常高興。我想讀者們也一定感覺着有趣吧！李鳳年老先生今年高壽七十二齡，本刊撰文人還有在大學尚未畢業的，以這樣的「老少通力合作」的雜誌，在中國恐怕是很特出的吧！事變以後，因爲環境的關係，國內學術雜誌，出版較少，因而也影響了學術的進步。本刊有鑑於此，所以在創刊的時候，就懇請專家撰文，以期長養學術

研究的風氣。這期特請中日文化交通史研究專家梁盛志教授，音韻學家趙蔭棠教授，許世瑛教授，史學家謝國楨教授，陳嗣初先生對於各部門執筆撰文，名山勝業，各自千秋。編者庸劣無學，於此何能贊一詞，敬請讀者自味。

張我軍先生北原白秋的片鱗，洪炎秋先生談翻譯是兩篇應時的文章。前者是紀念故去不久的東國詩人，後者是對於當今的翻譯或批評翻譯的予以鍼砭。張洪兩先生文筆清新，才氣縱橫，雖然寫着批評的文章，仍然像一篇文學作品一樣。

國府種武先生爲日本民俗學家國府種德先生之哲嗣，卒業於東京帝大英文科，現任本會附設興亞高級中學校教務長。

姚鑾先生是原田淑人先生的高足，對於原田先生的治學方法及學術思想，瞭解頗深。今爲其師撰書評提要，當然是最能勝任的。我們還希望姚先生對於日本

考古學界的概況爲本刊作一有系統的介紹。

關於拙著九歌湘神考——二女傳說之分析，有幾句話要聲明的，就是那篇文章是我在清華大學時的畢業論文，時間已經過了八年，文字與意見都已經陳腐不堪。不過覺得和我似曾相識，不忍割棄，所以在這裏給它來一個大清算，希望讀者原諒爲幸。

最後有一個好消息奉告諸位就是本部還要編纂一個叢書，叫着「中國留日同學會叢書」。第一本就是錢稻孫先生的愛國白人一首的翻譯，易名爲「櫻花國歌話」約於三月十五日與本刊同時出版。此外尚有多種將次第付印，希望讀者注意。

本刊在編輯出版方面，承文化部部长錢稻孫先生，幹事寺村信次先生多方指導，在私誼方面我要向這兩位先生致謝的。

〔孫作雲〕

徵求日本留學追憶錄啓事

敬啓者本會季刊出版以來屢承

教益實感深荷今欲在季刊中特闢「留學日本追憶錄」(假定名)一欄以備刊載

諸位同學留學彼邦時之回憶雜記素仰

先生留學先輩藝林通鉅勝業懿行海內欽景

敬請

椽筆一揮用光篇幅倘蒙

寵錫 玉照尤所歡迎專此奉懇敬頌

時綏

中國留日同學會
文化部 部長 錢稻孫謹啓

附白 第四期季刊五月一日付印

三十二年一月八日

附本刊徵文簡章

一、內容 言論，論著，譯述，介紹(日本生活文化)，書評，史料

(留學歷史及掌故)，文藝，日文日語講座，彙報

二、潤筆 每千字五元至十五元(辭潤從命)

三、出版 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出版

「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

第三號 (非賣品)

編輯者兼 中國留日同學會

右代表人 朱 深

北京和平門內絨線胡同四五號

電話南局 ③⑤三〇三七

③二六四七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右代表人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